金文詁林補二

周法高

小 0083

a 小盂鼎〈0067〉

小臣單觶〈0482〉

何尊〈2294〉

秦公鐘〈2096〉

a 白川靜曰：小學與靜𣪘銘所見之學宮相同，蓋爲行禮之場所也。周禮大司樂參與學政之事者，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命有道之長老任其職。學在辟雍，乃舉行辟雍之禮之諸宮之一。銘文乃謂以其職事命于盂也。下文詳述盂之職事，並不止於在學宮學教戒之事，而又及於輔弼王德、戒事、聽訟等事。

郭氏在其大系新版中附記曰
妹辰二字舊未得其解今按妹與昧通昧辰謂童蒙知識未開之時也盂父殆早世故盂幼年即承繼顯職康王曾命其入貴胄小學有所深造

以為因盂年幼而嗣大服余使盂即朕小學而使其學習之意然以妹辰為幼時指學習之時殆近于曲說此處當視為與下文所述册命之禮有关者也並非謂盂幼年學習之事而是以盂為有道之長者命之教于學宮之語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九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0676)

白川靜曰小說文曰物之微也微小之意从八丨見而分之數傳作从八丨見而八分之說从八丨會意之義者也从八八者半

二上下曰物中分也从八从牛牛為物大可以分也者同義然丨
見為小物難分也故疑疑中以尗之字形說之以尗之上部為
尗初生曲首而有微萌上達之形下部為又象未出土者故省
上而為微小之意云乃以丨見之義充作尗而解者也象形說
也部首訂則曰从八界之以丨採指事說文源曰象物少之形
又說文逸字記曰象物瑣碎之形皆為象形說然所象何物則無
說六書略曰水之微也六書疏證則以為沙之象形高氏字例
則从葉玉森說以為雨點之象形卜文金文皆有其字據金文
之字形則余以為乃小貝小玉之象貞為从其小之字瑣鎖等
皆一系之字也謂以系系連之者也轉而謂凡瑣小者肉之小
者曰肖稍稍削消等皆从此是則字為小貝小玉之象形也說
文新義第二卷上總頁二一、三頁林潔明譯

8' 白川靜曰（引）：小臣諸家大抵皆解為屬于奴隸階級之身分微賤之人。范文瀾、翦伯贊等皆視之為生產奴隸之一種。郭鼎堂氏亦以周禮所見之小臣之身份及職掌以釋金文中所見之小臣。其周官質疑中亦没有提出對小臣之疑問。不過郭氏並不如范翦二氏以之全為生產奴隸，而以之為即詩所云保介、田畯等众人之管理者，蓋因官之屬也。此蓋由於彝器中多有銘作小臣某之精品，而以此等精品為生產奴隸身分之人之作器，感到躊躇也。然范翦等人之說，可算是完全無視此等事實之武斷之說也。

小臣本為出身于王族者之身分稱號，卜辭中亦有小子、小臣之名，恐為王子身分之小子之後，稍為小臣也。卜辭及西周金文中所見之小臣乃東方系族之貴游中人也。據此方可理解

稱小臣某之器多為彝器中之精品之事實也請參考拙稿小

臣考（金文通釋第三輯九八頁九〈小臣單觶〉林潔明譯〈2032〉

「米小𣪘母乙」〈又160〉「宰小室孟」〈又188〉「小臣逋即事于西」

〈又290〉〈又100〉「有舊余佳雖小子」〈又293〉「毋尚為小子」〈又293〉「余覲兄為女

汝兹小𪫑彝」〈又293〉「兹小彝妹吹〈又294〉「王弄諸宗小子于京宮

」〈又294〉「爾有唯小子亡無戠識」〈又298〉」「惠惟余小子肇盄淑先王

德」〈又298〉「𩕢曆伯大師不自作小子」〈又336〉「衛小子𪨊

」〈又337〉」「衛小子者其鄉饗朋饙」〈又336〉「𩔰顏小子具惠惟舍封」

〈又338〉「衛小子家」〈又362〉「㚇小大邦亡敢不□囗具逆王命」〈又341〉「

自今余敢擾乃小大史事」〈又377〉「小臣作父乙寶彝」〈又367〉」「余

小子」〈又346〉「王弗望忘氒厥舊宗小子」〈又368〉「𣎵小𣪘母乙」〈又161〉

「尹小弔叔乍作𩰫鼎」



少 鄦戾盞（3279）



或从子小 中山王嚳鼎（2087）



兆 圓（2087）或



哀成叔鼎

張政烺曰：「尐字，金文常見，舊以為小子二字之合文。此句及下文事尐如長，皆是單音，知當為少長之少字，蓋从子小，小亦聲。」（古文字研究第一二二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釋鼎銘「而皇況才在於尐少君庳乎」（2087）

趙誠曰：「子字，《說文》古文作孚，與本銘尐字形近，在此為幼小之義，故以少釋之。」（古文字研究第二五四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而皇（況）在於尐（少）君庳（乎）」（2087）

周法高曰：趙說非是。

于省吾曰：說文：「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見而分之。」又：「少，不多也，从小丿聲。」又：「尐，少也，从小乀聲，讀若輟。」按許氏釋小少尐三字並誤。甲骨文小與少同用，後世分化為二字。甲骨文小字作小，既不从八也不从丨。小字作三小點以表示物之微小。甲骨文少字作𡭔，無从丿者。果如許說，則小為會意字，少與尐為形聲字，均背于初文。少字，春秋時金文鄀侯簋作少，弓鎛作尐，蔡侯鐘作尐，都是後起的變形。其中少字作尐，本來反正無別。本諸上述，則少字的造字本義，係于小字下部附加一个小點，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小。而仍因小字以為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五六—四五七頁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封〈Q60〉「三斗少半」「今三半二升少半升」〈Q61〉「魯少嗣司寇妦

孫宅」〈又287〉「而皇規才在於學少君虖乎」〈又287〉「事學少女如

[立+長]長」〈又289〉「王命賙為逃兆之法闟閱狹少卜大之吅」

八 a

旂八

乘 <0605>

八 b

蠆 <2446> 父方

<Q73>「八年辛城大命韓定」<Q95>「隹八月初吉丁亥」<Q133>「隹唯

八月初吉戊寅」<Q136>「廿五年，S宅，一斗八升」<Q181>「左角酒八

」<Q182>「左角酒廿八」<Q220>「隹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Q225>「唯

八月初吉」<Q226>「隹八月既望戊辰」<Q255>「八年冥命戈曹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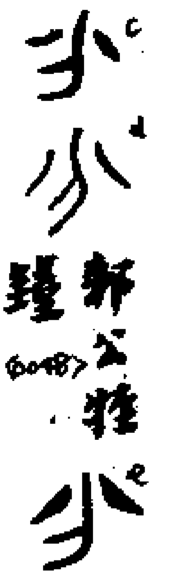
寇史堅右庫工币邑高冶肯口造」<Q284>「隹八月初吉丁亥」<Q289>

「兩堂間八十毛尺」<Q298>「唯王八祀正月」<Q336>「才財八十朋

」<Q362>「唯王十又八年正月」<Q400>「一斗八升」<Q508>「隹卅又三

年八月既死辛卯」<Q509>「八年相邦呂不韋造」<Q668>「廿八年」

<Q668>「廿八年」



邾公牼鐘 〈0048〉

己侯貉子簋 〈1247〉

〈2798〉「用卑厥剌烈且祖分德飤敢對王休」〈2365〉「賡四分」〈2668〉「四分齋鼎」〈2668〉「一益鎰十釿半釿四分釿之冢重」〈2668〉「四分齋鼎

0086A

尔　中山王嚳鼎　又云「尔毋毋

「毋毋忘尔爾邦」<x287>　大而恡」<x287>

趙誠曰「余中山銅器有三種寫法……三作𡫳、𡫳字之簡體鼎銘「毋忘余邦」至於今，余毋大而㤼」即如此（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五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含（今）含（余）方壯」<x287>

周法高曰「兩處朱德熙裘錫圭　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張政烺　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九、二三〇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皆隸定為尔，是也，趙說非是」

<x287>「毋毋忿尔（余）邦」

<x287>「尔（余）毋大而恡」

曾[a] 曾子孔為甗[e]

鄫伯簋 <1446>

<1352>縵簋

楚王酓章鎛 <2473>

中山王譽壺 <2281>

加藤常賢曰：曾 金文 曾 篆文

字形說文曰从八从曰𡆧聲。段玉裁曰𡆧為囪之古文也。若此字因為聲符，則究為何字不應作為問題。然余並不以為單是聲符也。余以為字乃甑之象形字。周禮考工記陶人

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此究是何物，則朱駿聲曰：

按蒸米為飯器，先以箄蔽甑底，加米其上而饙之而餾之（通訓定聲甑字下）

又曰

或曰甑有穿蒸器。

錢繹方言箋疏卷五曰

甑之言蒸也，蒸飯之器，底有穿，必以竹席蔽之，米乃不漏，說文：箄，蔽也，所以蔽甑底

又儀禮少牢禮注古文甑為烝，故甑為蒸器也，曾之別字也。曰為器之下部，做水蒸氣之部分之形，田為內部之納米之器，有穿八為蒸氣上出之形也。爾雅釋器及說文鬲部有鬵字，解作鬵之屬也，因曰部有鬵，曾也。蓋又謂之鬵也。

字音昨稜切，此音為蒸，以水氣火氣之上昇說文而來。

字義二重之蒸器也。（漢字之起源三一九－三二○頁 林潔明譯

也白川靜曰曾，堂贈之贈也，周禮男巫有冬堂贈，杜子春注堂贈

謂逐役也，又鄭玄注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以爲乃歲終之禮，占夢中亦曰贈惡夢，近于方相氏所言之難也，難，儺也，在室行之，堂贈之時，巫祝从王之前後，禮運記曰王前巫而後史，本器中歲終之時所行之贈禮在十一月行之，足堪注意（金文通釋第十四輯八二六頁七四段毀林潔明譯〈352〉

江鴻曰：中甗（大系銘）：王令中先省南國串（貫）行，執应在曲，史兒至，以王令曰：余令汝使小大邦。周王命中充當先行，省察南國，通除道路，在曾設置了王的行帳，从這件銘文看，曾的地望應在隨縣以南，銘文的寫法與卜辭全同，甗銘後面還有□漢於州等語，知道曾的位置確在漢水流域（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二期四四頁盤龍城與商朝的南土）〈34〉

周法高曰：「中甗字乃曾字，古文說文卷二上八部：『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四聲。』段注：『四者，囪古文。』按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一〇三頁曾字條謂：『曾即䰝若甑之初文，象形……蓋甑甗以炊飯，與鼎以烹肉同。其器下體承水，上體盛飯，中設一箅，金文曾字从田，即象其形……下从凵，所以承之。上从八，與凵从八作㕣相同。』見金文詁林卷二，四四七一九頁引。按中甗作，乃象甑之原始文字，後乃加凵。江鴻謂即曾國之曾是也。」

周永珍曰：「出土地點不明的曾國銅器，我們看到圖象的有曾伯父寵鼎、曾子旅鼎、曾諸子鼎、曾伯粟簠、曾伯琦壺、曾大保盆、曾子□簠、宗明的時代，曾伯父寵鼎近于虢文公鼎，曾諸子鼎近于無叀鼎，此兩器時代大概也在宣王前後，曾子旅鼎的花

紋形制與京山的相同時代也應相當曾伯琦壺與京山的壺時代也差不多，也是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的。曾大保盆與蠡春秋早期曾子口簠兩周（圖編一三九）四足與ㄩ口徑同大口沿上有獸首釘狀物飾蟠螭紋，為戰國早期器。曾伯霥簠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劉節先生同意吳其昌的意見，把它定在宣王時器，郭沫若、唐蘭先生定在春秋早期。劉節《古史考存》一二三頁及注釋一，一九五八年。唐蘭《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綜論寶雞市近年發現的一批銅器的重要歷史價值》，《文物》一九七六年六期三四頁。器飾蟠螭紋，口沿有獸頭形釘狀物，是為了防止器蓋滑落，應是春秋以後器。銘文「悊聖元武，元武孔常」與《徐國王孫遺者鐘》「肅悊聖武，元鳴皇孔」文例相似，被認為春秋中期器，所以曾伯霥簠定在春秋早期比較合適。從曾字的字形觀察，曾子𢎾簠與曾子趣簠也是戰國時器（《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九頁），曾國

與曾國銅器)

周永珍曰『所說三個曾國』一在山東鋒縣，一在河南睢縣，另一個就是前面介紹出土七批銅器的曾國，從出土器物知道它包括湖北京山、隨縣、棗陽及河南新野桐柏這一狹長地帶。山東的曾國為姒姓，湖北的曾國為姬姓，這一點目前已沒有什麼疑議。「東鋒縣的曾國雖尚未被考古發現所證實，但據左傳襄公六年莒國滅曾得知莒曾必相鄰近。一九七八年莒南縣莒國墓葬的發掘，莒南大店春秋時期莒國殉人也為曾國墓。考古學報一九七、年三期的存在提供了一個旁證。

另外，關于河南睢縣的曾，劉節先生以為即姒姓的曾，後南徙于楚。我們認為姒姓正如大家所知先秦文獻常把杞、鄫並提，如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杞鄫何事國語周語中杞繒由大姒

注杞繒二國姒姓。夏禹之後，史記周本紀禹為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故有……杞氏繒氏，所以據此得知睢縣的曾與杞同姓，也是姒姓。杞鄫連稱，因為他們既都是夏後，又相比鄰，今河南杞縣當為杞的舊封。杞遷山東，是春秋以後的事，清人閻若璩和王獻唐先生都有過論證（閻若璩四書釋地，杞皇清經解卷二二、王獻唐黃縣㠱器六七、六八頁一九六〇年）。我們以為河南杞縣的杞和睢縣的繒，即為周初所封的夏后杞繒，先春秋時遷往山東，也有主張山東的鄫原也在河南，遷往山東是後來的事（詩大東小東說，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一，一九三〇年）。

……對于曾和隨的解釋，目前有幾種意見：(一)曾即是隨。李學勤：曾國之謎，光明日報一九七八年十月四日。石泉：古代曾國—隨國地望初探，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一九七九年一期。(二)曾滅隨，據其國土，顧鐵符先生主張此說。(三)隨滅曾。近姬姓宗

嗣于豪亮為什麼隨縣出土曾侯墓（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一九七九年）(四)早期曾國已被楚所滅，楚滅隨以後，又在隨的地方，分封了一個曾國。徐揚杰關于曾國問題的一點看法（江漢論壇一九七九年三期）——在沒有找到直接證據以前，幾種情況都是有可能的，不過第一種解釋矛盾比較少一些。在春秋經傳中所有提到曾國的地方都是山東的和河南睢縣的曾，屬於山東曾國的條目最多，而沒有一條是湖北的曾國的。所有提到漢川姬姓大國時都是隨，而只有國語鄭語既提到繒（申繒西戎方強）韋注：繒姒姓，申之與國也。此韋氏誤以為姒姓。又提到隨（南有……陳蔡隨唐）如果說曾隨是一個國家，曾隨同見于鄭語就不好解釋，這仍是一個矛盾。（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九—四四〇頁曾國與曾國銅器）

周永珍曰⑦國語鄭語中繒西戎方強王室方騷，又晉語中人繒人召西戎以代周周于是乎亡。這裏所提到的曾就是湖北的曾國。由這兩段記載知道在西周末年中曾已經強大並為鄭近之國。關于申國，漢書地理志宛故申伯國屬南陽郡，楚世家正義引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可見西周末年的申國已經在今河南南陽。而近年河南南郡湖北北部連續發現銅器的曾國正是在申國的東南，相與為鄰。這樣在西周末年申曾才能聯合起來召西戎代周，遷平王于洛陽。申聯合曾一則因為它們是鄰國，再則也是為了利用曾與周同姓的關係，所以代周的曾即湖北的曾國。

這時在河南的曾國和在湖北的曾國都不是它們的初封地，它們的初封地當在陝西，與西戎雜處，與西戎有比較深的關

係故申國，又稱西申或申戎，均見古本竹書紀年（晉文侯七年平王奔西申，宣王三十九年王伐申戎破之）。申國遷往河南根據江漢等詩及琱生毀（舊稱召伯虎毀）銘文過去認為在周宣王之世（蒙文通周民族之南移，周秦少數民族研究，龍門聯合書局一九五八年。丁山召穆公傳，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二·一，一九三○年。）陳夢家先生指出琱生毀不能晚至西周晚期，定此器為西周中期後半部（[illegible]）。陳先生的意見是很正確的。關于曾國的遷徙，史籍沒有明確記載，估計也和申國東遷的時間差不多。湖北曾國出土的銅器中最早的也是西周中期後半部的，總之申、曾的東南遷不像是在宣王時期，可能還要早（考古一九八○年第五期四四○頁曾國與曾國銅器）。

于豪亮曰：「需要指出的是，這裡的曾侯是姬姓，叔姬簠云：「弔（叔）姬霝乍黃邦，曾侯乍弔（叔）姬邛嬭（芈）賸（媵）器鼎彝」，曾姬無卹壺

云「隹王廿又六年，聖趠之夫人曾姬為鄁，均其證……北至新野，南至京山，都有曾國的墓葬出土，隨縣及其附近地區在春秋和戰國的初年為隨國之地，為什麼在隨國境內竟然會有曾侯墓呢？……姒姓的曾原有兩個封國，一個在今山東棗莊市以東，一個在今河南泌陽縣東南地區，西與申國接壤，南與隨國接壤。所以後來為隨國所滅，隨滅曾後，改稱為曾。於是姒姓的曾變成了姬姓的曾。」（古文字研究頁三〇六—三一三為什麼隨縣出土曾侯墓）

唐蘭曰：「子曾吾毀槼騎枝三續釋為曾，可信。春秋時三個曾，此曾當在今河南省新野一帶。國語說：申繒西戎方強，申國和繒國地應相近，新野最近曾出過一批曾國的銅器。」（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八八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七中盧）

「古由」〈大4〉

〈文1〉「叉，今余曾△乃令命」〈文34〉「曾△子斿擇其吉金」〈文158〉「隹王十月既吉曾△伯从寵自作寶鼎用」〈文198〉「曾△侯中子遊父自作黼彝」〈文201〉「曾△中斿父自作寶甫」〈文202〉「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寶隩壺」〈文276〉「隹曾△子中誨用其吉金自作旅獻」〈文278〉「唯曾△伯文自作寶設」〈文279〉「曾△中大父蛕乃用吉攸☐☐金」〈文280〉「唯曾△白文自作☐鄱鑘用征行」〈文284〉「王曾△令衛，易赤市攸勒」〈文286〉「曾△亾鼠夫之𢦏救」〈文490〉「曾△侯乙乍時用終」〈文491〉「曾△侯乙乍時用冬終」〈文492〉「曾侯乙之寢戈」〈文493〉「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宗彝」〈文497〉「曾△侯乙乍時」〈文494〉「無鐸之客曾△」〈文495〉「曾△侯乙之用戈」〈文513〉「曾△大攻工尹」〈文662〉「唯曾△子中謱」〈大4〉「執庢在曲△」

尙

尚 叔趯父卣〈2293〉

尙 戜方鼎 二〈2369〉

尙 中山王嚳壺〈2286〉

尙 或加上讀為上 中山王嚳壺〈2286〉

白川靜曰尚曾也又庶幾也句讀以後一訓為蓋後人以釋言增如是許說不當有上也字云然此種形式舉兩訓之例者有幾微也殆也下四等不可一概而論也廣雅釋詁舉列上也一舉也二加也三高也四諸訓然亦有庶幾典尚之義字形曰从八向聲亦難得其形義文源曰當為賞之古文以物分人也賞為商償之義不从尚也金文編曰

尚孳乳為常詩閟宮魯邦是常箋守也說文常下帬也或从衣作裳是常乃衣裳本字經典以常為尚以裳為常

以為常之初文金文有用其意之例如尚鼎必尚卑處厥邑陳公子甗子子孫孫是尚因資鎛永典為尚甫人盨萬歲是尚等

作爲字之用義此爲最早者然尚非字之初形初義也
以金文之字形言之則在臺下置口禱于神之象也口爲載書
之器祝册之意上加八形楊氏釋曾（小學論叢三五）曰謂氣散越達於
牖外也與曾字同解然以字義言之則蓋爲表示祝禱而神氣
降下之意者也故字有庶幾祈求之意有愉悅之意八爲神氣
之象者如稱巫祝祝禱而入神迷之狀態爲兌者相同處於脫
我之狀態故爲脫字在愉悅之狀態故爲悅字設其祭所於封
土之上者曰堂堂本來非屋室之義蓋爲祀堂祀所之意也如
此向神祈求而蒙神之來格而得神旨者本當是典尚也即字
如祝禱祈求愉悅愉悅典尚等展開其語義至於用之爲衣裳
或下裙之常者本來不過是借其聲音也（說文新義第二卷上
二一八—二二一 九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尚，古璽文常見，多作尙，蓋尚字有數音聲符不明顯，故加注上以為聲，當是从尚，上聲。此處讀為上。」（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六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外之則將使尚上勤觀於天子之廟」〈x286〉）

栖〈x16〉「仲伐父作姬尚母旅獻」〈x286〉「可灋可尚」〈x286〉「外之則將使尚上勤觀於天子之廟」〈x286〉「則尚上逆於天」〈x293〉「毋尚燕小子」〈x349〉「則尚彰安永宕乃子戟心」〈x506〉「尚其萬年子孫永寶」〈x506〉「白伯尚鼎其乍作寶鼎」〈x520〉〈x506〉「子孫永寶是尚」

豕

豕 專亂為隊

毛公厝鼎 女毋敢豕 〈0260〉

井侯簋 不敢豕 〈1378〉

史牆盤 〈2304〉

秦公鐘 〈2476〉

戴家祥曰「豕古隊字。齊侯鎛鐘「汝小心畏忌汝不豕」，录伯𣪕「女汝肇不豕」，師寰𣪕「虔不豕」。吳大澂曰「豕，隕也。小篆作豕，亦作隊。許氏說「从高隊也」，今俗作墜（說文古籀補二篇一頁）「使墻夙夜不豕」猶左傳昭公七年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八頁墻盤銘文通釋「史使墻巩夙夜不豕墜」）〈2304〉

李學勤曰「不豕即不隊墜」（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六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夙夜不豕」）〈2304〉

周法高曰「古文字形表五四四頁隊字下收秦公鐘並云「豕字重見」今補於此」

〈文362〉「俗家不敢不□敬畏王命」〈文407〉「剌：邵文公靜公憲公丕家于上」





公 利簋〈2308〉



史牆盤〈2309〉



陳公子中慶簠〈2511〉



中山王譽壺〈7286〉



蔡公子果戈〈2390〉

白川靜曰：孫海波以公為衛武公，列舉四證而論之。其說曰：公疑衛武公。竊嘗考之，其證有四：史記衛世家言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于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于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因葬之釐侯旁，謚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六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是衛君之稱公自武公始。尊銘之公殆即武公，此一事也。

然則衛君之稱公者多矣，何以必知為武公耶？曰：銘言公賚于宗周，又言翼從公而毆洛于官，與武公佐平戎之事相合。

此二事也
以書體言此器與晨伯鼎蘇甫人匜虢文公子鼎等器極相近要皆西周末葉時所作之器與武公之時代相符合此三事也
金文之言宗周者皆東遷以前之器蓋東遷之後宗周之地不復存而諸侯亦不以時朝見天子也東遷之前衛君事蹟著於史冊者惟康叔以周公東征頃侯賂周及武公平戎之事餘如考伯嗣伯：諸君事跡不顯按康侯之名見於金文者有康叔封斧等器頃侯賂命亦與此銘不類以事跡考非武公而莫屬此四事也
此四事足證此公之為武公必矣
此說不論及器之時代實有致命性之缺陷如其後所言此器

與首次同出之諸器皆明顯地乃周初之器制以此器置於幽平之際從諸器之時代觀之亦屬不可能又如其字迹亦非周末者也銘文之解釋亦無可與武公平戎之役牽合之處

陳氏以此公為衛康公以為乃初封衛之人曰

此公疑是衛康公即康侯前文所提及的康公孟以及康公學（斷代三 插圖六）俱有康公之名后者據說與康侯諸器同出濬縣其地乃衛國所在光緒一四年（一八八八）河南出土的賢毀（善齋六四）曰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見于衛賢從公命事此公叔恐即康叔而稱公銘與此器可相比較器制花文亦皆同時

此乃與他器比較而推定其時期較孫說為有實證但以賢毀之公叔為本器之公解作康叔者在毀銘之理解上頗有問題「公叔初見于衛者乃公叔對衛侯行初見之禮者也若以衛之

初封為康叔則公叔當是見事于此之臣屬公叔不可能是康叔在一般金文中單稱公侯伯尹等情形在作器者而言其人雖甚明確然此等之稱號常不可說是特殊人物之稱號多僅為對其群君而用公侯等之尊稱因而在確定其人之時不可單憑揣測而論之也从器制言之此器乃西周初期之器大概可以肯定即从銘文而言亦可以確定器銘乃記述在宗周之某種儀禮者也記述宗周之儀禮之器多可視為初期之金文文字亦有稚拙之處然其稚拙與征盤相類並非西周末期之字樣也（金文通釋七輯第三七四－三七六頁三四翼尊林潔明譯〈2135〉已）

白川靜曰公大保之保字从玉多數周初之器及齊器中用此字形公大保一般以為即召公君奭召公有關之器中多有銘

作大保者也作冊大方鼎有皇天尹大保周即上文所云之公東即召公奭是也不過陳氏謂本器之公大保有可能乃指令彝之明公曰

據令方彝周公子明保又稱明公他是師保之官而又有公的尊號明公伐東國見於金文則公大保也可能指明公

此說已見於吳其昌氏之曆朔吳氏以器屬昭王十年从曆朔及有關之器銘之地名以證成其說即矢彝乃記昭王十年八月六日甲申九日丁亥命事于周公子明保矢殷記於九月晦丁丑王伐楚在炎矢彝記十月八日乙酉王與明公會于成周而本器則記十一月庚申明保在盩𠂤之事前後悉脗接云即以令器之明保與明公合而稱之亦難以得公大保之稱以大保關係之器皆與召公家族有關之事言之本器之公大保

仍當是召公奭也」大保盂爲召公家之專稱也」明公關係之器銘中無稱大保之例（金文通釋第二輯七三―七四頁五旅鼎

林潔明謹<639>

白川靜曰公平分也者公平之義从八从厶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厶爲公引韓非子五蠹篇之文以證字之解釋五蠹篇曰古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倉頡固以知之矣此文義述公私之別而不見有平分之義故徐箋引玉篇之公方平也謂今之說解中有改竄云人部上伀字下曰伀志及众也」與平分之義近

韓非說爲頗早之字說又逸周書太子晉解有伯能移善於众與百姓同謂之公之例故以公平平分爲其初義而罕見有疑

之者然卜文有多八公八公宮等語金文亦大體皆用為身分稱號經籍之用法中用為八公平之義者不見于古籍且其字形不从八厶下部作方形六書疏證曰

八為臂之初文□即六篇象回帀形之□即公私之私本字故韓非曰自營為□八□為公會意然可疑者八本臂之初文借為分別之分□本垣之初文借為公私之私以兩假借字會意似嫌過巧韓說雖古未必可信

而金文之字形中如蘇公子癸父殷（金文集 三九六）有从呂形之字其字因包公字于辟雝之雝字之字形之中故馬氏以為公者即宮之初文也而公字因从呂得聲故為肱之轉注字故以為字从臂之初文八也馬氏之說就以□為宮之象一點而言可取也然泥於以八為臂之初文之說可說是誤解其形義之說也字

例以口為物之通象八為平分之意然卜文金文之字形明顯
地並非示平分之象者也
字在卜文或从日或从口然金文則皆从口而不見有从日之
字卜文之从日者蓋別構也金文中从口之形然有時亦有如
雁公解四九九通釋卷一 其上部稍開口字之呂作口之重疊形从此
點言之則如馬氏說字為有關宮室之形象亦屬可能口恐為
表示宮廟中朝廷之禮或祭祀舉行之場所者也八蓋為屏障
之類也詩召南小星夙夜在公者謂祭事也即采蘩曰公侯之
事也羔羊之退食自公者謂祭事既終而退朝也公為舉行祭
事之所故奏舞樂而祀之歌頌曰頌頌从公頁為表示舞容之
形也又哀告于祖先之神曰訟其後亦用於訟事此等事皆于
公行之者也以此言之公者謂神聖之齋宮之語也殷代在其

聖都天邑商有公宮血宮等公以行神事祀于其中者稱公又能夠參加其禮者亦稱公其後公成為爵號或身分稱號者以其故也字蓋為其齋庭之象古不從八似為設屏障等之形本為祭祀祖先之靈之處故多稱其祖考曰公也（說文新義卷二上二二四—二二五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陳氏以為公大史可能即是畢公論之如次：

此公大史疑即作册畢公故附述於此懷米二一九有大史豐其形屬于成王安州六器中中方鼎有隨王南行的大史立政第二命書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此器懷米中方鼎及立政的大史但稱大史而不名其位甚尊與大保等因此

很可能是畢公。梁山七器有大史友甗，則屬於康世。左傳襄四：昔周甲之為太史也。杜注：辛甲，周武王太史。逸周書王會篇有太史魚。成王時銅器惟周公、大保、大史最尊，或者就是所謂三公。

不過若如陳說以公大史解作畢公，則與下文之「見服」或「辨于多正」之語不合。因為見服者與見事相同，為諸侯初見之禮；「辨于多正」者，換言之即如就任之禮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九〇一五九一頁五八作冊魆卣林潔明譯）〈27134〉

〈9:〉「益公△入右詢」〈又20〉「毛公△遣仲征無需」「毛公△易錫朕文考臣」〈又21〉「遲公△入右師旋即位中廷」〈又23〉「白喜乍作朕文考剌烈公△尊設簋」〈又92甲〉「䢔𠇍公△于征伐東尸豐白、薄古」「公△歸禦於周廟」「公△賞學貝百朋」〈又196〉「乙亥王嘉誥畢公△」〈又197〉「

益公內即命于天子」「公廼出氒命」「氒眔公出氒命」〈又197〉

「公廼命酉嗣徒圅父」「永用乍朕文考乙公障盂」〈又204〉「寞

墓公孫𦞤父自乍盥盘（匜）」〈又216〉「公孫窹立事歲」「飯耆

月公子土折乍子中姜𬴋之般壺」〈又286〉「以內𬴋絕邵吕

萋業」〈又294〉「昔才在爾考公氏克逑玟文王」〈又297〉「覭視于公氏

」〈又294〉「用乍作□公寶障尊彝」〈又295〉「用乍文且祖乙公障盂」

〈又298〉「天子亦弗諲忘公上父㝬德」〈又298〉「乍作公上父障于異朕

考𩁹李易父敎宗」〈又299〉「師史肇乍作朕剌且祖虢季寬宄公

叔」〈又301〉「用乍作文考公叔寶段」〈又308〉「用㑹作旛公寶隮彝」

〈又309〉「二二武王則令命周公舍圉宇于周」〈又307〉「乙公徽遽趞爽

〈又331〉「武王則令周公舍寓㠯以五十頌處」〈又333〉「追孝于高且仲

辛」公」〈又333〉「文且乙公」〈又333〉「皇考丁公龢鐘鐘」〈又339〉「虢中仲

「令命公臣」<X339>「公臣拜頓稽首」<X339>「公臣其萬年用寶茲休」<X340>「用乍作朕皇考癸公障尊鼎」<X348>「其用夙夜享孝于氏厥文祖乙公」<X349>「王唯念武辟剌烈考甲公」<X349>「朕文考甲公」<X363>「公孫里腊之口」<X367>「楚公冢秉戈」<X392>「蔡公子果之用」<X395>「公朱左以」<X435>「井姬歸亦列祖考妾公」<X396>「宗室口」<X396>「秦公曰」<X396>「剌。邵文公靜公憲公不彖于上」<X396>「剌。邵文公靜公憲公不彖于上」<X426>「剌。邵文公靜公憲公不彖于上」<X426>「公及王姬曰」<X426>「以虔皇公」<X426>「秦公䢅眡龢才在立位」<X498>「白伯公父乍作金爵」<X497>「白伯公父乍叔姬醴壺」<X480>「白伯公父乍旅盨」<X487>「吝乍滕公寶障彝」<X517>「陳陳公子中慶自乍作匡匿簠」<X521>「蔡公子義工乍作飤簠」<X533>「史喪乍作丁公寶障」<X540>「白伯梳虘肇肇乍

「作皇考剌公尊毁」〈8541〉「益公入右王臣」〈8522〉「𣍘（曹）白伯狄乍

作㚸鳳奴鳳公尊毁」〈6657〉「鳴公圃」〈7237〉「休朕公君燕侯易錫

圃貝」

a



寰盤〈2949〉



簋乙 師旋〈2.22〉



〈2.5〉 匍簋

〈X5〉「戈琱戟縞必彤沙」〈X22〉「戈琱戟縞必彤沙」〈X500〉「必會君

符〈X5〉」

〈X54〉「戈畫戟厚必梃彤沙梃」





a 余 盂鼎 〈0076〉



〈2291〉何尊



〈2290〉默簋



秦公鐘 〈2092〉



中山王嚳鼎 〈2287〉

白川靜曰余語之舒也匡謬正俗三卷引作詞之舒也……文源對說文解字之說以為疑問曰

按余為語之舒其說未聞余本義為賜予即予之或體大保彝王造大保賜休余土是也古作余與曾尚同意中即又象手形以持與之詩保天何福不除除蓋借為余亦賜予之義又舍之字形與余相近舉出毛公鼎諆田鼎令鼎舍命舍女臣十家之例亦以為賜予之義為同系之語林氏說之中大保設之文與余字為不同之字應作地名其他金文中無用余為賜予之義之例用例皆為余我之余僅聞从遙一例用為賒之意然則賜予之義為此賒字之用法而非字之初義也

余用為自我之意然亦非字之本義也說文以其字形為从八舍省聲亦無特别省其字之理由又葉玉森提出新解曰

余上从口下从手以手指口為余猶手指鼻為自也

然字形不从口手與字形不合也郭氏之釋非余（古代銘刻彙考續篇）以非余為玉器即以余以玉笏之象聞氏釋余（全集卷二五五九頁）則以為乃除田之器之犁之初形故从余之字有銳鋒刺物之形然字為辛形而有把手者聞氏以其針部為曲柄與字形相反余之卜文不从八字至戰國期之金文始作余之形以此言之則余之初文為今其下成錐形有時亦有作如曲刀之略曲之形者字形為上部有大把手之針之形辛器之象也以之刺物之器也余之字形表示加刺割于物之形八形者示受刺割而分散之意余為除之初文加口則為舍口為載書祝告之器故刺割

之者為舍止其祝禱之呪之能力之意道路為異族邪神之往來之所故或埋虜首之頭而加以呪詛以首為之者曰道而以呪詛為之者曰途也杜絕杜塞之意指已加修祓以除道之道路之意也

以有較大之把手之大辛剌割截書曰害以此加剌割于曰則為憲以辛為之則為畫舍之有舍命之意者乃以以辛開啟載書之形而生出者也以此等例言之則余為辛器之象無疑也以此為自稱之詞及其他用法本為假借義也說文新義卷二上二二七－二二九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余 余 余 契文 余 余 余 余 金文 余 篆文

字形由上而下順序觀之，則金文之最後一字與篆文之字形相似，然下部乃本字之形之訛變也。余以為字全體之形為春秋宣公十六年「成周宣榭災」之榭之形也。此一建築物之說明見于爾雅釋宮（無室曰榭），建於台上如傘形之亭也。典籍中台榭連言，亦有層台累榭（楚辭招魂）、高台層榭（淮南子精神訓）之語，故其後亦有無室重屋之建築。

字音以徐切，儀禮鄉射禮作豫（據鄭注，射音變為余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因台榭本為遊樂賞心之所，故為安徐之意也。

字義訂立如傘形之安徐之亭榭也，進而為安徐之意。

借用用為我之意，乃借用也。其本字為朕。漢字之起源八八一—八八二頁 林潔明譯

士

白川靜曰余小子除王之自稱外諸侯豪族之間亦用此語如

單伯鐘 余小子肇帥井朕皇且考懿德

叔向父毀 叔向父禹曰余小子司朕皇考肇帥井先文且等皆非王室之器也（金文通釋第十八輯二七〇頁九八宗周鐘林潔明譯<0061>

參卷五器余字條

「又今余曾乃令命」<又5>「今余令女汝啇官嗣司邑人」<又52>「<又1>今余唯䌛先王命」<又7>「估侯盈堇於如於與余」<又81>「莫敢毀御余」「余處江之陽」<又98>「余惟巠厥先祖考」「昔余既令汝」「今余惟緟京」<又169>「父賜余馬」<又228>「䜌䜌彔：降

余厚多福无疆」〈2286〉「余智知其忠謝信施也」〈2290〉「余以[illegible]書夜」〈2290〉「有舊余隹雖小子」〈2290〉「肄余呂以餼義士獻民」〈-70〉

「阤阤降余多福」〈2292〉「余[illegible]保辥侯」「余考」〈2293〉「余

毘兄為女汝茲小彝」〈2293〉「毘余」〈2294〉「余其宅茲中或國」

余〈2298〉「叀惟余小子肇盄淑先王德」〈2298〉「事余一人」〈2299〉「受授

余屯純魯」〈2332〉「襄[illegible]余[illegible]」〈2332〉「卜余賈」〈2333〉「襄

受余爾[illegible]福」〈2333〉「[illegible]余賈」〈2337〉「余[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工[illegible]」〈2337〉

「余舍女汝田五田」〈2337〉「余[illegible]客[illegible]賈田五田」〈2341〉「自今余〈2337〉

敢嬰擾乃小大史事」〈2476〉「余小子」〈2476〉「余夙夕虔敬朕祀」

〈2576〉「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2576〉「余周乍作朕文考大中寶隩

彝」〈2669〉「余不叚不耆差惠于政德」

0094 番


番匊生壺（0265）


番君鬲（0250）

番生簋（0389）
番伯吉匜（02?）

李學勤曰番的青銅器在過去著錄裏有不少多稱番君如遺文0.32番君召簠……這些青銅器銘文中的番便是漢孫叔敖碑講到的潘……不過古書一般記載孫叔敖之子所封地名寢丘西漢時名寢縣東漢更名固始……我們認為孫叔敖碑所說的潘疑應讀為瀋也就是沈左傳宣十二年沈尹將中軍劉文淇舊注疏證曰杜注沈或作寢寢縣也洪亮吉曰郡國志汝南郡固始侯國故寢也惠棟曰杜預以孫叔敖封于寢丘故謂之寢尹呂覽當染篇荆莊王染于孫叔敖沈尹蒸注云孫沈其二大夫則此沈尹也固始原名寢或作沈因此孫叔敖碑稱其地為瀋說文瀋字從審聲而審字篆文從番清代學者已提

出潘潘一字的分化。如說文引經證例即有「古潘潘同音」之說。所收青銅器中常見的「番尹」、「番君」就是文獻中楚國的沈尹氏(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一期五七頁論漢淮間的春秋青銅器番君白龤盤)<2499>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四頁番字下收番白匜番。按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四二頁河南信陽發現兩批春秋銅器釋作甫(參卷三0257甫字條)待考。」

「佳番君白龤用其赤金」<2490>「番中(仲)乍(作)白(伯)皇止之造戈」<2197>



審

衛鼎甲〈X337〉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九三頁、古文字字形表三四頁審字下收此字。說文卷二上采部「宷，悉也，知宷諦也。从宀、从釆。審，篆文宷从番。式荏切。」宷說文云「釆，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讀若辨」。唐蘭語譯衛鼎甲「余審賓田」為「我謹實要租給人田」。（見同上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

龐懷清等曰「審，古文審字。說文釆部「審，悉也」。增韻「詳也，熟究也」。是審有知、明、深思熟慮之義」（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三四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X337〉

〈X337〉「余審賓田」

半[a]

半 秦公簋 <1342>

<3061>「三斗少半△」「今三半△二升少半升」「今三半二升少半△升」

<0687>「一益[illegible]十釿半△釿四分釿之冢重」

<0687>「六益[illegible]半△釿之冢重」

0096 牛

牛[a]

牛 曾姬 <0679>

牛 鄂君啟節 舟節 <22>

如<Q2>「女如載馬牛羊呂以出內入關」<Q3>「女如馬，女如牛，女

德特」<R341>「牧牛」<R341>「白伯馭揚父迺乃或又吏使牧牛誓

曰」<R341>「牧牛辭誓成」<R341>「牧牛則誓」

0097 牡

牡[a] 𤘽牡 𢁒 𤙋 𤜱(653) 或从馬 𫐄

中山國胤嗣𧊒𧊒壺(2388)

張政烺曰：「駐，从馬，土声，當是牡馬。甲骨文金文牡皆从士，《說文》：『牡，畜父也，从牛，土声』，段玉裁注：『按土声求之，疊韻雙声皆非是』。據此字知其誤由來已久。駐不見于經傳，蓋以牡為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三頁中山國胤嗣𧊒𧊒壺釋文）「四駐（牡）汸汸」(2388)

（2388）「□馬土（牡）汸汸」

𠂔 牟 高奴權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六頁牟字下收高奴權，今據《補說文》卷二上「牟，牛鳴也，从牛，象其聲气从口出。莫浮切，或從《篇海類編》讀牟若護，後出之類書不足採信，暫從字形表釋為牟。」

陝西博物館曰『工隸臣牟，為權實際鑄造者，隸臣是刑徒的身份，見《漢書·刑法志》，牟，讀若護，見康熙字典（補遺）牛部引《篇海類編》，為隸臣的名字。』（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九期四五頁西安市西郊高窯村出土秦高奴銅石權）

0103 屖

a



屖

屖，伯屖

<055>

<Q33>

「弭弔乍屖妊寪」

𦍒

𦍒 說文騂从羊牛角而無𦍒字、據此可知騂乃从𦍒也 大作大仲簋 騂 陳璋壺〈2825〉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八〇頁騂字下收大作大仲簋、按此見卷二〇〇八𦍒字下、字形表又收陳騂壺、今補於此、騂乃說文新附字、陳璋壺即陳騂壺。」



白川靜曰告字用着橫木之說牛之卜文字形中有于其角加上一二三等者說文筆記中謂許慎蓋或見其卜文字形之遺形然因金文中其字形已不可見故實難以相信之事也恐與梏字有關而生出此種字釋也卜文金文之字形明顯地不从牛不从之亦不从舌上部爲木之叉枝之狀牛之字形下部作腰骨凸起之形而加上V形然卜文之告字無从其形者皆作屮時于其下加一橫畫又下部作口其形橫而長與口耳鼻之筆意不同金文中其上部之屮有直貫至口之內部者此上部之形與縣磬南磬鼓等樂器之象相同爲了此等樂器之共鳴而懸掛者故知告字亦爲懸掛口之象也然下部之口爲載書

祝冊之器意味禱告之祝詞之字也將之繫于叉枝者蓋為將之繫於作為神樹之枝上獻於神之意祝告之意也如所謂告上日告乃告祭之義告于天告于祖先之靈等皆用此一祭禮卜辭貞告土方于上甲。粹一一七者乃將土方之侵寇禱告于祖先神上甲者也貞有疾告先甲外一五則為禱疾者也告河若鐵六二貞方告于東西續一二為禱于河神及東西方之神者也然其內容及於外寇戰爭豐凶天象疾病等對王室王族為重要之百般事情。綜類一二以下其例亦不下數百版字又从禱告之意而變為告神意之意即訓下曰誥之義也古者此兩字皆用相同之字也受有接受之意責有贖買之義與學有教學之意門有攻守之義等並其例也告亦有告誥之義故又為報告之義卜辭曰某告曰之例亦多在金文中告祭之例已少然令彝銘有往

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命矢告于周公宮者乃告祭於周公之廟之意也班設銘曰公告厥事于上者蓋亦為告于祖先之靈者也又从哀告于祖先之靈告祭之意而為告訴之義提訴之事曰告留鼎以匡季告東宮者控訴匡季于東宮求審判之意也毛公鼎告余先王若德者要求以祖王之德訓告之之意要之告之初義為舉揭祝冊而哀告于祖靈之意引申而為作為神意而詰者亦曰告其後則為王命之意而作其專字誥然金文中尚未有其字也說文新義卷二上二五一—二五二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告 告 告 契文 告 告

字形說文以由牛及口構成驟見契金文亦从牛也然如林義

光既曰

接牛口為文未見告義古作𠯆作𠯆从口㞢口之所之為告

也告中畫稍長譌从牛（文源卷十）

有作告者又造字偏旁之告亦作𠯆𠯆𠯆等形而不从牛故為

生字之省下一畫草木生出柔弱之嫩芽之形也在此字之場

合僅用為聲符而非用為意符也是則告字乃从口㞢聲之形

聲字也

字音古輿切生字說文之說解曰進也轉而檢羞字說文之解

則曰進獻也而其他文獻之注訓羞為進也者甚多羞字从丑

聲表示進之意也柔丑古音同部則告字之聲符㞢可說是表

示進之意也更進而言之則為上之意且告之古音為㞢柔或

嫐胡告切之音為轉音也與丑音之𡥉子音之好同為轉音也

字義余意進言上言爲告上告于下曰誥下告于上曰告之區別乃後來之事本來無上下之別進言曰告也（漢字之起源四。七一四。八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八頁告字下收五祀衛鼎𤔲𢡡壺中山王鼎今據補鼎當作壺、

〈Q286〉「祇祇翼卲告後後嗣」〈Q288〉「敢明易陽告」〈Q294〉「則廷告于

天」〈Q336〉「衰衛趣乃彖矢告于白伯邑父」〈Q337〉「衛呂以邦君厲

告于井邢白伯」〈Q341〉「乃師或呂以女汝告」〈Q341〉「乃呂以告吏

𧻚吏𢀛于會」〈Q535〉「告王」〈Q574〉「告𤤴」〈Q665〉「郢口貸府所告

造」



 口 邙卣

左口刀  二 (2721)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九頁口字下收邙卣及左口刀。按邙卣二見商周金文錄遺二六九，銘云「乙巳王曰」，諸家多釋為曰。字形雖為口字，可能為曰之誤字。左口刀未知所據，未必即為口字，待考。

0105B

含 讀為今

中山王嚳鼎〈0287〉

張政烺曰「含，三體石經《尚書·無逸》含字古文與此相似，此銘三見皆讀為今。」《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五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含今舍余方壯」〈0287〉

趙誠曰含乃今字之繁形。此字鼎銘三見：一、今余方壯；二、今吾老貫；三、至於今。从上下文意看，釋今無疑。又鼎銘「嗚呼，念之哉」之念作[illegible]。从含从心即从今从心，可證。《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五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含（今）舍（余）方壯」〈0287〉

彔〈0287〉「含今舍余方壯」〈0287〉「含今虞吾老貫，親遂（率）參三軍之

0106 吁

𠦪

吁 不从口与诗通

頌鼎 乎字重见 𠦪

十三年 㾓壺(2325) 𠦪

三年 㾓壺(2326) 𠦪

㾓 盨(2321)

𠦪 善夫山鼎(2151)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頁吁字下收十三年㾓壺、㾓盨、三年㾓壺、善夫山鼎、今據補。

參卷五○○○乎字條

名 古伯篇 <1372>

白川静曰名之金文字形不从夕上部為肉之象形也多為多肉之象薦宜之宜从其形祭為薦肉之象然肉作月形下部之口為載書祝册之器字形為薦肉而告於祖廟之意然特別用為名字之名者乃因命名告名之儀禮之際行此種儀節也人生三月始命名其名報告于家廟由於此一命名儀禮初生之子即作為家族或氏族之一員而被正式登錄者也其儀禮詳見于禮記內則儀禮士冠禮等名為生子而告于祖廟之時字則在行冠禮而獲得氏族家族之成員時而加者內則詳記生子之禮在行桑孤蓬矢醴牢牲朔食養禮之後尚有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

偕君名之乃降之禮然此蓋後世禮之略者也說文新義卷二

上二六二頁林潔明譯

吾 a 商尊 <1863>

吾 b 沈子簋 <1191>

b 白川靜曰：朕吾複語。文錄舉商作父丁吾尊之例，以為寶之異文。曰：

當猶顯考。不顯一作不孫，是其證。

郭氏亦推廣其說，以為寶之初文。云曰：

其在本銘則當讀為胞。余曩讀為舅，意未安，今正。

陳氏以字為金文寶字之所从，故依其聲義當訓作大，以為仍是美稱也。曰：

第二行第一字隸定為吾字，實非吾字。此字金文寶所从，應讀為甫，或胡，義訓大。甫考猶文考、皇考、烈考。此處是生稱其父考的美稱。朕吾考即我大父。它之父命它作祜于周公宗

陟二公亡不敢不祜休同公
全文之寶字从害或古之形時亦有从吾形之字蓋皆同聲然
以此為與文皇烈同例之語則並無其證朕吾視為自稱之複
詞最為簡明者也文選曰
吾字重文不重讀全文多此例朕吾複詞少民劍朕余名之
叔夷鐘銘亦有如女以卹余朕身之例代名詞之重複乃自古
通行之事也此外複稱代名詞連用之事如左傳宣十二年莊
王親自手旌等文獻中多有其例文錄大系皆以至今字為一
讀善齋斷代則至周公為一讀然此處乃也邵告于其父考之
靈之辭故應在邵告之對象之朕吾考句讀者也（全文通釋第
十五輯一一頁七八也殷林潔明譯
<1391>

白川靜曰吾我自稱也吾我雖聲之訓吾特別用為領格第一人稱吾用為自稱者非字之本義从口五聲云者字亦非形聲者也徐箋以為爾雅釋詁所舉之卬吾台予朕身甫余言我之中本義之字唯吾字其他皆假借也然凡代名詞中無本義之字子身為轉義其他皆假借字也

字在金文干吾連用毛公鼎銘以乃族干吾王身又師詢段銘有率以乃友干吾王身為敌之意謂作為王之侍衛以護王身也吾初義可求之於此干吾之字義之中然字之原意為保護載書之意也口上之五在毛公鼎銘作重五之形表示重蓋之象五在其初形蓋如也段 金文集二一六 之字形為扞敌之器然置其器於口即載書之上者蓋所以保護器中之祝告呪詛之機能也吉字在口上奠置士即鉞形之近器之象所以護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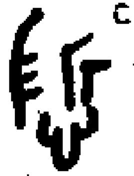
吉也咸字从大戈封緘之示終其祝禱之意又與此相反施罩割于口以損其機能曰舍曰害兵器被認爲是神聖而有靈威之物故以爲以兵器蓋藏之則能護其詛祝之機能也則吾爲護口之象重五者示鄭重閉藏之意者也石鼓文之吾字从其形漢志之執金吾通訓定聲以爲假借之用然當是存有敔禦之古意之用法也吳大澂字說以吾爲敔之省文曰

敔狀如伏虎所以止樂故有禁止之意

然語敔等字皆承吾之聲義者也說文新義卷二上二六三一二六四頁林潔明譯

(9453)「攻吾王夫差自作其元用」

 a 哲 曾伯簋 〈1446〉

 c 哲 克[illegible]盨 哲卑往 〈0675〉

 d 哲覲孝 又云明 〈0675〉

 史墻盤 〈X309〉

唐蘭曰「德字从彳悊聲，悊即哲字，見克鼎」（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鼎淵德哲康王」）〈X309〉

戴家祥曰「㣼應釋哲，大克鼎可證」（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三八頁墻盤銘文通釋「□悊哲康王」）〈X309〉

徐中舒曰「悊，說文从心作悊，金文悊多从心，惟大克鼎从惠，與此形同，說文以悊為哲之或體，哲不見于金文，蓋後起之字，今則哲行而悊廢。肅悊連文，又見王孫遺者鐘肅悊，周人常用語，詩小旻「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尚書洪範「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

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皆以肅哲謀乂為互文。肅恭敬也。哲明智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一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肅哲康王」）〈8309〉

李學勤曰「𢘅即哲。大克鼎『天子明哲』的哲字寫作从𢘅」（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一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𣶃𢘅康王」）〈8309〉

〈8309〉

「𣶃淵𢘅哲康王」





君 天君鼎〈0681〉



邾[illegible]蓋〈1364〉



甫哀伯 諸君盤〈2510〉



中山王嚳鼎〈2287〉

又白川靜曰：易君我以下積古以來亦無定說，餘論將上文之琵讀為瑟，以為詩關雎云琴瑟友之，故下亦云縣白室矣，以為琴瑟相和之意，關於此句亦曰

君即小君，壽當讀為儔，亦即詩關雎君子好逑，逑之借字，言伯辟父之賜我，以縣妃為縣國之小君，而縣伯之好逑，此則為記賜好儔之小君縣改于縣伯之我之事，然與上文之休于縣改曰，又下文之縣改敢揚伯辟父休等互相矛盾，作器者為縣改自不待言，易君我之君我不能解作雙賓語，大系中君我讀作群娥，曰

君我當讀為群娥，上言錫汝常，下言錫群娥，文相呼應。

云與將上文之易婦齋解作易婦並為全不合事情之說也此文乃述縣改對伯辟父之恩寵之荅揚之辭也如易壽亦為祝嘏之辭也

因此部分甚為難解故諸家之說中亦多混亂然銘文以連詞之往結合由易君我及易壽而成兩句之意義相近其意義例如者減鐘之用旂眉壽繁釐于其皇且皇考若䣄公壽若參壽等可為參考參壽亦見于宗周鐘字於晉姜鼎其中壺中作三壽其中還有句三壽懿德萬年之句君我無其他文例其意難知然因與易壽為對文故為相當於懿德或繁釐之語也此一情形蓋當讀為君儀易君儀者蓋左傳習見之以君之靈（僖二八成二三十六）或如徼福於某公（宣一二昭三三二）等句求之語也文選中以易君二字我往易壽四字為句然文意何解則不知也（金文通釋

白川靜曰君尊也以與君之聲義相近之字為訓者也段注舉說文中之羊祥也門聞也戶護也髮拔也之例然要之不過為音訓之說概與語之起原無關也 从尹發號故从口者尹下三為尹治以口為發號之意者也然乃望文生義之解尹在金文用為官名如作冊尹內史冊令尹尹氏皆與祝史冊告有關之職本謂掌神事之聖職之長在卜文中尹亦為史官之屬然大概掌含有神事之意味之行為如

其命多尹作王寢 續六・一七・一

命尹作大田 乙一一五一・二〇四四

重多尹饗 甲二七五二

等其例甚多周初指導王朝之創建者為二位任聖職之人一為蓋為明保之家之創立者之周公被稱為明公尹一為稱為皇天尹大保之召公奭即所謂周召二公也其家族至周之滅亡仍作為王之卿士而有特別之地位明保皆為聖職之意二公之職又稱為尹者乃意指其為聖職者之長也說文訓作握事者也之尹字余意乃握持神之所憑之木杖之意與巫字如左右字所示持工曰父字持斧叟字持神火等相同持有神聖之物之意也故皇天尹大保召公奭在書君奭顧命中又稱為保奭君奭君者奉仕神祝禱册告承受神旨者也曰不必說乃示載書祝册用為君臣之義者乃後起之義也

在古代君長大抵是氏族之聖職者之長故稱族長為君小盂鼎為記討伐鬼方之克捷之禮之周初第一長銘其儀禮之開

始作

隹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喪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王格周

廟

首先以此等人入場而典禮開始也頌設之里君亦族長制之遺也所謂君一語本身並不直接指君主故有如召白銘置啟進事奔走事皇辟君於君字上再加上辟字者氏族發展為政治之統一體而至稱其掌權之統治者為王公君之名稱成為用於事于神廟之夫人而稱君氏尹姞鼎（通釋卷一七九四）有休天君之名然休為休王其後稱作康王之周王其夫人冠以休王之名而稱休天君即公姞鼎（通釋卷一八〇一）中稱作天君之人也見于作冊睘卣之王姜恐即成王之后然在作冊睘尊則稱為君金文中尚有君氏先姞君等語左傳中謂夫人為君氏君王如古

代夏后之稱作后蓋亦說示在古代某一時期女性之神巫任
氏族之聖職之事者也」左傳襄十四年「有夫君神之主也者乃得字
之古意者也」說文新義卷二上二六五一二六七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一頁君字下收番衣白盤尽中山王鼎，今據補」

〈又2〉「為鄂君啟之簠府」〈又3〉「為鄂君啟之簠府」〈又8〉「對揚朕
皇君休」〈又53〉「嵩君淲貴」〈又96〉「替君道用口」〈又286〉「僑適曹遭
鄦燕君子繪不騾辨大宜義」〈又283〉「牺將與廉君君並立於世」
〈又286〉「鄦燕君子繪故君子繪」〈又286〉「新君子之」〈又286〉「述遂是君臣之
蜎位君」〈又287〉「鄦燕君子繪觀鬻奔天緒管」〈又287〉「而皇况才在於
孚少君孝手」〈又295〉「君在䉈䉈既宮」〈又295〉「天君事使通事使題
」〈又337〉「吕以邦君厲告于井邢伯」〈又337〉「邦君厲眾逮付裘
衛田」〈又496〉「衛休朕皇君弗醒志寧厥寶臣」〈又499〉「佳番君白龖用

其吉金」〈&500〉「右在君」〈&500〉「必會君符」〈&515〉「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鼎」〈&516〉「唯甫哀白伯者君用其吉金」〈&517〉「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匜」〈&659〉「猳君之孫鄦斂尹者旨𦉜」〈&664〉「掷麥陵君王子申」〈&668〉「單父上官𠂆庖宰喜所受坪安君者也」〈&668〉「單父上官𠂆庖宰喜所受坪安君者也」〈&721〉「虎𠨘丘君蹶止元用」〈&723〉「休朕君燕侯易錫圓貝」

命

命 不从口 令字重見

命 中山王譽鼎〈2287〉

命 鄂君啟節 舟節〈又2〉

命 駒父盨蓋〈2162〉

命 㝬簋〈2290〉

命△〈又2〉「大攻尹脽台（以）王命△命△集尹悊䅲⌞〈又3〉「大攻尹脽台（以）王

命△集尹悊䅲⌞〈又4〉「王乎（呼）尹氏册命△師𠨘⌞〈又21〉「王乎（呼）乍（作）

册尹克册命△師旋曰⌞「旋拜韻首敢對揚天子丕顯

魯休命△⌞〈又52〉「王乎内史吳册命△師𤸰曰⌞「先王既命女

今余唯𤕌先王命△⌞〈又73〉「八年辛城大命△韓定⌞〈又289〉「𢼸命 令 兵

長吕工冶㫚⌞〈又298〉「膺受大命△⌞「敬夙夕勿灋朕命△⌞〈又133〉「王

乎（呼）内史尹氏册命△師𩁹⌞〈又197〉「益公内即命△于天子⌞「公廼

出𠂤命△⌞「𠂤衆公出𠂤命△⌞「公廼命△酉嗣徒𡘲父⌞「永

韻首對䫉天子休命△⌞〈又235〉「王二年奠命△韓、右庫工帀（師）

黜庆（殘）⌞〈又236〉「王三年奠命△韓熙右庫工帀史𡸁狄冶□⌞〈又238〉

「十四年奠命令青趙距司寇王諸武庫工币師盥鑄章冶□
」〈2241〉「十六年奠命青距司寇彭璋坐庫工币皇佳冶瘏」〈2241〉
「十七年奠命坐恆司寇彭璋武庫工币皇冒冶循」〈2243〉「
廿一年奠命赧□司寇吳裕左庫工币吉忘冶紋」〈2244〉「卅一
年奠命楅潘司寇肖它坐庫工币皮耴冶看尹启」〈2246〉「卅二
年奠命楅潘司寇肖它坐庫工币皮耴冶看启造」〈2286〉「中山
王譽命相邦貫」〈2287〉「天降休命于朕邦」〈2287〉「氏是以賜之
卒厥命」〈2287〉「慮吾老賈奔走不聽命」〈2288〉「敬命新墬地」
〈2289〉「王命賙為逃兆乏法闊閑狹少小大之則」〈2289〉「不行王命
者」〈2295〉「命趣事使于述遂土階謀」〈2300〉「命女汝赤市朱黃」
〈2309〉「上帝司穆夏允桓保受授天子綰命」〈2321〉「周中仲邦父
命〈2309〉「令駒父殷即南諸侯侯達帥高父」〈2362〉「徐家不敢不□苟

B14　277－283

敢畏王命」〈0362〉「先小大邦亡敢不□（具）逆王命」〈0368〉「王命

遨賓」〈0395〉「左以冶大夫休命冶意鑄鼎」〈04722〉「匽侯命董餵太

保于宗周」〈04767〉「我先祖受天命」〈04767〉「雁（膺）受大命」〈0541〉「乎

呼內史先冊命王臣」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一頁命字下收鈇簋、駒父盨蓋、秦

公鐘〈2476〉令（）中山王鼎、王子午鼎〈0446〉



（）、今據補。王子

午鼎中未查到此字，待考。」



之白川靜曰陳氏論召族諸器中之召伯召公曰

此鼎之侯應是匽侯旨乃召伯父辛之子詩甘棠黍苗崧高等篇的召伯和江漢的召公應是召公奭故梁山七器中鼎盉稱召伯𩰫稱召公然則匽侯旨是召公奭之子而非召公就封於燕者是召公次子故鼎銘云才匽而上文第廿二器(小臣𧡨鼎)記召公𧡨匽是召公至匽而不言才匽可證召公本人不曾就封于燕

以在詩經中所見之召伯召公為召公奭乃因襲舊說者也然該等召伯明顯地乃指宣王期之召伯虎而言 參見詩經研究通論篇第一章

又梁山七器中之召伯乃召公之父召伯父辛據束解之銘

文可知也大史友甗中所言之召公實乃詩江漢中召公是似之召公即召公奭也

匽侯旨未明究是何人然非召公其人陳氏之推定是也若以本器之侯即匽侯旨即召公之子富因乃作與召公之父同名之召伯父辛之器者則是作為諸父之富受其賜匽侯之賜賞也然匽侯旨鼎二中有匽侯旨作父辛障匽侯旨明為召伯父辛之子與召公奭同輩因而又與富等亦為同輩此點陳氏所述亦屬錯誤本器中之匽並非所謂北燕之地蓋本為河南方面之地也匽侯旨鼎乃从北燕之地出土者然匽恐原在河南中部即徐偃王之傳說中之匽也北燕乃其後移封之地本器言在匽與从梁山出土者皆由於相同之事實也

陳氏之說正如上述含有種種問題然陳氏以上述為前提而

論述召族關係諸器之時代四

據顧命之文召公奭在成王既没之後康王即位之時猶為大保則凡有召伯父辛的諸器應屬召公以後至早在康王初以後匽侯旨鼎一形制同于成王時的旅鼎而銘曰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則當在成王時匽侯旨鼎二形制略晚于前者而銘有召白父辛之語當屬于康王初以後的康王時代富鼎形制雖近於成王時的素鼎因有召伯父辛之語亦當屬于康王初以後的康王時代與此鼎同出的大史友甗乍召公寶彝亦可證其作于召公以後

匽侯旨當為召公的次子而就封于燕者可能是第一伯燕侯此人延至康世其同輩的富亦延至于康世據此鼎銘富在燕受侯賜則出土地的梁山當為他居住之邑

陳氏以召伯父辛為召公之諡號故凡有其名者皆定為在召公之後最少亦在康王初年以後之器然一如前述束解中束作召伯父辛之器此束乃作冊大方鼎中之公束即是皇天尹大保也故凡稱召伯父辛者皆可視為與召公奭同輩又大史友甗之召公陳氏以為與召伯父辛為同一人然此一召公乃用為廟號者也故本來並非召伯父辛且召在召圜器中亦有受白懋父之賜與者若即該召則是康王期以後之人總之大史友甗最少較召伯父辛諸器後一世代陳氏一方面既認為此富鼎之形制與成王期之素鼎相同然又據召伯父辛之名定為康王初期以後之器然召伯父辛之名毋寧是表示器之時期最少不會晚至成末康初者也(金文通釋第八輯四二九一四三一頁四四〇富鼎林潔明譯<0645>

之白川靜曰召伯父辛殆即召公之父解銘有
公賞束用乍父辛于彝
故可作為召族諸器之群別標識者也奈父辛之名者陳氏列
舉以下諸器
父辛　匽侯旨鼎二　一恒軒一六
召伯父辛　害鼎　伯害鼎　毓鼎　綴遺四八 攈古二之一三五一（尊善齋禮六五三（齋）
貝塚氏之書尚舉出
父辛　奮卣　林巍簋　御正衛簋
三器然前二器因乃通過小臣餘之關係並不確又御正衛乃
召氏之臣屬雖有父辛之名然不一定乃召族之人也（金文通

釋第八輯四二八頁四〇　富鼎林潔明譯 <0645>

乙赤塚忠曰𦣻(宮)地名卜辭中例如

辛丑卜貞王遘于盟往來亡災　壬寅卜貞王遘于𦣻往來亡災(前二二一五)

乙巳卜貞王遘于𦣻往來亡災　在九月丁未卜貞王遘于宮往來亡災(前二二二)

戊辰(卜貞遘)[往來]亡災　乙酉卜貞王遘𦣻往來亡災(前二二四)

乃殷末王屢屢造訪之地也成為所謂田獵之地之盟𦣻等之中心其地有即今之山西省垣曲縣之東之邵城河南省

之雍城之東之召城及郿城縣東之召亭（左傳僖四之召陵亭

諸說（參考白川靜氏甲骨金文論叢二集召考（殷金文考釋

第一五一一六頁）郎其白第二 林潔明譯 (41214)

2白川靜曰厥辠召故訓義不明若以[illegible]司二字為動詞則啚為

名詞厥為領格助詞辠召故三字皆罪戾之意也）呂覽[illegible]

召類有類同相召召蓋為召寇之意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

六六頁一〇四師虎設附牧設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召公恐即召公奭陳氏以此召公與召伯父辛為同

一人曰

同出土的鼎盉銘富稱其父為召伯此則大史友作障器以

祭召公召伯召公所指是一作器者作召公的障彝則在召

伯已死之後應在康世

召公與召伯在金文中其稱號不同恐非同一人據束解召公束之父為父辛即召伯父辛也召公乃其子稱為公大保其廟號亦與召伯異而稱召公召公之子似僅生稱召召圜器等中所見者受白懋父之賜賞召氏在周初之三代為豐伯—豐公—豐因而此器乃召公沒後者也康王前期之末之器也不過

大史友究與召公同輩抑為其子輩則不明然彝器一般乃為其祖考而作者故姑以之為召公之子輩實屬穩當因而與憲等當為不同世代者也大史友之語尚見於書酒誥篇然乃官名與此器作者無關也(金文通釋第八輯四三四—四三六頁

四一 大史友甗 林潔明譯 <0803>

白川靜曰「上文二句若解作「初見事」之意，本銘之盟一如斷代所言，解作畢公高，則此器為武成之際之物。此一盟究是何人，與下文之「休王」之解釋同為決定器之時代之重要之點。郭氏於下文之「休王」，初以為乃孝王之生稱，故以器屬于孝王期，因而以盟之名為畢，其後則改隸成王期之器，因而求其人於成王期之人物中，謂盟即是畢公高，陳說云：

「此王賞畢土之召，疑是畢公高。左傳僖廿四年畢文之昭也，漢書古今人名表畢公，文王子，但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不數召畢，周本紀周初封建亦不數畢，魏世家云畢毛文王庶子，逸周書和寤篇召邵公奭畢公高，畢公名高始見于此。說文郘高也，潁水注召者高也，法言修身篇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說文焦下云：照

省有聲(有字誤析)可知召與高音近義通

此因下文中賜召以畢土故以此𥃳為畢公高以召與高音義相通為証然陳氏既以下文之皇辟君為王妻則據其說則是身為王之諸父之畢公高被封於畢初見事于王妻其關係實屬不自然以𥃳為畢公高之說殊屬牽強因以此說於金文中頗多見之𥃳𥃳公𥃳伯等之關係難以完全通解

召公之族不能算是周之同姓之事已嘗論及(參召方考)史記燕世家和左傳中並不將召算入武王之兄弟乃當然之事然本器之𥃳究為召家之何人不得不詳加考察

召與召公奭蓋非一人其理由有如下幾項

一 召公奭在金文中稱為公朿朿大保皇天尹大保等名此等器之器銘中無單名𥃳者奭乃在其死後始被稱作召

公。

二、召乃繼承召公之後者，自稱則曰置，尊稱之則曰召公，即召家之世系應是召伯父辛—召公奭（追號召公）—置（亦稱召公）。通觀有關諸器之銘文，如此解釋並無矛盾之處。

三、召伯父辛者乃召公奭之文考，因而作召伯父辛之器者，除召公奭之兄弟輩外並無他人。不過召公奭似為特殊長壽之人，在顧命中主持康王即位之禮，似及于康世之前半之末。因以為其他兄弟較奭早歿之故，其器不晚於成王末年康王初年。召器中有伯懋父之名，然从與伯懋父有關之諸器觀之，其時期達于康王末年。

四、以召鼎為首遣鼎三器與鼎一器等，於銘文之末，又在大保宗室鼎之文首中，在銘文之外另署有大保二字，因雖

於以此等人均任大保之職，故大保者殆被用作為召伯召公一族之族徽，繼㝨之後之召之器中並無自稱大保之例。

要言之，召伯父辛咸用大保標識者乃召伯之子召公㝨與其兄弟輩，余以為生稱大保者為召公㝨，單稱召者殆為召公之後嗣（金文通釋第九輯四七一—四七三頁四五，靈園器林潔明譯）[27]22)

(文326)「手號叔召㝨」(文326)「手師壽召㝨」(文526)「王手呼師虎召盩」

唯 不从口

頌簋 隹字重見 <4392>

沇子簋 <4391>

C白川靜曰唯郭氏解作有之義

本銘唯與隹兩見而用例有別上文隹考□又即常見之發語辭下文唯福唯壽則當訓為有文選東京賦下唯洛食薛綜注唯有也王引之云書酒誥我聞唯曰我聞亦唯曰皆言我聞有此語也詩六月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言閑之有則也

惟維唯古字通

金文中毛公鼎銘亦有無唯正聞之例不必引證文獻也然此銘之用法寧應視作領格之介詞也唯福與下文之公唯壽語例相同(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二四頁學八也殷林潔明謹<4391>

〈Q5〉「唯王十又七祀」〈Q8〉「唯五月初吉」〈Q52〉「今余唯纘先
王命」〈Q113〉「唯王元年」〈Q141〉「唯六月初吉」〈Q203〉「唯正月初吉
丁亥」〈Q204〉「唯正月初吉庚午」〈Q225〉「唯八月初吉」〈Q278〉「唯曾
伯文自作寶毀」〈Q279〉「唯五月既生霸庚申」〈Q280〉「唯曾伯文自
作囗鄧𩱮用征行」〈Q293〉「唯女汝條期其敬辥乂乃身」〈Q293〉「唯
用諆僕女汝」〈Q294〉「爾有唯小子亡無戠識」〈Q298〉「唯王八祀正
月」〈Q314〉「揚王休唯王十又九祀」〈Q349〉「王唯念戠辥剌烈考甲
公」〈Q349〉「唯毕厥吏使乃子戠萬年辟事天子」〈Q364〉「唯王十又
八年正月」〈Q514〉「唯甫白伯高自作匜」〈Q515〉「唯甫哀白伯者君
自作寶鼎」〈Q516〉「唯甫哀白伯者君用其吉金」〈Q517〉「唯甫哀白
伯者君自作寶匜」〈Q518〉「唯㑎仲𥎦子用」〈Q652〉「唯䢵子中讃」
〈Q740〉「唯十又二月初吉」



 a

和 从禾 b 

佚存 簠〈4336〉

借为盉 史孔盉〈9140〉



香甬〈2487〉

从口禾聲



[illegible]〈2487〉

亂 嗣 彰

白川靜曰：和，相譍也，繫傳作相應也，前條作唱導也，唱又作倡，倡和熟用，則和以倡和之義而列於此也，从此而引生和味中和調和之義，而所謂和者，德之成也，為表示最高之德之語彙，傳中詳論其義，然協和之義，金文中用龢，龢為其正字也。淵源曰：凡禾聲諸文，均由嘉禾孳乳，嘉禾食之順於口而適於身，莫不調和，以禾解作禾黍，然和字之所从之禾，非禾黍之義也，和之初義，即通訓定聲等以為其轉義之軍門之意也，楊氏之甲文說一以卜文之从𠯑禾之字（後.下.二九.一七）釋為和，然楊氏無說及𠯑禾之義。

周禮大司馬有以旌為左右和之門，鄭注：軍門曰和，今謂之壘

門立兩旌以爲之戰國策燕策三中亦有畢陽乃開西和門通使于魏又齊策孫子軍爭篇亦有交和而舍之語和謂軍門也劉師培之古本字考（左盦外集卷七）以和之本字蓋爲桓引說文（六上）桓亭郵表也又引漢書酷吏傳瘞寺門桓東之注據如淳之說曰

舊亭傳于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版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

謂桓爲亭郵之表木又其制古代亦有禮記檀弓下三家視桓楹鄭注曰四植者是也凡揭物爲表曰桓桓和聲同禹貢和夷底績鄭注曰讀桓也酷吏傳引如淳之語作陳宋之俗言桓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因論曰

是表木之字古亦書和蓋軍壘之地植旌表門制分左右與柱夾兩隅同象因以桓門製名和則雙聲假用文選東京賦

云敘和樹表薛綜注云軍之正門為和斯亦和由樹表錫名之徵也正言為和門者詞曰和鑾文曰龢接龢交龢是也通典載開元禮復以四出為和門疑非古誼

為以周禮所云之軍門以解和之初義者也為諸家之所未言及之說也然以桓為其本字和為雙聲假用之字者倒本為末也小學答問中亦有軍門說然以戲為其本字同以和為聲音假借之字和恐為其後之華表木之原型者也金文之圖象中有兩禾相背之形（筠清館二二父乙鼎）者亦所謂制分左右兩隅同象四出之狀也又亦有樹于屋上之圖象（三代一二·三七·一）錄于金文編八五三頁

華表亦樹于城闕冢門之前或墓門等古則樹之於軍門據古今注問答釋義第八則堯之時樹之於大衢以為納諫之表以記民之所思故稱為誹謗之木秦時廢其制漢則復之曰交午柱云所

謂誹謗之木者乃後世之傳會然在古代蓋樹神所憑依之木作為神桿者也滿蒙地區遺存之家門之神桿蓋或為其遺蘖今之神桿在近上部之處附有稱為椀子之器而供飯肉云（赤松智城著滿蒙之民族及宗教一九四一）古代蓋作為祭桿而附有感祝吉之器其器余意亦如告字之字形者也樹于軍門之表木亦此種形式之物桿之頭附有若干文飾而非如後世之華表者也或直接用木亦未可知金文之和字不从禾而書作木軍之和門之形殘存於休字字形中休字所从上部偶有屈曲與禾稻之禾又為不同之物然如郭沫若氏則謂休者軍休息之際偃息於禾上之義也云（大系考釋五頁）者誠望文之解也休者入軍門之中也因軍之旌表在其地行之故休在金文殆皆用為休禁休賜之意而無偃息之義之用例休息之意乃其後之用法也

和謂軍門也禾為樹於軍門之神桿之象軍禮之重要者在此軍門舉行在軍門行旌表之禮金文稱為蔑曆曆字形中含有兩禾之象其為軍門之禮可知蔑亦有時从禾形參考蔑曆解（論叢十集）其禾形多作禾秝之禾之形然蔑曆為軍禮之古義已失轉而為對一般事功旌表之意同時表示軍門之禾與禾秝之禾亦失去字形上之區別說文禾（六下）與禾（七上）作為不同之字而處理之者蓋當時或尚有二字之區別也總而言之軍門之禾並非从禾之字與和味和羹者為不同意義之字也

在軍門不僅行蔑曆之禮亦議定媾和之事對和平或降服之使者在軍門設其禮以而和又有媾和和平之意曰在此情形蓋為示視誓盟約之義者也軍門之制其後失其知識大司馬以為樹兩旌然古制尚存華表之形字其後多為和親和順之

意金文中齊陳昉毁金文集四四。亦有和子之語協和之字金文周鉌字此蓋為出自軍樂之字也字與和相同並从禾固然在古籍之時代二字已多通用說文新義卷二上二七三－二七六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說文卷二上口部「咊相膺也从口禾聲户戈切」說文古籀補補「和 古鉌 章 太和 秙 古鉌 咨和 䄦 古鉌 宜 民和衆 咊 古鉌」𠰓甬之

𠰓蓋即和字乃人名。

〈2488〉「駭馭存和心」

〈2487〉「𠰓乍滕 滕 公寶障彝」

台 不从口 毛公鼎 㠯字重見 <0620> 王孫鐘 遺台喜 <0060> 鄂君啟節 舟節 <82>

白川靜曰台字金文殆皆用爲以之義以台爲通用之字以用例言之則初期用以列國以後多用台因用法完全相同故台爲以之繁文古今字也淵源說台用爲代名詞之理由曰㠯既爲未成形之子故古人自謙稱㠯舉之於口故加口爲台台自稱之詞

其背會意之義之解也且曰並非口耳之口也

以之初文爲耜之耜之象班殷以乃㠯左比毛父小臣謎殷以殷八㠯征東夷用爲率从之義又亦有與也之用法字爲耜之象故此等皆借義也台亦用爲同義與之完全相同然在用爲余之義時以从心而台則从辛又有用辞爲以之義者

台之上部之厶與私人之厶同為耜之形故加于其下之口非口耳之口而為曰从而字乃加祝告于耜修祓之象也又有關農耕之禮之字也將呂擬人化而祀之字有台下五字蓋田畯之畯之初文也以台発之字言之似有對呂行種種農耕儀禮之事也在古代之農作中可怕之災害為螟螣之屬其發生蓋被認為是由於憑依於于農具之汙穢邪靈也从而農具在農耕開始之同時加以修祓而用之農耕既終又修祓之而藏之於神倉台即國語周語一中所云之祇祓監農之禮之字也唯金文中無用此本義者概用為以之義而我也之用法亦無說文新義卷二上二八〇—二八一頁林潔明譯

〈X32〉「女始載馬牛羊呂。以出內入關闢」〈X33〉「大攻尹雕呂。以王命命集尹悤𦅫」〈X33〉「屯十呂。以堂當一車」〈X33〉「屯廿。檐呂。

以堂當一車」<93>「邑以毀於五十乘之中」<94>「台以寺捿民門」



a

咸 咸父乙盉 <0944>

白川靜曰：句末「郭氏與下句之「之」字連讀，即以「死咸之」為句，曰

咸讀為克滅。韓宣多之滅書君奭咸劉厥敵逸周書世俘咸

劉商王紂。

殺之義也。然金文中不見有用咸為咸劉之意之例。文選中曰

「死適尸」，此則借為事事咸，猶言既事也。若然，則死字為不必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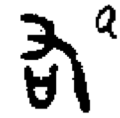
金文中有以咸字為一字句之例，班毀「令易鑑勤咸」等，即此語

法。（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三，一，三七頁）。○李孝林潔明

譯〈大7〉

<X32>「咸陽工師田」<X44>「咸」<X92甲>「咸戈」<X294>「王咸章誥」<X[illegible]>

「咸亭左右」



右 矢方彝〈2446〉

亂嗣妾 盜壺〈9288〉



班毀〈大6〉

張政烺曰：「周禮司馬屬官又有『戎右』，鄭玄注『右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為之右焉』。」(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二頁中山國胤嗣妾盜壺釋文)「馭(馭)右和同」〈9288〉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六一頁班毀右字誤以入左字下，今正。

朱德熙裘錫圭曰：右，車右(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9288〉

〈21〉「焚伯入右輔師嫠」〈4〉「井叔內(入)右師冢」〈25〉「益公入右司」〈18〉「仲大師右柞」〈21〉「遲公入右師旋即位中廷」「官嗣豐還苑左右師氏」〈252〉「嗣馬井伯頼右師瘨入門立中廷」〈98〉「鞴司左右虎臣」〈133〉「艾伯內(入)右師𩍐」〈151〉

「右△善膳夫山」〈又177〉「右△角酒十七」〈又178〉「三豕□右△角酒」〈又179〉「右△角酒十五」〈又180〉「右△角酒」〈又183〉「右△角酒廿一」〈又229〉「奠右△庫」〈又231〉「奠右△庫」〈又235〉「王二年奠命韓、、右△庫工币師𩞁 庆（殘）」

〈又236〉「王三年奠命韓熙右△庫工币史㲋狄冶□」〈又239〉「十五年奠倫肖距司寇彭璋右△庫工師陳坓冶贛」〈又242〉「廿年奠倫韓恙司寇吳裕右△庫工币張阪冶贛」〈又252〉、「五年奠倫韓□司寇張朱右△庫工币𨑥高冶肴𤄷造」〈又255〉「八年奠倫𡨦𤔲司寇史堅右△庫工币𨑥高冶肴□造」〈又284〉「𤔲伯右△衛内即位」〈又286〉「以𤠣左右△𤔲厥闢辟」〈又287〉「以𤠣左右△𤔲寡人」〈又288〉「𩣡馭右△和同」〈又300〉「疋白伯入右△即」〈又304〉「𣂕白伯入右△雁侯見工」〈又309〉「9 左右△𩁹綏鍐會剛綱鯀係」〈又321〉「𤔲馬共右△𤸫」〈又325〉「𢓊父右△

瓢」<3335>「南白伯入右△哀裘衛入門」<3340>「𤔲司土逨毛吊叔右△
此入門」<3617>「井叔內右△師宋」<4467>「咸畜左右△」<4484>「井白入
右△毅立中廷」<4500>「右△在君」<4541>「益公入右△王臣」<4661>「右△使
車庫嗇夫邑鄭導」

0120 啇

 a

啻 孳乳为適

師酉簋 嗣乃且適官〈1374〉

 b

逋簋〈1365〉

〈2351〉「卑俾克氒敵啻△敵」

〈25〉「今余令女汝啇△官嗣司邑人」

0121 吉

a 吉 旅吉尗〈0605〉

b 吉 簋〈1329〉

吉 十三年瘐壺〈2325〉

吉 叔䩉父簋〈2203〉

吉 中山王譽壺〈2286〉

白川靜曰吉善也者因爲从口之字蓋爲善言之意也古本考云玉篇作善也周書曰吉人爲善乃許氏之舊文也云从士口者繫傳曰口無擇言也說其會意之義六書略云士君子之口無非善言徐箋云从士口所以異於野人之言也小雅都人士篇彼都人士出言有章而求證于詩句又義證曰吉人辭寡出其言善則天下人應之等等皆以爲士人之言之會意以求字義唯疑疑則本說文士事也之訓而說吉凶相對之字之形象吉凶存於辭而定其祥者士人之事也然曰

吉从士口而不省完善之象也凶从半之加于半口之中缺陷之象也

然則吉字當从金文也陳邦福氏以字之上部爲卜兆之象（瑣言）

七 亦與其說相近文源引金文之字形以爲與𠙵下一之爲一字

而其聲義固無關也

字見于卜文不从士皆从仒之形或略而从十葉玉森以其从

十作者爲其初文十在卜文中爲甲字故以爲即日之甲以甲

日爲吉日之義也云吳其昌以上部爲斧之形以爲乃新月之

象曰

上弦新月彎彎如斧故名初吉年少美妙之士皎麗如月故

名吉士（金文名象疏證兵器篇）

雖富文學之美然乃騈枝旁出之說也郭沫若氏在釋祖妣中

以仒爲牡器之象而吉士之義亦於其中求之衛聚賢氏以其

形爲木牌之象口爲土穴謂字爲樹圖騰之木牌于穴外而以

之為吉祥者也六書疏證亦據衛說以上部為象碑碣之象形曰為碣樹吉蓋為碣之初文也云此等木牌說壯器說等於卜文金文之字形不合作為字形之解釋則以吳其昌之說為善然以斧為新月之象而牽合初吉吉士者則非解釋古代之造字之意象之方法也

以上部為斧形之說者有于省吾氏之殷契駢枝三其說以上部為句兵之象下部為笑盧之象句兵而縱置之者乃因當時有胡援之戈兵尚未發達之故也凡从吉之字有堅實壯健之義者皆从此一陳列兵器之象導出者也云李氏之甲骨文字集釋詳于氏之說以為兵為凶器措而不用者吉善之義也以其說為迂遠卜文之字不从兵之象故以吳于之說難从也

卜文以合為正形金文則以从鉞為正形兩字之形稍異然其

意象相同。余意个亦兵器之類，蓋乃戈頭等之形，然本未為禮器，僅用其身者也。將之加于載書口之上者，與上文之吉、合、咸等字相同，以兵器蓋藏祝告之器，乃保存祝告之機能之意也。金文如旃鼎一（金文集六七）之字，字之上部與士同形，仍是戈頭之象，字之立意相同。吉即詰，謂蓋藏而可保吉善者也。其相對之義為害、割，以兵器守護祝告之吉祥曰吉。書無逸之「民迪吉康」者，謂知天意者，即與大誥之「迪知上帝命」相當。然吉康者，祝告而協于神意之謂也。善為依神之旨意判斷而定事之正否之意，故不必定與吉之義相蒙者也。然在合于神意一點則相同，故有吉善也之訓也。（說文新義卷二上二八七－二八九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吉的



契文　金文

吉[8] 篆文

在金部契文金文中此字之別體甚多然皆有口字為其共通之點故恐怕在種種字形中僅取其音用為聲符而隨意用其字以表字音也故今順序說明表其音之字形。

字形1.2.3.之三字形皆是才之本字在此表示塞之意4.5.為戌之象形字此處表示𠯑(𠯑)(說文塞口也)之意關於6.號王森謂象矢鋒之形(甲骨學文字篇卷二引)矢鋒者鏃也此處表示塞之意關於7.8.二形說文以為从士然乃4.5.之戌之省畧形也

如上述所云則

1.2.3.為口與塞之會意字也以食物入口之意

4.5.為从口㓞聲之形聲字也㓞之聲表示齧之意亦可以為喫之意

字音居質切 乞音表示喫即咬嚼食物之意

字義口中塞滿食物而喫也吉之相似現象為凶(食器中無食物之形)斷食之意也吉也者葬事既終漸次恢復日常進食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二二九頁林潔明譯)

〈Q4〉「隹(唯)五月初吉甲戌」〈Q8〉「唯五月初吉」〈Q18〉「隹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Q52〉「隹二月初吉戊寅」〈Q54〉「曾子斿擇其吉金」〈Q56〉「隹(唯)正月初吉丁亥」「樂子嚴[illegible]擇其吉金」

〈Q57〉「隹(唯)正月初吉丁亥」「長子[illegible]擇其吉金」〈Q76〉「

「善夫吉父乍盂」〈Q77〉「善夫吉父乍旅䀇」〈Q82〉「隹正月初吉

丁亥郳王之子庚兒」〈Q94〉「☒叔☒鄭☒以☒其吉☒寶壺」

〈Q95〉「隹八月初吉丁亥」「𨐌子仲擇其吉金」〈Q106〉「初吉丁亥

」「擇樂吉金」〈Q113〉「六月初吉丁亥」〈Q120〉「善吉父乍京姬尊

鬲」〈Q133〉「隹 唯八月初吉戊寅」〈Q141〉「唯六月初吉」〈Q151〉「正月

初吉庚戌」〈Q158〉「隹王十月既吉曾伯从寵自作寶鼎用」〈Q159〉「

隹六月初吉」〈Q175〉「隹 惟正月初吉」〈Q197〉「隹十又二年初吉丁

卯」〈Q199〉「隹黃☐☐用吉金作鬲」〈Q202〉」「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乍

寶障壺」〈Q203〉「唯正月初吉丁亥」〈Q204〉「唯正月初吉庚午」〈Q220〉

「隹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Q225〉「唯八月初吉」〈Q243〉「廿一年

昊命敓☐司寇吳裕左庫工帀吉忘治鋘」〈Q276〉「隹曾子中𧾷

用其固金自乍旅獻」〈Q279〉「曾中大父蛕 乃用吉攸☒☒金

」隹八月初吉丁亥」〈2286〉「歎擇鄦燕吉金」〈2291〉「隹正月

初吉〈2284〉庚午」〈2295〉「隹唯正月初吉」〈2300〉「隹唯王三月初吉庚申

」〈2302〉「隹唯□王正月初吉乙丑」〈2304〉「隹唯正二月初吉〈2325〉

「隹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2351〉「隹六月初吉乙酉」〈2369〉「

隹五月初吉甲戌」〈2417〉「白吉父作毅尊毁」〈2417〉「隹十又二月

初吉」〈2480〉「隹二月初吉」〈2490〉「隹唯三月初吉」〈2516〉「唯甫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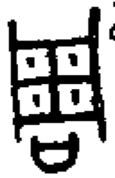
白伯者君用其吉金」〈2520〉「隹正月初吉丁亥」〈2541〉「隹唯二年

三月初吉庚寅」〈2624〉「善夫吉父作盂」〈2652〉「用其吉金」〈2656〉「鄦

王義楚擇其吉金」〈2677〉「擇其吉金」〈2697〉「隹正月初吉丁亥」

〈2667〉「王子午擇其吉金」


a 周 不从口說文云从用非
引簋 公仲在宗周 <2152甲>


β 保卣 <2725>


何尊 <2294>


史牆盤 <2309>

白川靜曰 周字雖爲見于卜文金文之字，然在卜文皆不从口，金文則大概皆附有口形。上部之周字之形，而字突出上下，中有四點，並非周帀之象，亦非垣墉之象也。作爲字形之解釋，則淵源以字爲琱之初文，其說稍近，然琱則有其字。圖象標識（金文編八七六）中亦有與此同形者，其形象無疑乃方形之楯，方形中之四點，或圖象標識中多見之周字形文樣，乃附于楯之裝飾也。其圖樣大概乃含有作爲氏族標識之意義者也。楯有方形、圓形、楕圓形、卵形等，因氏族之不同而有種種形狀（郭氏金文餘釋釋干鹵），又其文樣亦多然。从周字在卜文金文中殆皆用爲周都、周侯之用例觀之，此種形狀之楯，蓋爲周族所用之特殊形製者也。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金文之周字宋代之著錄多釋為曹蓋以大楯曰鹵而以其字為槽之初文故也以字釋為曹者誤也然解為大楯之象者在字形之解釋上則是也古籀篇以為周地鹵斥之意者乃誤解字形者也

周字从口者乃于方楯之前加載書之象者也字之立意與吉咸等同加楯於祝誓蓋有使其誓約信實之意也故為周信之義然其義之用例尚未見于金文周字用為周邦周都以外者有麥尊之侯易玄周戈又縣妀𣪘有周玉之例皆為琱雕之義則周為施以雕飾之楯也故用為琱雕之意又以其雕飾之周密繁縟之故又生稠綢等義金文有琱生𣪘二器字加上小玉字其一族中有稱為周娟者字作周以此言之則周琱同聲可知也周亦為雕盾之形象金文之畫字从周作者此也說文新

加藤常賢曰：周 ⊞ ⊞ 田 𠱠 𠱠 契文 𠱠 𠱠 金文 周 篆文 周 古文

字形說文據篆文而以為由用及口構成，然觀金文契文則非由用口構成，而是由田及口構成也。故採用口之說文注家之說明中無足取者。又契文與金文比較，則𤰝與𠱠並非同字，亦至明顯。故首先必須究明田究是何字。

關於田字，孫海波無加以說明（古文聲系幽部）。郭沫若曰：

象田中種植之形。

此字與田字有關，蓋無可疑。然僅是種植之意，或有他意，則不

可驟下斷語也。按田中之物禾也。四劃之中禾整然者，囲之意也。故余以為囲為稠字，稠字說文釋作多也，蒼頡篇作衆也，又禮記文王世子篇釋文作密也，故蓋為田中禾生長稠密之意也。在金文中囲用為地名，即其後之周名，蓋岐山之麓之周地乃豐沃之地，故至於以囲為周名者也。孔廣森曰：从周字之聲者當以稠為正（詩聲類卷十二）者，此字之意也。

周字為从口意符囲聲（聲符）之形聲字也。

字音，職流切，囲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稠密。字義與口，即發言之意相合，則為口堅閉而不發言之意也，故說文解此字為密也，朱駿聲曰讀為謐（說文通訓定聲周字下）是也。謐，靜語也，一曰無聲也。以後說為是（漢字之起源五一三）

一五一四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玄周戈古文審文錄文選並釋為周戈二字而古文審以周即綢素錦綢杠之綢也綢戈者解作為以帛纏戈柄文錄則以琱字充之文選以為乃从玄之字又大系積微居則並釋為玄周戈對其器制亦無說玄恐指戈之質料之色蓋為加以雕飾之玉戈也古曰劍銘有玄鏐之語亦可用於銅質之戈之色然雕戈則多用玉製本來乃用作禮器者也其遺物亦頗不乏」（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三七－六三八頁）○參尊林潔明譯。<大9>

翻松樊維岳曰「遺王手周廣雅釋詁三遺手也即賜予的意思周關于金文中單稱周的地點過去研究金文的有幾種說法，

(一)認為彝銘中凡稱周均指成周 (西周金文辭大系考釋) (二)認為周皆是王城 (西周銅器斷代(三)考古學報一九五六年一期) (三)認為金文例凡單稱宗周、即鎬以一周字概之、凡以宗周、成周對稱、則以宗周為鎬、以成周為雒 (吳其昌矢彝考釋、燕京學報第九期)

本器銘文「于商、卣即已提到王歸自成周、這說明王已離開了成周、則此處的周、我們認為應是宗周、也就是鎬京。遺王于周、這句是說王在宗周進行賞賜 (文物一九七五年十期六九頁記陝西藍田縣新出土的應侯鐘「王歸自成周、應侯見工遺王于周」)〈又304〉

戴家祥曰「周指周原、亦即鎬京、書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馬融謂周為鎬京、張守節史記正義亦同馬說 (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四頁墻盤銘文通釋「武王則令周公舍圖宇于周卑處」)〈又309〉

〈Q12〉「王才在周△康宮」〈Q5〉「則乃且祖奠周△邦」「成周△走亞」

〈Q44〉「王才在成周△」〈Q52〉「王在周△師𤔲馬宮」〈Q71〉「周△王□之元

周戈」〈Q92〉「隹周△公于征伐東尸豐白尃古」「公歸㮚於周

廟」〈Q98〉「父勞于周△邦」〈Q113〉「王在成周△」〈Q151〉「王才在周△」〈Q197〉

「周△人𤔲工眉敱史師氏」〈Q294〉「隹唯王初遷宅于成周△」〈Q304〉

雁應侯見工遺王于周△」〈Q304〉「王歸自成周△」〈Q309〉「用饗鼙𣪘 紉

周△邦」〈Q309〉「＝＝武王則令命周△公舍圁宇」〈Q315〉「王才在成周△」

〈Q321〉「王才在周△師彔宮」〈Q324〉「王才在成周△𤔲土㴱宮」〈Q331〉「武

王則令周△公舍寓𠤳以五十頌處」〈Q335〉「王才在成周△」〈Q338〉「王

才在成周△駒宮」〈Q340〉「王才在周△康宮𢓊夷宮旦」〈Q342〉「匽侯命

堇饙太保于宗周△」〈Q508〉「王才在成周△」〈Q512〉「周△王孫李李念息

孔」〈Q666〉「周△生乍作隮豆」

01254 吝



吝 或从吅讀為鄰

中山王譻鼎 〈9287〉

張政烺曰：「[illegible]从文，吅聲。吅，古文鄰，見漢代碑刻及《汗簡》等書。《老子·德經》第八十章「鄰國相望」，馬王堆帛書乙本鄰作[illegible]。（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一頁「中山王譻壺及鼎銘考釋」）鼎銘「[illegible]鄰邦難新親」」〈2267〉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吝」，「吝鄰邦難新親」（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釋為「吝」可從。從吅與從口同意，說文二上口部「吝，恨惜也。从口文聲。易曰：以往吝。」良刃切。隸古音文部，鄰隸古音真部，同屬來紐，音近可通。」〈9287〉

「[illegible]鄰邦難新親」

0126

各 享礼为祫为祫乙 建尗 <0636>

宰椃角王各 <4868>

从走 <2341> 倗匜

𤼈壺 <9725> 十三年

白川靜曰：各字从止之反文及从口口為載書字與召為對文故金文有召各之語宗周鐘用邵各丕顯皇考先王又秦公鐘以邵零孝享者是也邵零各為召各之繁文也召以口祝告以招祖先之靈之來臨之意也而祖靈應之而降臨則曰各故召各熟用各又與降為雙聲之語降謂神之降臨也𠂤為神靈陟降之神梯也降為陟之反文應祝告而降臨曰各而迎之于廟者曰客客者客神之義也轉而謂臨于聖所為各字又作佫逄然皆為加上動作之要素之字形也金文之冊命之禮乃于祖靈之前行之者故王親臨祖廟大室而行其禮小盂鼎王各周廟卯段王在宗周各于大廟伊段王在周康宮旦王各穆大室

羸卣王迻于庚羸宫師虎毁王在杜应格于大室字又作客小臣静彝王客莽京師遽毁王在周客新宫等皆其例也大凡臨于聖所曰各祖靈亦應其招告而來歸于其地故也秦公毁有以邵皇祖其嚴歸各之語一般來往之意殆無用各字者為祭祀而入聖都會于宗廟時之語也又亦指為祭祀而參集之事有如善鼎余其用各我宗子雩百生之例兮甲盤作王初各伐玁狁者稍屬異例然此蓋為王之行為之故也正如寥鬱字所示各本來謂自天而降神靈之卲格者也

文獻中皆用格假書堯典格于上下詩小雅楚茨神保是格大雅抑神之格矣烝民天監有周昭假于下魯頌泮水允文允武昭假烈祖等皆其義也謂有關神靈祖靈者昭假即相當於金文之卲各卲寥之語也格為扞格之字故用之者本為借用也

〔說文新義卷二上三〇〇—三〇一頁林潔明譯〕

凡 白川靜曰「來格二字連用之例,銘文殆無,各字大抵在宮廟等聖所之時用之,來格為同義之語。然此處用格者蓋王親臨成周在舉行之某種儀禮之意也,在成周行祭祀者大抵皆可視為西周之初期之器」(金文通釋第七輯三五八—三五九頁三一厚趠方鼎林潔明譯)〈0636〉

于省吾曰「說文:『各,異詞也,从口夂。夂者有行而止之,不相聽意。』按許說臆測無據。自來說文學家皆附會許說,不煩引述。羅振玉謂:『各从夂象足形,自外至,从口自名也。』(增考中六四)林義光文源謂『各象二物相齟齬形

朱芳圃殷周文字釋叢釋各為入。以為入之別構。以上三說未免乖謬。

甲骨文各字初形作□或□，後來作□或□，最後變作□或□。最後之形，周代金文因之。□字上从□，象倒趾形，下从凵，即說文的凵字（口犯切）。典籍通作坎（詳釋𠙴）。□字象人之足趾向下陷入坑坎，故各字有停止不前之義。典籍各字通作格，小爾雅廣詁訓格為止。此外，典籍每訓格為至為拒，均與止之義訓相因。又甲骨文出字作□也作□這和各字只是所从之止有向上向下之別。或謂出字「从止象足自坎出」（柏考一〇頁）。各字之形象足陷入坎，故其本義為停止；出字之形象足自坎出，故其本義為上出。各與出的形與義相反而相成，可以互驗而知其造字的由來。（甲

唐蘭曰「原作趙格簋覲饋㑁，覲即觀字，見面。做這個匜的㑁的職位是師，師是帶兵的地方官，兼管畜糧倉，所以牧牛到畜去觀見他」(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㑁匜)〈又3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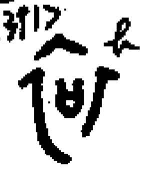
張政烺曰「各讀為格，爾雅釋詁『格，至也』，又釋言『格，來也』，尚書文侯之命『追孝于前文人』，傳『使追孝于前文德之人』(因為至胡…)釋文其各(格)前文人」〈又290〉

格〈又1〉「各(格)大室」〈又4〉「各(格)于太室」〈又5〉「王各(格)」〈又21〉「王各(格)」廟」〈又52〉「各大室」〈又133〉「王各(格)于大室」〈又151〉「各(格)圖室」

各△〈Q290〉「其各△格前文人」〈Q295〉「司后𡡒女𡡒美進各△幻奴」〈Q300〉「
格大室」〈Q304〉「王各△格于康」〈Q321〉「各△大室」〈Q325〉「各△大室」
格〈Q329〉「藍祀卲各△樂大神」〈Q333〉「用卲各△喜侃樂前文人」〈Q335〉「各△
太太室」〈Q338〉「各△格廟」〈Q340〉「王各△格大太室」〈Q347〉「各△于大
室」〈Q341〉「王各△格于大太室」〈Q341〉「尊趠△格啻覲睦僕寅周亦
茲五夫」

 哀 沈子簋(4317)

 禹鼎(06[illegible]7)

 哀成叔鼎

朱德熙、裘錫圭曰：「㤩字从『心』『衣』聲，當釋作『哀』。古文字『口』旁和『心』旁往往通用。兆域圖中既有王后堂，又有哀后堂。周書謚法：『蚤(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哀當是后的謚號。哀后是早先死去的一位后。」(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五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兆域圖「其䏬眂(視)㤩后」(12289)

徐中舒、伍仕謙曰：「宮室圖中㤩后地位應在王后之上，凡王后堂、大夫人堂，曰堂皆眂㤩后，㤩同依，此从心，其意當與恃同。詩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廣雅釋詁『依，恃也』，怙亦恃也。(見毛詩鴇羽傳)㤩后，猶言母后。」(中國史研究九五—九六頁中山三

器釋文及容器圖說明四中山王容器圖說明其形式 眡（視） 慭

后〈xx289〉

張政烺曰：《說文》口部，「哀，閔也（段注：閔，弔者在門也，引伸之凡哀皆曰閔）。从口，衣声」。哀不是一个吉利的字眼，在這裡不是人名而是謚号。《礼記·檀弓上》：「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又《郊特牲》：「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鄭玄注：「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礼也」。因此知自春秋以下，大夫命士皆有謚。又《檀弓下》「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注：「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可見易名之典在葬前，故哀成叔之鼎可以殉葬。后世帝王陵墓中皆有謚册謚宝，事正相類。《逸周書·謚法篇》：「安民立政曰

戍」、「早孤殘析四哀」、「恭仁殘析四哀」。（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三十一頁，哀成叔鼎釋文」是推哀成叔）

洛陽博物館曰自據鼎銘，鑄鼎祭祀康公的哀成叔是鄭國人，少年時代便離開了父母之邦，根據墓葬出土地點推測，他可能寓居于周都王城。

國語魯語：「夫祀，國之大節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按照當時的祭俗，哀成叔鑄重器奉祀「其君」即康公，他當是康公的公子或同宗。

據左傳史記等書所載，先秦稱康公者如密康公、衛康公、秦康公、劉康公、齊康公、魯康公，均非鄭人，當不是哀成叔所祭祀的康公另有鄭康公，為鄭國末代君主，哀成叔所祭祀的當是此人。按史記六國年表周安王七年為鄭康公元年（公元前三九五，

年）同表周烈王元年（公元前三七五年），「韓哀侯滅鄭，康公二十年滅，無後」。

據史記鄭世家，鄭共公即位三十一年死去；其子幽公已、繻公駘、康公乙兄弟三人相繼為鄭君，歷四十九年。若哀成叔為他們的兄弟，鄭亡之時，當在五十歲左右，此時逃離鄭國，與銘文「少去母父（之邦）不合」，故哀成叔可能是鄭康公的後裔。周與鄭同姓，鄭之始封君鄭桓公友即「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史記鄭世家）東周之時，「諸侯之亡公子其多矣」（國語晉語）年少的哀成叔也許就在「韓哀侯滅鄭，並其國」（史記鄭世家）時，依靠血緣關係，逃亡到周的。由此推斷，哀成叔鼎的鑄造年代，不得早于鄭亡之時（公元前三七五年），銘文「正月庚午」當在鄭亡之後。查中國科學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公元干支紀日速查盤」得知，

在「公元前三七二年到公元前三六七年」這六年之中均出現「正月庚午」，銅鼎的鑄造或許就在這幾年之內。（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七期六九頁洛陽哀成叔墓清理簡報）

〈又289〉「悊哀后堂方二百乇尺」〈又289〉「乃其捎葬眂視悊哀后」〈又289〉

「華棹柞棺中柞棺眂視悊哀后」〈又5157〉「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鼎」〈又5167〉「唯甫哀白伯者君用其吉金」〈又5177〉「唯甫哀白伯者君自作寶匜」

[a] 唬 郭氏乃謂當讀如乎

善鼎唯用妥福唬前文人〈06737〉

[b] 伯𢦚簋 以甘〈4313〉

[b] 白川靜曰隹用妥神裹唬前文人大系以隹用以下九字為一讀曰

當作一句讀謂隹用綏神懷于前文人也同例語亦見善鼎

曰隹用易福唬前文人

以唬與介詞之乎為同字曰

唬字均用為前置介詞揆其音當讀如乎唐韻作呼訝切得之玉篇作呼交切者非是說文唬下曰讀若暠者乃後人所增說文並無暠字也

金文之前置詞有于邘雩等無用乎字者綏神懷于前文人之訓釋亦幾不成文義積微居以唬為動詞以為效之假借

字曰

字在此蓋假為效。段鼎二銘虒前人秉德共屯，並謂效法前文人秉德共純也。叔毛鼎云叔毛作朕文考釐伯釐姬尊鼎用朝夕享孝于□，唯□學前文人秉德學亦效也。虒與效並古韻豪部字，故虒字得假為效也。

楊氏所云之叔毛鼎未見其拓影，難以確知其文例。按虒前文人者與多見于鐘銘之侃前文人喜侃皇考□侃先王等語例相近。虒蓋與侃為同義語也。喜侃連文，侃前文人者喜侃前文人也。虒前文人亦同義，故上句之安神懷與虒前文人，成為對文上下二句乃緊接之句法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二〇七二〇八頁九一伯戜段林潔明譯）〈1313〉

※ 吝 說文所無

九年衛鼎〈338〉

唐蘭曰：原作虞，吝虞字似从虎下乘，疑與說文解為黑虎也的黱字通。乘黱聲相近。吝字與戰國時子妏壺的妏字偏旁吝字相同。凡从文的字古書多从交，轂作轂，可證。所以吝通咬，咬應讀如絞。夏小正：玄校。傳：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校即絞。禮記·玉藻：鹿裘青犴袖絞衣以裼之。黱有黑的意思，同音的黱字即青黛。那末黱絞是婦人所穿的青黑色衣服。（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338〉

「周法高曰：唐蘭謂吝通咬，按說文今本無咬字。說文古本考云「文選傅毅舞賦、潘岳笙賦注兩引說文咬，淫聲也。今本無咬篆

从本部哇諂聲也，呶讙聲也例之，則古本當有此字」說文義證

、「咬，淫聲，烏交切。引李善注舞賦聲類同」

<0338>

「含顏頗防 姒 康答咬」



旹 說文所無

曾侯乙鼎（X491）



曾侯乙甬鐘（X496）

周法高曰：旹，在此或當假為持。曾侯乙鼎云「曾侯乙作旹（持）甬（用）冬（終）」。案：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二八頁表錫王設設鏈

「旹」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讀「旹」為「持」，「曾侯乙作旹用終」（X491）「曾侯乙作旹用冬（終）」（X493）「其永持用享」（X494）「曾侯乙作旹」（X490）



梤　西梤簠 <278>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四八頁啉字下收西梤簠並云「見廣韻」今據補。<278>

「西梤乍其妹靳蹲鉦」


a

𤕦 籀文作𤕪

薛侯盤〈2177〉


b

薛侯匜〈2170〉


c

散盤〈2173〉



樂子𤕦鋪簠〈256〉

于省吾曰：甲骨文習見的[字形]字也作[字形]，甲骨文編和續甲骨文編均入于附錄。按這个字乃說文𤕦字的初文。說文：「𤕦，亂也，从爻工交吅。一曰，窒（一本作𥨊）𤕦，讀若穰。𤕪，籀文𤕦。」又說文：「漢令，解衣而耕謂之㐮（襄），从衣𤕦聲。」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疑散氏盤的𤕦為古𨐰字。但釋鮢甫人匜的𤕦字為襄，則是對的。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𥨊𤕦即今所謂攘攘，許說从爻吅是矣。……古襄字無一从爻从工者，可知爻為𠬪或𠬪之誤，工蓋土之譌耳。」按丁氏以許說从爻吅為是，殊誤。其餘的分析是對的。林義光文源：

䍜字「古作□作□，□即□之變，象人戴二口，叫囂之象，在土上，攴象手持物以驅除之。」按林說字形，本末倒置。又自象人戴二口以下，完全出于猜測。

䍜字的初文，甲骨文作□（沉字所从，沉即瀼）。兄字，商器祖辛爵作□，象人赤足之形，上从ㄩ，不知所象，待考。□字春秋時器䏶（𩾏）侯盤孳化作□。這和周初金文的散字，盂鼎作□，大保簋作□，後來孳乳為敬，其例相仿。□形，西周金文變作□（散氏盤），春秋時器變作□（穌甫人匜襄字所从）或□（弓鎛以為襄公之襄）。列國時陶文又省化作□，漢印作□，說文作䍜。以上所列，就是□字從甲骨文至漢代千餘年間孳乳遞嬗的源委。

甲骨文言「才兄」、「田兄」、「王其田于兄」，兄字均作

地名用。春秋地名考畧襄牛條引顏師古說：「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鄉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按宋地原為商之領域，在宋之前，甲骨文已以[甲骨文字形]為地名，只是秦代才開始稱縣而已。

綜上所述，由于已經尋出[甲骨文字形]字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規律，從而判定它是𤕦字的初文。它和从衣的襄字古通用，隸變作襄。自來學者不知𤕦字的初文本作[甲骨文字形]，故其解說多有不符，這是由于"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所致。（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三二一—三二四頁釋𤕦）

馬承源曰樂氏宋戴公之後……樂子𤕦豧疑為宋之將鉏……將鉏見於左傳成十六年（文物一九六四·七·一一記上海博物館

新收集的青銅器·樂子嚻豧簠〉〈256〉

〈256〉「樂子嚻△豧𢍰擇其吉金」

a



嚴 士父鐘 不从吅 嚴字重見 <0046>



王孫誥鐘



𤃶鐘 甲組 <R329>



中山王譽鼎 <X287>

白川靜曰嚴教命急也繫傳作教命急廣韻作嚴令急也嚴急段注以為疊韻之訓孟子公孫丑下事嚴趙注曰畏事急以為厰聲之字而金文中亦有不从吅作之形釋例以嚴厰為一字即以為乃異部重文之一例說文厂部下九厰字作巖嚴之義六書疏證據其義以嚴為巖巖之象然嚴為从嚴字滋生之字也乃據形聲之字而釋本字者也

嚴在金文多指神靈之畏威之狀宗周鐘先王其嚴在上猶鐘先王其嚴在帝左右叔夷鐘虩虩成唐又敢在帝所等為首用如秦公𣪘之嚴龏寅天命以邵皇祖其嚴歸各等書無逸之嚴恭寅畏者亦與此等語義相近皆謂神威之可畏之語也然其

聲義則出自敢字故敢厥又與嚴通用也敢字爻部下四作進取也从爻古聲以爲敢爲之字以金文之字形言之則其字爲雙手酌之象也以勹灌帚迎神之灌即乃行祼禮之象也因乃在廟屋舉行之禮故字多从广又在广上列二口者神以焄香之悽愴而可致猶列祝告而招神之意也屬纊之後行復之禮復者登于屋上持死者之衣而呼曰皐某復（儀禮士喪禮）然嚴字上之二口並非此種招神之呼號蓋爲連置祝告于廟屋之上亦招神之意也金文時亦有作列三口者與靁之从三口正同以敢爲進取之意者後起之義也在招神之祼禮中謂恭敬畏忌之狀也故以嚴恭之意曰敢令彝之作冊令敢揚明公尹厥室用作父丁寶尊彝敢追明公賞于父丁者皆不外嚴恭之意本爲用於神事之語也　說文新義卷二上三一四一一三一五頁林潔明

譯

〈2228〉「前文人其嚴。才在上」〈2286〉「嚴。敬不敢怠荒」〈2329〉「大神其陟降嚴。祐饗去」〈2333〉「克皇且考高對爾剩嚴。才在上」

噩[a] 噩。噩侯簋 圭侯 鄂侯〈[illegible]〉

噩 噩季奞父毁〈255〉

噩 曆季卣〈259〉

馬承源曰「西周時鄂應是西鄂，係中鍾先生于「禹鼎的年代及其相關問題」一文中亦有論述，當時鄂國很強大，地域應在今河南南陽地區至湖北北部境內。（文物一九六四年第七期一二頁記上海博物館新收集的青銅器·曆季卣）〈259〉

〈335〉「噩鄂李奞父乍作寶隣彝」〈259〉「噩鄂侯弟曆季乍作旅彝」〈2367〉「噩叔乍寶尊彝」


d

單揚盉〈3375〉


e

單吳盉〈1117〉



吳口單匜〈X5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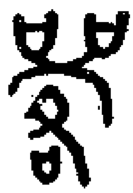
平安君鼎〈X668〉

〈X307〉「王作豐妊單寶般盉」〈X311〉「單」〈X336〉「單白伯」〈X336〉「𤔲司

馬單旟旗」〈X336〉「單白伯𨒅乃令參三有𤔲司」〈X522〉「吳口單自

作盤」〈X523〉「吳口單自作寶匜」〈X668〉「單父上官𠂤庖宰熹所

受坪安君者也」〈X668〉「單父上官𠂤庖宰熹所受坪安君者也」



⿱⿱吅又口 說文所無

不蝦蓋朿命女御進于⿱⿱吅又口 <1593>

于省吾曰：甲骨文⿱吅又字作⿱吅乂，甲骨文編入于附錄，續甲骨文編附錄于品部後。⿱吅又即說文斝字所从的吅。說文：「斝，玉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从斗，冂象形，與爵同意。或說，斝受六升。」按許氏醆斝爵之說既不足據，而解釋字形也是任意割裂。斝字應从斗吅聲，吅字的初文本作㕚，猶說文从⿱巛乂的字習見。據金文則均應作⿱吅火或⿱吅火，隸定作⿱吅火。⿱吅又字又孳乳作⿱⿱吅又口，商代金文屢見。又⿱吅火子篕的⿱吅火字，盉文作⿱⿱吅又吅，也是从口與否無別之證。

甲骨文稱：「丁亥卜，古貞，庙⿱吅又于滴（漳）○庙不⿱吅又于滴」（乙七三三六）。「王固曰，弜⿱吅又」（乙七三三七）。

庙字作𡵂，象鹿首戴角形。甲骨文以庙為地名。𦥎字本从𠮛聲，已詳前文。周禮量人鄭注：「𦥎讀如𠊱尸之𠊱」甲骨文叉字應讀為汩沒之汩，廣韻十一沒：「汩，古忽切，汩沒。」叉汩雙聲，故通用。甲骨文的「庙汩于漳」和「庙不汩于漳」，是貞問庙地是否為漳水所陷沒言之。春秋僖十四年的「秋八月辛卯，沙鹿崩」，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徐疏：「襲者嘿陷入于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這和甲骨文的庙是否汩沒于漳，可以互證。

總之，叉即𦥎字所从的𠮛。𦥎為从斗叉聲的形聲字。可以糾正說文之誤。甲骨文的庙叉于漳與否，讀叉為汩，在音義上是符恰的。此外，西周金文从叉的字，如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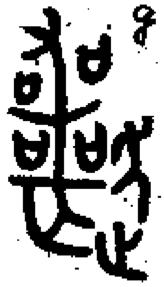
等，舊說糾結莫辨。現在雖然不能得到解決。但其上部則從从叉，可以為將來作進一步研究提供有利條件。③（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二〇—四二二頁釋叉）



喪 从器 旂作父戊鼎 <0542>



毛公鼎 <0680>



井人鐘 <0056> 喪之繁文



史墻盤 <2309>

加藤常賢曰：喪  金文  篆文

與器字比較，則此喪字乃由噩及亡二字構成之字也。應寫作噩，明顯地非由哭及亡構成者也。从此事思之，則知以哭為从犬吅之字殆誤也。說文曰：哭，哀聲也。从吅，獄省聲。哀聲之訓是也，然關於字之構造之解釋則全無根據。哭不過是噩之略體，古屋切之音亦不過是噩（五各切）之聲轉而已。

若知哭字之形及義，則此噩字究為何義？說文以為从哭曰从哭亡聲。小徐本形聲字也。多數說文學者則以為从哭从亡，亡亦聲，以為會意兼聲之字。从說文解作亡也，而觀之喪字之从亡乃用為意符，似非用為聲符也。

故余想起噩字與作噩連言而變為殂落以及作噩解釋為零落之事樹葉零落而僅餘枝幹者作噩也當寫作朱即葉落盡而餘枝幹之意也

故若以此意與殂落為同語則余想起在古代人死則暴其屍體於風雨之中肉腐而化為白骨稱為肂之事實化為白骨與樹木之作噩同義也如此肉之全部漸盡而亡者死之意也

字形如此思之則說文曰亡聲然實為从亡哭聲之形聲字也哭聲表示僅餘白骨而為骸之意也

字音息郎切此音若知作噩讀作殂落則為表示作殂之意是則喪者殂已之意也書經舜典篇之殂落偽孔傳訓作死也

字義曝晒屍體而肉漸盡僅餘白骨屍體亡失之意也鄭玄曰喪者棄亡之辭儀禮喪服注者雖未詳言而得其大意也若以

哭為哀言之意而解釋之，則為在亡失之際哭泣之意也。篆文作哭，亡者或本於此一事實也。（漢字之起源四〇九ー四一〇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走喪]即[走喪]，井人妄鐘「妄憲憲聖[走喪]」[走喪]通爽，古書昧爽字金文均从日喪聲可証。說文「爽，明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乙公遽[走喪]（爽）」）〈2309〉

徐中舒曰「[走喪]从喪聲，當讀臧。左傳宣公十二年「執事順成為臧」臧善也。井人妄鐘「憲憲聖[走喪]」聖臧即聖善也。勵[走喪]即力為善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乙公遽[走喪]」〈2309〉

李學勤曰「趩實从喪省聲。舀鐘「 憲聖趩」字讀為[illegible]文「明也」」

（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

戴家祥曰「井人鐘「妄富（憲）聖趩」、痶鐘（戊組）「痶曰覭夕聖趩」从走从喪。說文所無。于省吾云「當即喪之繁文，猶古文越之省作戉也」（雙劍誃古文雜釋四頁）于說近似。古文从走，增省之例尚有爾雅·釋詁「翼，敬也」，翼為鳥翅，訓敬者，字應作趩。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廣哉熙熙乎」，沈兒鐘「皇皇熙熙」，熙作趣是其証。趩當讀喪亡之喪。白虎通·崩薨篇「喪者亡也。人死謂之喪何？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死稱喪者何？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書·酒誥「越小大邦用喪」，大雅·皇矣「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毛傳「喪，亡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七頁墻盤銘文通釋「甫屖喪」文考乙公儀趩趩喪」）〈又309〉

任仕謙曰「傃趚即勸職之事，即極力為善事」（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一〇頁微氏家族銅器群年代初探）。釋「傃趚」得也。純

之〈2309〉

周法高曰「唐蘭李學勤讀趚為趚，假為爽，可從。唐氏前引文二二頁語譯「傃遠趚爽」為「極其明智」。

遠〈文333〉「澳趠趠剋，聖趬」〈鼎333〉「史趛作丁公寶簋」〈7304〉「乙公傃趚。爽」

0143 



走 盂鼎 <0676>



<0660> 令鼎



薛仲赤簠 <2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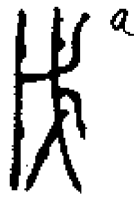


中山王䂂鼎 <2287>

<25>「成周走亞」<0287>「廣吾老買奔走不聽命」<2297>「走馬薛

仲赤自作其簠」

0145 戉



戉 越 国名不从走碧落碑作

戉 者汈鐘 戉字重見〈0148〉



越王句踐劍〈0140〉

〈0140〉 「越王鳩淺自作用鐱」

0146 䲕

<2185>

「廿七年上守趙造」

趙

<0656>

0150 

a 

趩 王初趩〈0060〉

e 

趩簋〈1361〉



王子午鼎〈x669〉

〈x669〉「數期趩趩」

〈x669〉「數期趩趩」

趙 兩部三畫 〈2820〉

參卷四盈肖字條

〈Q2238〉「十四年奠命令肖趙距司寇王階武庫工币師盥鑄章冶

□

〈Q2239〉「十五年奠命肖距司寇彭璋右庫工師陲坓冶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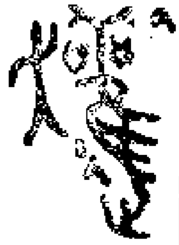
〈Q2240〉「十六年奠命肖距司寇彭璋坒庫工币皇佳冶瘖」

「卅一年奠命楇涵司寇肖它坒庫工币皮耴冶看尹啟」〈Q2244〉

「卅二年奠命楇涵司寇肖趙它坒庫工币皮耴冶看尹啟」〈Q2245〉

〈Q2246〉「卅二年奠命楇涵司寇肖它坒庫工币皮耴冶看啟造」

〈Q2247〉「卅四年奠命楇涵司寇肖它坒庫工币皮耴冶看啟造」



趯

弔多父簋

(4276)



叔趯

父卣

(2396)

(4293)

「弔叔趯父曰」

趙 0155

趙 行器 (0172)

史𤼈盤 (2)

中山王嚳鼎 (2840)

中山王嚳壺 (9736)

張政烺曰：《史記·趙世家》獻侯十年（公元前四一四年）「中山武公初立」，又趙烈侯元年（公元前四〇八年）中山為魏文侯所滅，則中山武公在位年數不長。文公不見典籍，當在武公之前。按《春秋左氏傳》定公四年（公元前五〇六年）中山始見，文公或在此時，顧文武有何功烈，則不可考矣。《世本》「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顧是今之定縣，靈壽蓋即今平山縣三汲公社古城一帶。趙祖當即桓公，復國後徙都於此。成考蓋王嚳之父，嚳鼎「昔者盧吾先祖趙王，邵考成王，身勤社稷」，與此相合。同墓出土一銅鉞，有文曰：「天子建邦，中山侯恣作茲軍鉞，以敬氒眾」。筆畫有不清楚，建邦疑是祭封，軍疑是軍，敬讀為警。恣，从心，隹聲，當是惟字。侯惟疑即桓公。（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二頁─二一六頁嚳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隹（唯）朕皇祖文武，趄祖成考」）〈1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史記趙世家〔獻公〕十年中山武公初立。」索隱「系（世）本云中山武公居顧，桓公徙靈壽，為趙武靈王所滅。」壺銘「文武」之「武」當指武公，「趄祖」當指桓公，鼎銘稱為「先祖趄王」。壺銘「成考」，鼎銘稱為「昭考成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1286〉

趙誠曰：「『皇祖文武、趄祖成考』，當是中山王的遠祖、近祖和父輩。《中山鼎》銘的「吾先考成王」、「吾先祖趄王」，即本銘的「趄祖成考」。古典文獻提到的中山國君有二，一為首建中山國的武公（《史記．趙世家》），殆即「皇祖文武」之武；一為不恤國政而失國的桓公（《太平御

覽》卷一百六十一），殆即「𧻚祖成考」之𧻚。金文𧻚字後世一般作桓。張政烺以為「皇祖文武」似指周文王、周武王。從中山國本周之同姓來看，也有可能。（古文字研究第二四八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

中山壺「隹（唯）朕皇祖文武、𧻚祖成考」〈4286〉

張政烺曰：壺銘言「𧻚祖成考」，無王字。中山稱王不知起于何年，《戰國策·中山策》：「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其事不早于公元前三二三年，則在王嚳即位以後，此稱𧻚王成王當是王嚳追尊之辭。（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七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鼎銘「𠫑（吾）先禝（祖）𧻚（桓）王，卲（昭）考成王」〈4287〉

唐蘭曰：「𧻚通桓，詩長發傳『桓，大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

極獄熙逗桓慕讀」〈X309〉

裘錫圭曰「趄慕似當讀爲桓謨，桓古訓大，桓謨與上文「井刑帥宇訏謀」的訏謨意近（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八頁史墻盤銘解釋」亟獄逗慕〉〈X309〉

徐中舒曰「逗盤桓也，言其遠」（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三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亟獄趄慕〉〈X309〉

李學勤曰「逗讀爲宣。左傳文公十八年「宣慈惠和」國語周語「寬肅宣惠」，宣都與和義近，前人釋爲徧，恐未必妥當（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亟獄逗慕〉〈X309〉

戴家祥曰「⿰彳亘史⿺辶亘毁作⿰彳亘，說文『⿺走亘，田易居也，从走亘聲』，古文从走，亦可作⿺辵亘。說文⿺走亘或體作⿺走亘，曾子簠⿺走亘作⿺走巽，居簋⿺走亘作⿺走亘，是其證。⿺走亘通桓，周頌桓「桓桓武王」，魯頌泮水「桓桓于征」，書牧誓「尚桓桓」，號季子白盤作「⿺走亘⿺走亘子白」，陳侯因𪒠敦「孝武桓公」，即史記齊世家之齊桓公午。秦公毁「𧾏𧾏⿺走亘⿺走亘」，即爾雅釋訓「桓桓烈烈，威也」。慕，思也。亟獄⿺走亘慕，言敬思威儀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二頁墻盤銘文通釋「亟獄⿺辶亘（桓慕）」〈文物〉

周法高曰「李學勤釋『亟獄⿺辶亘慕』為『敬謹和愛』可從。唐蘭、裘錫圭釋『⿺辶亘慕』為『大謨』，恐非。徐中舒釋『亟獄⿺辶亘慕』為『近者喜而遠者慕』非是。⿺辶亘⿺走亘同字，从走與从辵同。說文卷二上『⿺走亘，田易居也，从走亘聲，羽元切』。」

陳世輝曰[引]：「亘通桓，當大講，慕讀謨，桓謨指天子的雄才大略，吴通皓，昭通昭，吴昭是叠韵連綿字，和皓皓或昭昭相同，亡昊即無斁，這兩句的意思是，都特別注視天子的桓謨，彰明昭著，臺不衰斁。」[15]（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四頁牆盤銘文解說）「亟獄亘慕，吴綯亡昊」〈269〉

桓〈2286〉「[走亘]祖戍考」〈2287〉「虘吾先禝祖[走亘]桓王」〈309〉「亘根、獄熙亘」

「慕謨」〈333〉「亟[走亘]、[走亘][走亘]以夊至趣」

⿺走甫說文所無



衛鼎甲〈2337〉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九六頁云『⿺走甫說文無，玉篇⿺走甫同逋也』⿺走甫在衛盉及衛鼎甲乃人名。」

〈2336〉「燹⿺走甫」〈2337〉「邑人⿺走甫」

歬[a] 前 篆隸 〈0034〉 歬[e] 進 〈1355〉 歬 旗 丙組 〈ZJ33〉

白川靜曰：歬訓作不行而進謂之歬，徐灝說其義曰：凡人所止之處，進乎此為前，退乎此為後，不待行而進，乃謂之前也。若進至其處，則所謂前者更在前矣，故曰不行而進謂之前。人不行而能進者，唯居於舟為然，故从止舟。止者人所止也。

文源亦曰：象人足在舟上，前進之義。

廣義校訂曰：按舟之見止，必有止之於其歬者，故以止舟會歬之意，其義甚妙，不明其理，而以人止舟中為言，牽強甚矣。

然此等說解皆爲牽強之說也與字形不合六書疏證以舟解作履曰

前字所从之舟非舟車之舟乃履之初文古出則納履出聲脂類聲變爲先

蓋以字爲著履於足之形也其說亦見于楊氏述林九八所引郭晉稀之說

字爲洗之初文謂洗足也舟形之字爲金文之字形也乃盤之形金文盤字从此形亦以水盤洗足之象也洗濯手足之事亦爲修祓之重要儀禮士冠禮亦記設洗之事然自外而歸時洗足者乃洗去足所附著之污穢而修禊之有防止外部之邪氣之侵入之意也杜甫之彭衙行述赴靈武途中經孫宰之家而受其厚遇時曰延客既曛黑張燈啓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

我魂从此出妻孥相視淚闌干對旅途疲倦之杜甫一家人在入室之前行洗足燒紙之事此乃招魂續魄即招魂之禮也其即意味洗足之事也論衡譏日篇洗去足垢漢書黥布傳注洗濯足也說文水部上——亦曰洗洒足也則亦可知也然其中有絜齋之禮之意義而用盤也死喪之時亦行其禮前爲洗足而除其趾爪剪字有剪除之意亦此故也从前之字多承歬之聲義其後前後之前專用剪爪之意之前而失歬字然金文所見之前文人之語皆用此字又卜文亦有前字仍是于盤上作止字多从行行亦可以爲前進之意然仍以爲乃表示旅次之時之儀禮者較爲妥當也說文新義卷二上三三〇—三三二頁

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歬 契文 金文

肯 篆文

字形獨立之一字也在契文字从𣥠或亍故此字必與步行或進行有關金文及篆文爲省略形

此字之成爲問題者乃說文之解釋說文曰不行而進謂之歬謂不行者歬字明顯地从止字也然歬前之古文本來乃進之意既曰止則不得言進也故說文之解釋並不妥當止足趾也舟一望而解作象形然林義光曰

歬从止在舟上此舟乃象履形非象船形說文履下舟象履形此其例也（國學叢編第一期第四冊）

余即以爲乃象履之形者也契文字亦从舟亦當作同樣解也是則歬字應解作足與履之會意字也

字音昨光切此音表示穿履之穿之意也穿之本字也當為足

穿履之意

字義觀契文字从彳或从亍則為穿履而進行于道路之意此

為進之意也為前後之前之本字後字从亍即可知也金文及

篆文省彳也(漢字之起源六三六頁林潔明譯)

格〈Q228〉「用追孝孝侃前文人」「前文人其嚴才在上」〈Q290〉「其各

前文人」〈Q298〉「降明黔辟前背王」〈Q299〉「用喜侃前文人」〈Q333〉

「用卲各喜侃樂前文人」

歸

0163

a 歸 不从止𠂤

女帚𠂤 帚字重見 <3580>

九 𠂤 𨸏字 <2718>

白川靜曰歸訓作女嫁也金文之例則僅用為來歸歸餽之義嫁歸之義蓋其後之用法也謂字从婦省者亦以卜文婦字作帚从止婦省聲段注曰當云从婦止婦省从止者以為乃止于其家之義戰國策趙策四有媼之送燕后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毋使返魯之公孫歸父蔡之公孫歸生皆字子家皆取嫁歸之意字為𠂤聲然吳夌雲小學說中說家歸二字曰

家之从豭省聲歸之从𠂤聲並不得其解疑家又居之別出字至歸字又从家化出蓋女以男為家故婦人謂嫁曰歸女之必歸於男物各有所止也故从止曲禮下納女於大夫曰備洒掃吳語曰一介嫡女奉箕帚以晐姓于王宮故婦字从

帚而歸亦从帚必从𠂤聲者蓋以歸有投擲之義也廿六實亦
兼居家二音
六書疏證中改為帚聲然馬氏之音讀說多無理者
卜文金文之歸字大抵皆从𠂤从帚止則至金文後期始加上
从而應以从𠂤帚者為其初文也會意之字也𠂤上一四作小阜
也以為乃堆土之象然卜文金文所見之字形皆作𠂤非小阜
之象而是臠肉之象辥孼之初文中有从此形者亦劉肉之象
也小臠之肉乃祭宜多諸字之所从大臠之肉則作為行軍之
際祀軍社及其他而以之為脤於駐屯之地設祭所而祀⿰𠂤束即
其字謂軍之宿次也其有祀肉之處為軍之宿處而謂之曰⿰𠂤束
𠂤為其初文卜文金文中師長軍團之字亦用𠂤置肉之屋或
室曰官館字从之携𠂤而追敵曰追軍行之時祀𠂤而受脤歸還

之時復納之于廟故歸字从𠂤帚非洒掃之意用帚之處者廟
寢也寢為廟中持帚之象也帚為縮酒之束茅之象並非掃除
之具也卜文中帚字多有附加水點之形乃灌秬鬯于此以其
芬香迎神之意也在其寢廟中將出行之際所受之脤歸于廟
寢之禮曰歸乃吉自軍旅歸來而祀者也故歸之本義謂軍之
歸還也因其禮歸脤肉故又為歸肉之意以軍之歸來之意引
申謂一般之歸還也令彝明公歸自王小臣諫段雩厥復歸在
牧𠂤令鼎王歸自諆田等皆為歸還之意不嬰段命來歸獻禽
庚壺歸獻于靈公之所等亦用為凱旋之意謂告捷獻禽之禮
也歸用為餽饋之意者本來出自此種有關軍事之事者也如
中方鼎 二 中乎歸生鳳于王蓋以其所捕獲歸之也歸字用如
辂子卣王命士道歸辂子鹿三大體為用于生物之語也……歸

用為女嫁之意者蓋婦人有歸廟之禮廟見之禮其禮有與歸之禮相似之處故也即乃轉義也然說文以轉義為本訓者也說文新義卷二上三三三—三三五潔明譯

九白川靜曰歸饋遺也遺禽獸之側中有如中方鼎之中乎歸生鳳子王有遺生鳳者歸本謂歸旅凱旋奉胙肉於寢廟之事卜文从𠂤从帚𠂤為軍行中所奉之脤肉帚寢也乃納脤肉于廟之禮也故贈祭祀之牲亦用其字金文通釋第十四輯八三六頁七五駱子白林潔明譯<2718>

〈又912甲〉「公歸，禦於周廟」；

〈又304〉「王歸，自成周」

[a] 登 𣪘父丁鉼 〈04.14〉 [c] 散盤 〈16.10〉

加藤常賢曰登  契文  金文

 籀文 豋 篆文

字形並非如說文所云會意字而是形聲字也篆文从𣥠（左右足趾之形，踩住之意〈意符〉）豆聲（聲符）之形聲字也契文金文籀文則从𣥠（意符）弄聲（聲符）之形聲字

字音都滕切豆或弄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上升也

字義兩足踩住而升之意也上升于車或上升于山亦同意漢字之起源七三三頁林潔明譯

〈Q22〉「𠫓女汝十五易登場登」〈Q189〉「登作𨻰彝」〈Q190〉「登作𨻰彝」〈Q191〉「登作尊彝」〈Q192〉「登作𨻰彝」〈Q193〉「登作𨻰彝」

a


步 𢀛〈2020〉

b


𡉨 先〈803〉

c


𡉨 先〈538〉

兆 圖兆域〈2289〉

「从丘跃足，以至內宮六步」〈2289〉「从丘跃足至內宮廿三四〈2289〉步」

〈2289〉「从內宮，以至中宮卅步」



唐蘭曰『鉞字从:，戉聲。凡从金的字，古文字常从:，所以鉞就是戉字。歲从戉聲，說文从戌聲是錯誤的。甲骨文常用戉或戌代表歲字，金文也用戉字代表越國的越，此處也應讀作越，越、奪音近，孟子·萬章「殺越人于貨」，就是說殺人和搶人財物。(文物一九七七年八期九頁西周時代最早的一件銅器利簋銘文解釋)』〈2308〉

周法高曰『利𣪘「戉（歲）鼎（貞）克䎽（聞）」當從于省吾釋。唐蘭讀為「越鼎克昏」，語譯作「奪得了鼎，打勝了昏（指商紂）」，非也。』

于省吾曰『歲貞克聞，今先將歲貞和克聞分別加以解說，然後再詮釋全句的含義。

銘文的歲貞歲指一歲言之貞字原作鼎乃鼎的分化字甲骨文的貞字有時也作鼎說文謂古文以貞為鼎籀文以鼎為貞按古無舌上音故貞讀如鼎二字通用歲貞指貞問一歲之大事為言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于蓍龜又國大遷大師則貞龜至于甲骨文與師出征之貞習見迭出并不限于歲的貞卜……歲貞之歲也可以解為歲星國語周語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韋注歲歲星也鶉火次名周分野也又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韋注歲星所在利以伐人關于歲星有利于所在之國也見于左傳昭三十二年史記天官書淮南子天文訓按典籍每訓鼎為當如果把歲鼎解為歲星當前于義可通但歲鼎又以兗聞為言未免費解故特提出以供參考(文物

郭鼎堂曰「戠字是歲的異文，从月不从肉，銘中月字及从肉之字可証。歲積月而成，故字从月」（文史論集三三五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大司馬邵鄢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戠歲」〈見2〉

商承祚曰「從「敗晉帀師於襄陵之戠歲」及「戠歲𦏁能返」兩戠字確讀為歲字以後，可糾正楚王酓肯鼎和酓肯盤「以共供戠棠嘗」之「戠」為「歲」而遍去釋「戠」之非。又知其字从月，與甲骨文歲之作戠有其共同之點和源流所自」（文物精華第三集第四九頁鄂君啟節考〉〈見2〉〈見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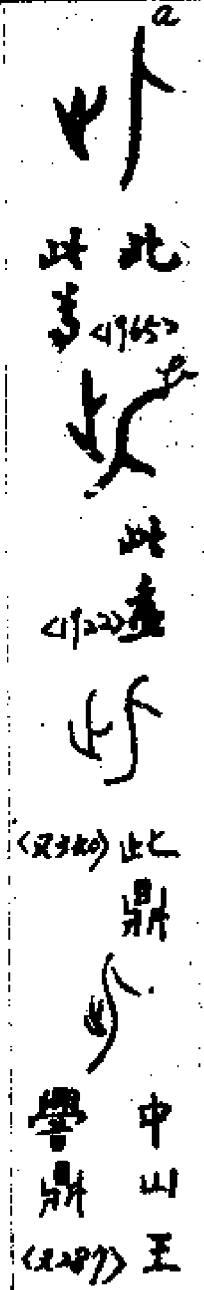
〈又2〉「大司馬卲𨜏敗晉帀(師)于襄陵之𢧵(歲)」「𢧵(歲)䶂(能)返」

〈又3〉「大司馬卲(昭)𨜏(陽)敗晉帀(師)於襄陵之𢧵(歲)」「𢧵(歲)䶂(能)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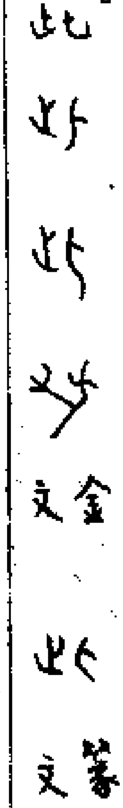
〈又36〉「陳喜再立事歲」〈又216〉「公孫竈立事歲」〈又305〉「𢧵(歲)鼎貞克䪿闌」

〈又367〉「秦客王子齊之歲」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加藤常賢曰：此



字形說文曰：从止从匕。匕相比次也。

以為會意之字，然段注箋及通訓定聲並以為匕聲形聲字也。

然觀金文之字形，乃从匕(人)及止(足趾)，匕聲會意兼聲之字也。

字音此雌代切，匕表示此音，匕正如此字形所示，乃不能直立身體而步行，雙足柔弱之癱子之形也。故在此表示不能動之意。

匕字乃癱子之證據，則說文有「呰，瓜也」

此一意義之窳之本字為㼌然爾雅釋訓作

訿訿莫供職也

郝義行義疏說明之曰

召旻傳云訿訿窳不供事也釋文引說文窳嬾也然則訿訿者惰窳之態

關於呰窳之詞則有

漢書地理志楚地注應劭曰呰弱也 師古曰呰短也窳弱也言短力弱材不能動作

又有

呰窳集解曰弱也（史記貨殖列傳）

呰窳之呰乃柔弱義（呰字下徐灝段注箋）

卑呰而前注佞人兒（史記日者列傳）

是其證也。字義不能步行之難子之足趾之意引申而為不能動作之意，故說文釋此字為止也是也。作為引申義則為不動之此處之意，更引申為此物之此之意（漢字之起源四七一頁林潔明譯）

〈又87〉「此易言而難行施也」〈又340〉「嗣司土従毛弔叔右此入門」

〈又340〉「王乎呼史翏冊令命此」曰」〈又340〉「此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令命」〈又340〉「此其萬年無疆」

正

0168

a 
正卯鼎 <2.220>

m 
<0676> 森


王孫誥鐘


北域圖 <2289>


鋪盂 <2295>

白川靜曰稱作正𠂤者僅見於本器蓋因作冊乃祭祀官之正長也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二七頁六〇）參彝林潔明譯

<大10> m. 白川靜曰君敬乃正與上文之君文王令二三正語例相同正為正事謂其職事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頁六七二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0676>

正△月初吉丁亥鄦王之子庚兒」<2.56>「隹（唯）正△月初吉丁亥」<2.57>「隹（唯）正△月初吉丁亥」<2.82>「隹（唯）正△月初吉丁亥鄦王之子庚兒」<2.106>「隹王正△月」<2.151>「正△月初吉庚戌」<2.175>「隹（惟）正△月初吉」<2.200>「隹正二月既死霸壬戌」<2.203>「唯正△月初吉丁亥」<2.204>「唯正△月初吉庚午」<2.289>「正△奎宮

方百七犬」⌊〈0291〉「佳正月初吉庚午」⌊〈0295〉「佳唯正月初吉」⌊〈0298〉

「唯王八祀正月」⌊〈0296〉「正乃辟安德」⌊〈0302〉「佳唯□王正月初吉乙」⌊〈0304〉「佳唯正二月初吉」⌊〈0337〉「佳惟正月初吉庚戌」⌊〈0337〉

「正□遁乃嚎飘屬白」⌊〈0328〉「佳惟九年正月既死霸魄庚辰」⌊〈0362〉

「唯王十又八年正月」⌊〈0373〉「牧正父己」⌊〈0520〉「佳正月初吉丁亥」⌊〈0649〉「丁亥欺商賞又右正嬰貝」⌊〈0669〉「佳正月初吉丁亥」⌊

 之　中山王嚳壺〈0286〉

 兆域圖〈0289〉

張政烺曰：乏，匱竭。《左傳》襄公十四年「匱神乏祀」。（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二一六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乏其先王之祭祀」）〈0286〉

趙誠曰：乏借為廢，音近而通。（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二五一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乏（廢）其先王之祭祀」）〈0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莊子天地「無乏吾事」釋文「廢也」。（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朱德熙、裘錫圭曰：「兆域圖記王命的一段銘文說「王命賙為逃乏闊閥狹大小之叫」……「逃乏」當讀為「兆法」……「兆法闊狹小大之叫」指整個陵園設計的規劃（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四－四五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0289〉

張克忠曰「乏、假借為窆、說文「窆、葬下棺也、」（故博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中山王墓青銅器銘文簡釋」〈0289〉

徐中舒伍仕謙曰「乏、反正為乏、言反復也。此為宮禁反復搜檢人身吏役之稱。」（中國史研究九四－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乏潤（㵎）閑」）〈0289〉

〈0286〉「乏其先王之祭祀」〈0289〉「王命賙為逃（兆）乏（法）闊（闊）狹小大之㕧」〈0289〉「建進退□乏法者」

是 是

毛公鼎 是、中山王譻壺〈2286〉 是 中山王譻鼎〈2287〉

張政烺曰「是讀為寔。（古文字研究第一二二頁「中山王譻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是〔寔〕有秅〔純〕惪〔德〕遺思〔訓〕」）〈2286〉

趙世綱劉笑春曰「是可能為是字。中山王錯方壺銘文寫作是，毛公鼎寫作是。潢川縣磨盤山出土黃國銅鐳寫作足。與此字近似。春秋青銅器銘文中有些語句和此語相同，如陳公子甗「子子孫孫是尚」，中鼎「子孫是尚」，喪歲賓鈚「子子孫孫永寶是尚」等（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九一—三〇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萬年無諆，子孫是制」）

張政烺曰「是惟二字構成一個詞，古書中常見，毛詩中寫作寔維，如魯頌閟宮「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商頌長發「允也天子，降予

「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寫作時，如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時維姜嫄」——「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惟也寫作為，如國語晉語二「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寔為惠公」晉語六「乃納孫周而立之，寔為悼公」可見「是」惟就是現在普通話說的「就是」（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三〇一——三十一頁哀成叔鼎釋文「嘉是寔惟哀成弔（叔）」）

〈2106〉「永保是从」〈2286〉「是寔有軏，純惠德遺忠訓」〈2289〉「佳惟盧，吾老賈是寔克行之」〈2520〉「子孫永寶是尚」〈2669〉「子孫是制」

0171 遳

[a] (ancient glyph) 遳

盂鼎 不从辵

𤔲字重見 <0676> 從

盨蓋 <2362> 駒父

<0551> 戠簋一

從

蛮壺 <2288> 㫃嗣哥

c,d 白川靜曰遳說文解作先道之義然文選大系中以為虛詞謂即相當于尚書中語詞之率又積微居中以為遳即率師也以𤔲率二字連文而曰

若以𤔲𤔲為一讀師人众多要得一一錫之邪

按遳用為名詞之例全文未見參考師寰𣪘銘命女遳齊币𠭯𠭯𢦚左右虎臣正淮夷之例則用作動詞也𩰫羌鐘銘有遳征秦遳齊有遳征之語本銘雖亦用遳征之字然在此銘征為征取之義與下文之𧴪相連(全文通釋第十三輯七二九頁六三小臣謎𣪘林潔明譯<4357>

張政烺曰《說文》：「達，先導也」。經傳以率或帥為之。（古文字研究第二四〇頁中山國胤嗣𧊒壺釋文「達(率)師征郾(燕)」〈2288〉「以不達(率)𠂤(夷)敬忠順天惠德」〈2287〉「含(今)虞(吾)老賈親達(率)參三軍之眾」〈2288〉「達(率)師征郾(燕)」〈2351〉「或達(率)有嗣(司)」〈2349〉「王用肇吏(使)乃子或達(率)虎臣御(禦)淮(淮)戎」〈2362〉「南中(仲)邦父命令駒父殷即南者(諸)侯(侯)達(率)師高父」

徒文

楊徒簋〈375〉

徒女

師寰簋〈381〉

徒

鄂君啓節 車節〈文?〉

〈文3〉「女如榴徒」〈文90〉「虢大子元徒戈」〈文197〉「公逌命酉辭徒

圍文」〈X424〉「徒」〈X425〉「徒」〈X426〉「徒」〈X486〉「元阿左造徒戈」

遾 說文所無

小盂鼎〈0677〉

白川靜曰：「遾字見於說文，作𨘢，治罪人也，乃訊鞫之義。詩公劉傳訓『究』也。」者，即其意也。詰問酋之背叛周室之理由也。此部分若以文意補足之，蓋或作「王令燮遾𨘢燮迺即𨘢遾厥故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九四頁六二小盂鼎 林潔明謹〈0677〉）

郭鼎堂曰：「盂拜稽首，□𨘢進，即大廷，王令燮遾𨘢，□□即𨘢遾氒故之語，即言以所生禽之酋長引至王前，王乃命名燮者之重臣訊其酋何以叛亂之故。」（兩考三六頁小盂鼎）〈0677〉

<0677>「王令燮遜鼂」

<0677>「□□燮迺即鼂遜氏十故」


[a]

中延彝〈0632〉


[g]

說文或从彳
大保簋〈1323〉



利簋〈2308〉



史牆盤〈2309〉



中山王嚳鼎〈2287〉

白川靜曰：「征舊釋為征。征字在征盤作征，征乍周公隮彝周公之子也。井侯征即指其人，「井侯征事」者，與焚殷所云之「井侯服」相同，不過麥乃任作冊之職，因為參與祭事者也，故不用服字而改用事字。事者，指祭事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二二頁六〇麥盉 林潔明譯）〈1750〉

白川靜曰：「第二字容于、陳三氏皆釋為征，字分明作征。征有之往、出、侍等義，與征役字不同。」（金文通釋五輯二一四頁十八剛劫尊 林潔明譯）〈0168〉

〈又20〉「毛公遣仲征無粟」〈又82〉「周征用行用鄦用鬻」〈又129〉「隹周
公于征伐東尸豐白薄古」〈又208〉「澆川上啟从征董不絲」〈又209〉「
啟从王南征遹山谷」〈又222〉「周征茲氏」〈又280〉「唯曾白文乍⊠鄗
鑄用征行」〈又287〉「以征不宜義之邦」〈又288〉「達辛師征鄭燕」〈又308〉
「珷武征商」〈又309〉「遹征三四方」

[古文字][a] 過 省口 左傳襄四年杜注過口 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 過伯簋<1190> [古文字][b] 過 過伯爵<1808>

a 白川靜曰：過字之冎亦見于卜文，大系中論過之地曰：

古有過國，左傳襄四年，寒浞處澆于過，杜注：過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是此過伯或即其後。

以地求之，於東萊之地未免過遠，亦難與南征發生關係也。字或从渦之省文，或即左傳莊三年公次于滑之滑，亦未可知。杜注：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後漢志則屬襄邑附近之大康附近有渦水，東南流入淮水，自此稍南即為古之楚荊之地，伐楚荊時過伯蓋在其地，附近滑渦水與過伯之名蓋亦有關聯。[b]

文通釋第十四輯七七六—七七七頁六九過伯設 林潔明譯

<1190>

于省吾曰："西周器過（過）伯簋和過伯爵的過字所从的咼，與甲骨文同形。咼既為古文骨字的初形，骨、過雙聲（并見紐一等字），故過从骨聲。古鈢文"陰滑"之滑右从骨作骨，為小篆所本。"（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六九頁釋咼）

唐蘭曰："左傳襄公四年杜預注："過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是續漢書郡國志東萊郡掖縣有過鄉，古過國。按前啟尊，啟自黄縣，在掖縣之東北，同屬於山東半島北部，相距不遠，那末，昭王南征時，東方國家的從征的是不可少的。"（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七三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一過伯簋"過白（伯）從王伐反刜（荊）"）<1190>

α  進 呂卣 <5422>

 中甲 盤 <9916>



 中山王 嚳壺 <9286>

兆域圖 <9289>

朱德熙、裘錫圭曰：「……銘文「退」上一字从「𦘒」，即「津」字聲旁「𦘒」與「進」古音相近，說文「璡」下云「讀若津」可證。銘文「𨖼」當讀為「進」。「進退」猶言「損益」「出入」，引申為「遵」「失」「不遵从」的意思。銀雀山漢簡的一種佚書裏有「欲其吏大夫之毋進退，禁令以相為之語」，「進退」的用法同此。」（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五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兆域圖「𨖼退迮乏者死亡若（赦）」<2289>

徐中舒、伍仕謙曰：「建同書，讀以財貨為禮也。退當讀如退食自公之退，言避退免為他人所見」（中國史研究九四－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建退迮（致乏者）」<2289>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七五頁建字下收中山王墓宮堂圖。蓋用徐中舒說也。非是。今補於此。

〈0286〉「進△臤賢散措能」

〈0289〉「建進退□法者」

0178 䢨

a. [seal glyph]

b. [seal glyph]

造 說文古文作䢨 從舟 頌 叔 〈67/〉 造 呂下 韋戟

周法高曰：古文字形表五九頁造字下收呂不韋戟，今據補。

白川靜曰：造德之語亦不見於他器銘，然蓋為敬雍德經之意。〈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四三頁六〇麥尊，林潔明譯〉〈大1〉

周法高曰：大系頁四〇麥尊：「用龏侯逆舟造……冬（終）用竉德妥（綏）多友（祐）」。按，附錄下3059有「造」字，見於「用卿（饗）王逆造」。當與麥尊此字相同。卷七0997有「寤」字，郭氏亦釋為「造」，三者可互通，而容氏分為三處。

戟「〈2.32〉相邦義之造」〈2.66〉「丞誰造」〈2.74〉「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2.135〉「廿一年寺工獻工上造但」〈2.184〉「三年上郡守□造」

〈Q185〉「廿七年上守趙造△」〈Q187〉「王六年上郡守疾之造△」〈Q246〉「卅
二年奠命楯潘司寇肖趙它生庫工币皮耴冶君启造△」〈Q247〉「卅四年奠倫楯潘司寇肖它生庫工币皮耴冶君竣
造△」〈Q248〉「元年奠倫楯潘司寇芋慶生庫工币皮耴冶君貞
造△」〈Q249〉「二年奠倫楯潘司寇芋慶生庫工币皮耴冶君竣
造△戟載束刺」〈Q250〉「三年奠鄭倫楯潘司寇芋慶左庫工币
御新冶君弱造△」〈Q251〉「四年奠倫韓□司寇長張朱武庫工币
弗悆冶君敗造△」〈Q252〉「五年奠倫韓□司寇張朱右庫工币皂
高冶君鑄造△」〈Q253〉「六年奠倫𠔏㬝司寇向□左庫工币全
倉慶冶君□造△」〈Q254〉「七年奠倫𠔏㬝司寇史墜左庫工币
全倉慶冶君弱造△」〈Q255〉「八年奠倫𠔏㬝司寇史墜右庫工币
皂高冶君□造△」〈Q3977〉「廿一年寺工獻工上造但」〈Q4517〉「廿六年

蜀守武造」〈X463〉「元阿左造徒戈」〈X5A4〉「八年相邦呂不韋造」

〈X247〉「啬中仲三作白旧星止之造戈」〈X658〉「臨汾守曋庫係工歆造」

逾

0178A

逾

逾　鄂君啟節舟節

「逾沽湖，让上灘漢」〈又2〉

商承祚曰：「舟節凡所謂『逾』是指穿越，如逾漢、逾江是自此岸渡至彼岸。」（文物精華第三集五三頁鄂君啟節考）〈又2〉

周法高曰：「說文卷二下辵部：『逾，越進也，从辵俞聲。周書曰：無敢昏逾。』羊朱切。」

于省吾曰：「舟節在稱庚之外，又稱逾让入，均指水行言之。其稱逾者有四：逾沽、逾漢、逾夏（夏水）、逾江。凡稱逾者，指越過此水而達于彼處言之。」（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五頁鄂君啟節考）

釋〈又2〉

〈又2〉「逾△沽湖，让上灘漢」〈又2〉「逾△灘漢，庚鄞汪」〈又2〉「逾△頸(夏)內入郢」〈又2〉「逾△江，庚彭𨛬」

a 迨 戍甬鼎 王令宜子迨西方于省 迨当读作會 說文會古文作佮从彳与从辵同义 <617>

佮 史䢔 <x309>

司 麻鐘 〔麻〕組 <x335>

赤塚忠曰 佮字當即說文之

䢔 遝也 从辵合聲

䢔字然甚義則為

會 合也 从亼曾省 曾益也 佮古文會如此

應解作會 容庚代〈金文編〉（殷金文考釋七〇頁 俎子鼎 林潔明譯 <617>

白川靜曰 䢔 說文 䢔 遝也 䢔遝 疊韻之字也 沈兒鐘 龢會遺百生之會 遺其意相近〈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三一頁六〇 麥尊 林潔

明達〈大9〉

唐蘭曰：「迨通合，書皋陶謨『翕受敷施』，合受與翕受同」（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迨受萬邦」）〈X309〉

戴家祥曰：「㢈鐘（丙組）迨作㢈，字亦見禹鼎『肆予鼎（則）王命俎子迨西六𠂤，殷八𠂤』，遺于四方，迨王大祀，祓于周』。說文：『迨，遝也』。玉篇侯閤切，五篇一二七音胡答切，是皆讀迨為合。大誤。按三體石經文公『敎會晉侯于戚』，古文以佮為會，說文會古文作佮。按古彳、辵每每通用，返可寫作彶，後可寫作逡，復可寫作退，是迨之為佮，亦即會之古文，信矣。周禮春官大宗伯『時見曰會』，大祖

江漢」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孔穎達以洽為和洽，蓋不知洽為佮之字誤（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五頁墻盤銘文通釋「迨會受萬邦」）〈X309〉

徐中舒曰「迨同會，三字石經古文會作佮，偏旁从彳與从辵之字古多通用，會合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三九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

李學勤曰「迨即會字，廣雅釋詁三「聚也」，受同上，書「親也」，文王將西伯，當時已有許多方國服屬于周」（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０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迨受萬邦」）〈X309〉

陳世輝曰「逾通匌。說文『匌，帀也』，帀即周匝的匝，引申是全遍的意思。」匌𠭯是說遍有。與牆盤一同出土的㾓鐘銘文說「匌𠭯萬邦」（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八年三期），逾字正寫作匌，可以証明。（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三頁牆盤銘文解說）「逾𠭯萬邦」〈Ω309〉

邦〈Ω309〉

「上帝降懿德大甹（粤）匍（敷）有上下，逾𠭯萬邦」〈Ω331〉「逾𠭯萬

0183 𧾷速

速 詩伐木以速諸父

弔家父匡用速先[illegible]諸兄 <1441>

<Q2187>「史速作寶方鼎」

<Q2119>「史速作寶隮彝」



逆 令盨 <1377>



伯寬父盨 <0534>



鄂君啟節 舟節 <02>



同上 車節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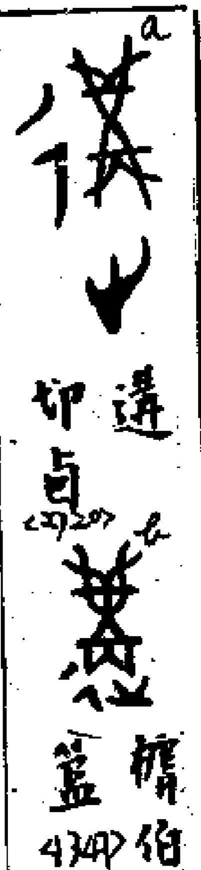
衛鼎 乙 <X338>



中山王嚳壺 <X286>

周法高曰：古文字形表六一頁逆字下收九年衛鼎、鄂君啟節、中山王壺，今據補。

<X2>「載歲尹逆。」<X3>「載歲尹逆。」<X286>「則尚（上）逆於天」<X286>「不騏辨逆。忠順」<X286>「隹（惟）逆生禍」<X313>「女（汝）期其用御（饗）乃辟軝侯逆。𫊣出內（入）事（使）人」<X336>「卿（饗）逆。酉（酒）」<X336>「逆。者其卿（饗）」<X362>「逆。見我」<X362>「尖（小）大邦亡敢不□刻具逆。王命」<X337>「于邵（昭）大（太）室東逆。燮（營）二川」<X337>「乎（呼）歐逆。朔疆罕遠鄙田」<X338>「逆。者其暇賸」



白川靜曰：此銘之句讀諸家其說各異。

吳闓生　獻白于遣，王休亡尤。

郭鼎堂　獻白于遣王休亡尤

楊樹達　獻白于遣王休亡尤

陳夢家　獻白于遣王休亡尤

吳氏以遣為祭名。郭氏謂「于遣」王「休」與「令毁于伐楚白」同例。楊氏釋于為往，以「休亡尤」與兮甲盤「休亡敃」師寰毁「休」又成事等同義。下文所記之事實乃與麥尊中有「侯見于宗周亡述」者相同。惟被處言見此處言遣字異而義同。吳氏以遣為祭名，金文中並無其例。郭氏謂與「于伐楚白」相同之說與義例不合。楊氏

之以遣與見相同。金文中亦未見其例。陳氏無句讀，其解釋難知。

遣者，殷器中多見。然大抵其下與于字連用，且祭名在其下，如卯其卣「一遣于妣丙彤日」，豐彝「遣于武乙彤日」等。又如祭名之情形中，則如「遣于妣乙武乙夾」等，記祖妣之名。遣字似無用作朝見于王之意之例。周器中多用逆，如麥尊「侯見于宗周，亡述。逆王客葊京彫祀」。恐此器中之遣，乃用同殷器之遣。麥尊之逆之意。王之下，畧去其所行之祭祀之名者也。因而以楊說之句讀為是。其字乃殷器之遣之義，有來助祭之意。故下文承以「休亡尤」，史頌段之「休」。又成事者，言完成遣省而有成果，與「休亡尤」為同例之語。休者，休善，言善終其事也。「遣于」之于，在殷器中亦有省畧之例。然本器作于遣于，語詞也。或作于往之義，亦可通。

獻自助王祭祀其禮順利完成故對從其事之臣獻賜賞也（金文通釋纂九輯五。六—五。八頁四九。獻殷林潔明釋）4347

于省吾曰「甲骨文于祭祀言遘，開始于第二期。前引第一條，先言乞彡魯于上甲，彡魯均是祭名。既已祭祀，鬼神降臨，再言其遘，是說應該與之相遇。最後又从戉，指祭法用牲言之。但甲骨文文法變化無常，也有先言祭法，而後言遘者，前引第五、六兩條是其例。商代金文也有于祭祀言遘的記載，例如：卲其卣的「遘于妣丙彡日大乙奭。隹王二祀」。鍒簋的「唯王廿祀魯日，遘于妣戊武乙奭」，可以和甲骨文相印證。（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一七九頁釋遘）

孫稚雛曰「陳夢家說「所謂遘于者遘于某種祭祀，此段所記為遘于四方會王大祀於周，依殷制月名通常在遘于之前，此則

在從康誥之首有「四方民大和會……見士于周」與此段之句相近。

祒字從示友聲，疑當作祐，「祐于周」當指西土之周（西周銅器斷代（二）一五九頁）

郭曰「遘于四方，追王大祀祒于周」，追同會，祒當是祐之古文，據此，可知彝器之用不僅供祭於祖廟，並可持赴四方盟會及助高祀于天子（文史論集三二二頁）

蔣大沂曰「考遘于無持赴義，追爲會的古文，但既在四方下這斷，則也不能更以之上屬四方而釋之爲四方盟會，增益持赴盟會字以釋銘語，遂使此器既用於宗廟亦用於旅行，疑未能得銘語的真義」「爾雅釋詁『遘，遇也』」遘和遇同義，惟這不是空間上的相遇而爲時間上的相遇，四方此指四方諸國言，「遘于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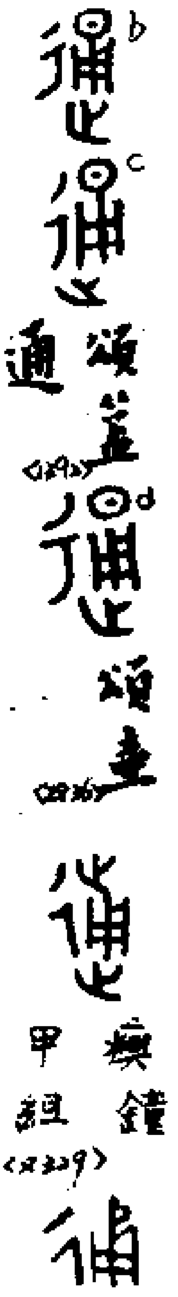
方迨王大祀猶言「相遇於四方諸國會王大祀之時」也，猶言時值四方會王大祀之年。」（保卣銘考釋一二四頁）又說：「依字郭釋為祐的古文，這是完全對的。說文示部「祐，助也。」殷見典禮的四方諸侯會王大祀，主祀者是王，四方諸侯是助王進行祀禮的，這裏說祐，正所以說明會王大祀的四方諸侯在殷見典禮中是處於助祭的地位」，「于周的周應當是指成周而非宗周（同上一二六頁）

桂馥按：二祀切其卣銘云「遘于妣丙彡日大乙奭」，肄簋「遘于妣戊武乙奭」，遘有遇的意思。「遘于四方會王大祀祐于周」是說恰逢四方會王大祀祐于周之年。（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〇〇一二〇一頁保卣銘文通釋遘于四方迨王大祀）〈2725〉

<8496>

「董來邁于姓氏」

0187 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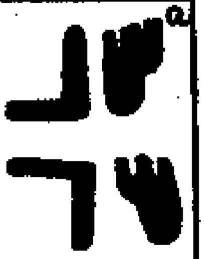
通 頌簋〈0192〉 頌壺〈0236〉 甲 [illegible]鐘〈2229〉 衛鼎乙〈2230〉 或從彳

周法高曰「衛鼎乙『𦉢業俑踊皮二』唐蘭語譯作『給業兩塊鞋面』子皮並註云「屨作踊，是甬形的鞋。左傳昭公十三年『屨賤踊貴』注：刖足者屨也。刖足者無足，所以穿踊。這裏說爲踊皮，疑[illegible]甬的皮。見之於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五五—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illegible]古文字類編一〇四頁及古文字字形表六二頁均將衛鼎乙俑字收入通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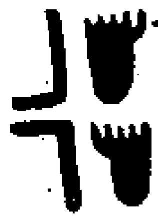
〈2229〉「通录永令（命）」

〈2230〉「𦉢業俑踊皮二」

0188 



徙 徙 龢 <2165>



徙 辭 <2288>



徙 尊 <1955>



徙遽 麃盉 <2270>

<2270> 「徙遽麃作父乙」

返 或从彳 中山王嚳壺(2288) 彼 亂嗣舒盜壺(2288) 返 鄂君啓節 舟節(82) 彼 楚王酓章鐘(2493)

張政烺曰「彼，即返，《說文》：『《春秋傳》返从彳』。」(古文字研究第二七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爲人臣而彼反臣其宗」(2288)

張政烺曰「嚳壺記此事說『爲人臣而板臣其宗』，文義明白。」(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九頁中山國胤嗣姧盜壺釋文)「彼，逆臣其宗」(2288)

周法高曰「說文卷二下辵部『返，還也，从辵从反，反亦聲。商書曰祖甲返。彼，春秋傳返从彳。』扶版切。」

(92)「戩歲龍能返」(93)「戩歲龍能返」(2286)「爲人臣而彼反臣其子」(2288)「彼反臣其宗」

還 免盤 <4xxx>

散盤

父 <2362>

師旗鼎 <2821>

<2821> 「官嗣司豐還△苑左右師氏」

<2362> 「還△至于蔡」

送 讀為朕

亂嗣蚉壺〈0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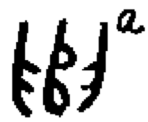
張政烺曰：「送，假為朕。先王指王嚳。」（古文字研究第一輯第二四一頁中山國胤嗣蚉壺釋文）「隹（惟）送（朕）先王」〈0288〉

朱德熙裘錫圭曰：「送似應當讀為朕」（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0288〉

周法高曰：「說文卷二下辵部：『送，遣也。从辵，倂省。𨕲，籀文不省。』蘇弄切。說文通訓定聲『送，古韻大叔于田叶控、送；丰叶丰、巷、送』，大戴五帝德叶用、送。送隸東部，朕隸侵部。不知是否由於形近相通抑聲韻相通。」

〈0288〉「隹（惟）送（朕）先王」

0190 譴



遣 不从辵 <1357>

小臣遣簋 訾字重見



大保簋 从口 <1323>



㝬鐘 <0061>

e白川靜曰：遣間語義不明，然遣字之本義為派遣軍旅，或謂派使者也。于載書之上加上軍社之胙肉，示奉之以行之意者也。間積古以為間隙之意，然若依前後文意，則遣間為尋求和平之行為也。下文之来逆昭王者即其来意也。韓華以為派遣使者之意，曰：

間謂使介。左傳成九云：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0061>是也。（金文通釋第十八輯二六七頁九八宗周鐘林潔明譯

b白川靜曰：亡𠳋亡遣也。𠳋乃遣之初文，大系曰：乃金文常語，遣

讀為謹猶言亡尤亡咎積微居中曰余疑當讀為無愆與來尊之亡尤同義云字為兩手執臼置之於載書之前之象乃表示派遣軍隊時之禮之字也假而用為遣者也」釋參考師大保克敬亡遣者謂達成其征命而無過錯也（金文通釋第二輯六二頁三

大保毁 林潔明譯 <1323>

「毛公遣仲征無需」<又197>

「井白焚白尹氏師俗父遣中」<又221>

「[illegible]𢦏殷御叔史事遣馬」<又20>

0191 遲

遟[a] 遟

仲𢿢父簋遟伯 4370

遟[b] 伯遟父 朿 〈04227〉

〈221〉「遅[△]公入右師旋即位中廷」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a

邐

乙亥鼎 <623>

a 赤塚忠曰：尹光之字，高京殷銘作，說文有邐字，邐，行邐邐也。字形與此最近。于省吾氏解邐為侑也，蓋以音通故也。然當是釃之假借字，釃、縮、莤乃同音同義之字，灑酒于藉茅而祭之事也。(殷金文考釋一一〇頁尹光鼎(60)林潔明譯)<623>



a 遹 <676>

盂鼎 遹省先王



史墻盤 <X309>

白川靜曰：字在金文除遹段等人名外，用為遹省、遹正之義。大盂鼎"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宗周鐘"王肇遹省文武堇疆土"者，皆為循撫遹省其領地而查察之之意。又克鐘銘之"王親命克遹涇東至于京𠂤"，易克甸車馬乘，乃查察涇東地區之軍事嚴于防備北方玁狁之侵寇者也。小克鼎銘"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年"者，乃派克于成周查察，以其成周庶殷構成之成周八𠂤，即殷八𠂤者也。其意，从遹字所从之矞之形象之中亦可窺見。如矞字字形所示，乃象立矛於臺座之形也，即揭舉象徵征伐權之矛，以示威武之字。與以銅劍銅矛治國者相同。矞，說文三上："釋作以錐有所穿也。一曰滿有所出也。"然

與字形不合商亦為與舊同部之字乃樹大辛于臺座之上之象乃表示刑罰權之字也殷以商為其王國之號者蓋亦取其意也歟以此言之則遹並非回辟之義乃示威武而行遹者遹正之義也說文以譎之訓施于遹字蓋說文之時已失其古義者也書康誥祇遹乃文考釋文紹述也詩大雅文王有聲遹駿有聲箋述也者皆以述字說字之義又釋詁以率循釋字尚近于古義者也說文新義卷二下三七三—三七四頁林潔明譯

a 白川靜曰遹省在宗周鐘銘作王遹省文武勤疆土他器亦見大體指特定之地域如成周東國涇東等遹省者巡察按撫之事也故乃對特定之地域而行者也此處大體指戎地也餘論

以遹為語詞，然字乃象樹矛鉞於台上，示威武之象也。遹者之方法亦在字形上表現出來（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六七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676>

戴家祥曰「遹，發語詞，用在句首，並與唯同。大雅文王有聲「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又曰「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義皆為唯，同聲通假，亦寫作越。書大誥「越爾庶士御事」，「越予小子考翼」，義亦為唯，用在句中，可作及解。大盂鼎「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宗周鐘「王肇遹省文武堇（勤）疆土」。遹，猶及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五頁墻盤銘文通釋「遹征四方」）<3149>

李學勤曰「遹，語首助詞」（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〇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遹征四方」）<3149>

馬承源曰「遹」即遹字的另一結體，說文繘字籀文作繘，可證。角津桐遹是周王此次征南淮夷的重要之邦，銘文中角津與桐遹並稱，則伐角與伐津當是有聯繫的戰役，而伐桐遹又是另有聯繫的戰役，這聯繫也許是地域相近的緣故。噩侯馭方鼎「王南征，伐角鄱」，即角津和桐遹的省稱，鄱即遹，皆以番為聲。由噩生盨銘文可以確知噩侯馭方鼎銘文之「王南征」與盨銘王南征淮夷是同一次戰爭，只是盨銘更具體地記載了當時作戰的地點，鼎銘是簡略了。因所記主要為覲見周王，重點不在戰爭。這種征淮夷所記地名簡繁也見於晉姜鼎和曾伯霥簠兩器均提到同一次征淮夷事件，然而所載地名簡繁不同。

以上略去

遹在現存有關淮夷的材料中不見這個地名，因此考慮到可能是音假，經典中的語首助詞如遹聿曰粤等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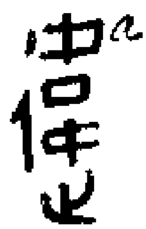
聲相近，互可通假。禮記禮器引詩「聿追來孝」，是詩作「遹追來孝」。詩大雅抑「曰喪國師」，韓詩作「聿喪國師」。穆天子傳「聿將六師」注「猶曰也」。爾雅釋詁「粵，曰也」。越字漢書楊雄傳河東賦「越不可載已」顏注「曰也」。越粵相通，所以這些都是同音或聲近的假字。粵為雩的別構，是小篆譌寫。從音假來看，遹可以假為雩。若以地望求之，銘文中的遹宜是雩婁，雩婁是淮水上游的戰略要地。

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又昭五年「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啟疆待命于雩婁」，其事也見於史記吳太伯世家餘祭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其地是據太平寰宇記在霍丘縣西南八十里，一說在商城縣東北，兩者是一致的。雩婁在淮水上游南岸，沒有問題屬於南淮夷的範圍之內，它與桐相距不遠，也許近大別山，而津臺於東部，桐

遹疊於西部，據銘文遹當要是適宜的看來周室征伐的軍隊穿過了由東至西整個南淮夷的地區，達到大江的北岸。（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六○—六一頁，關於翏生盨和者減鐘的幾點意見，「翏生盨銘文及有關問題」（伐桐、遹））〈1-95〉

〈9309〉「遹征三四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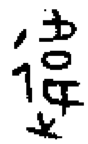
0194 違



違 臣卿鼎〈0563〉



臣卿簋〈0297〉



班簋〈大6〉

a 白川靜曰「違、陳氏釋為遠之義、曰「此銘的公、可能即周公、爾雅釋詁：違、遠也。說文：省視也。此謂周公遠省自東至於新邑……違訓遠於金文中並無其例，以此訓為遠，殆引申自違去之自意圍、違、衛等字立意相同，聲義相同。故違省或即巡省之意」。公違省自東者，與中甗「中省自方」語法相同（金文通釋第七輯三二四頁二八、臣卿鼎、林潔明譯）〈0563〉

a

逹 達 師寰簋〈1381〉

逹 史牆盤〈2309〉

戴家祥曰「達通撻，書顧命『昔者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達殷當讀撻殷，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釋文引韓詩『撻，達也』，禮記文王世子『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成世子之道也』，鄭玄注『撻，擊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六頁墻盤銘文通釋）「達撻殷畯民」〈2309〉

唐蘭曰「廣雅釋詁一『達，通也』，書顧命『用克達殷集大命』」（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達殷畯民」〈2309〉

裘錫圭曰「達𣪘見于尚書．顧命「昔君文王、武王……用克達殷集
大命」近人解釋尚書，多讀達為撻伐之撻，是正確的（文物一九
七八年第三期二六頁史墻盤銘解釋「達」撻殷畯民）〈2309〉

徐中舒曰「達同撻，擊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
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達殷畯民」）〈2309〉

李學勤曰「書顧命「用克達殷集大命」，達，義為通，正義「用能通殷
為周，成其大命」，代殷為主」（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
○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達殷」）〈2309〉

周法高曰「唐蘭、李學勤釋史牆盤之「達」為通，裘錫圭、徐中舒、戴
家祥讀為撻，有商頌殷武「撻彼殷武」為証，可从」

陳世輝曰「達殷」即撻殷，指武王伐紂，撻殷與畯民連著說，畯要讀作訊，畯是古唆字，[illegible]殷銘文說「唆訟罰」，唆就是典籍中的訊字。唆畯同从夋聲，因此畯字可讀作訊，訊是拘執整治的意思。周禮秋官小司寇：「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畯民就是這裡所說的訊萬民，在典籍中也借俊為訊，書多士說：「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俊民也就是訊民，「革夏俊民」與「撻殷畯民」的句法一樣，都是說改朝換代，統治其人民。「畯民」金文中又作「畯正乂民」（大盂鼎），「畯正」二字都是整治的意思。（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三頁牆盤銘文解釋「達殷畯民」）〈309〉

趙誠曰「達殷畯民」之達不宜釋為撻，其實就是通達之達。此用為動詞，周禮·天官·冢宰「達吏」注「達，通也」。通之於上，薦舉之意，謂

察勤勞之小吏而薦舉之也」在這裏則是称包殷代大臣中的賢明者（所謂俊民）予以推薦任用。（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九頁墻盤銘文補釋）(2309)

(2309)「達殷晩畯民

𢀓 連

連 或作遜，非域圖〈2289〉

「恣殃遜連子孫」

朱德熙裘錫圭曰「遜字所从之遜象兩束絲相連，乃聯之初文。戰國印璽文字聯正作遜，又戰國文字遜聲與䜌聲相通，故䜌即䜌字，詳另文）遜从遜得聲，銘文讀為連。」（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一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9〉

徐中舒伍仕謙曰「遜即幾之異文，幾，及也，幾及並群母字，故遜得用為及。」（中國史研究九四—九五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恣(殃)遜(幾)子孫」）〈2289〉

〈2289〉「恣殃遜連子孫」



遹　或作遹、遹盂「天君事使遹事使顯」遹敢對揚」〈X2195〉

白川靜曰「小臣乃官名、遹他處未見，䢃器「余迭斯于」之名不知遹是否迭之繁文」金文通釋一〇、五五、五七四小臣遹鼎〈X2188〉

周法高曰「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二)第一一〇頁（金文論文選第九四頁）28、小臣逋鼎「小臣逋即事于西……」並云「作器者之名原从夫今為簡便計省去」說文卷二下辵部「逋，亡也，从辵甫聲。逋籀文逋从捕」博孤切。遹可能為逋之譌」

黑光・朱捷元曰「此盂的作器者遹，亦即遹，見于清華大學收藏的小臣遹鼎。此兩者疑是一人。西周銅器斷代(二)（考古學報一九五五年第十册一九五五年）中認為小臣遹鼎銘文中仲的寫法與㝬方鼎近似，應為成王晚期時器。似乎論據不足。從小臣遹鼎銘文字體看來，不

能早到成王時期（考古一九七七年一期七一頁陝西長安澧西出土的𨕒盂）〈2795〉西

〈2795〉「命𨕒事使于述遂土隧諆」〈2795〉「天君事使𨕒事使顯」〈2795〉

「𨕒敢對揚」

a

遺　晉遺彔〈0679〉从彳

中山王嚳壺〈2286〉

張政烺曰：「遺字見旂作父戊鼎：『文考遺寶責，弗敢喪』，形義與此相同。（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是寔有純德遺訓」〈2286〉

郭鼎堂曰：「第二字是遺字，從辵旁應从止，此誤爲𠂇，古金文亦往往有誤字，如散氏盤遷字或作𨖍，道字或作衜，即其例。（齊家村第四頁扶風齊家村器群銘文匯釋•𨰻遺簋）〈文15〉

〈文15〉「𨰻遺乍（作）寶匳（簋）」

〈文2286〉「是寔有純德遺訓」

〈文304〉「雁（應）侯見工遺王于周」

0197 遂

[a] 遂 盂鼎 我也

㝬殷 遂命 4678

[c] 小臣遂 4507 簋

中山王 譽壺 12286

a 白川靜曰：遂，王氏釋隊，郭陳等以為乃述字。隊之假借，王氏指出書君奭「乃其隊命」之隊，魏三體石經古文之隊字之字形與此字相近，术乃象之形變，銘文之字乃遂隊之初文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六—六五七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 0676）

白川靜曰：陳邦福氏上三字缺釋，郭氏斷代將第一字釋為遂，亦以唐氏釋作「措」為宜，措有之往出之義，令彝臣辰卣等並其例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三五頁五二宜侯夨毀林潔明譯 4320）

b,c 白川靜曰：述，遂也，徐仲舒氏以魏石經之書君奭中隊作述為例，以為二字同字，郭氏亦引徐氏之說，並指出說文古文之字

形與銘文之字同形。陳氏引說文述循也之訓，以述東陕之字為句，謂循泰山或勞山山脈而進軍也云。（金文通釋第十三輯七二七頁六三小臣謎段 林潔明謹4357）

張政烺曰：「遂見盂鼎謎鼎（金文編八二頁），讀為遂。」（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九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述遂定君臣之謂（位）」（2286）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述（遂）』（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八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趙誠同（見古文字研究第二輯第二五二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容氏逕釋作遂，不如釋作『述』讀為『遂』。」

黑光、朱捷元曰：「述土，簋諆述即遂，述遂同在脂部，古术述衆遂，遂音同字通。遂字與大盂鼎我聞殷遂𡊨命字同，遂土，地名，遂

即郊外遂土連稱如猶召卣之畢土太保簋之余土毫鼎之杞土(考古一九七七年一期七一頁陝西長安澧西出土的遡盂「命遡事使于述遂土隰諆」)〈0295〉

黑光：朱捷元曰遂土尚書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史記作隧集解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周禮遂人鄭注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畿中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焉鄭司農云遂謂王國百里外遂土隰諆當即周王畿中兩個都邑之名(考古一九七七年一期七一頁陝西長安澧西出土的遡盂)〈0295〉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五四七頁隧字下收小臣遡簋及中山王壺並云見廣韻恐非是

〈0286〉「述=遂定君臣之謂位」〈0295〉「命逋事，使于述=遂土階謁」

438a(2-0197)

逃 兆域圖

「王命賙為逃乏法閣闕狹少小大之叫」<2289>

朱德熙裘錫圭曰「兆域圖記王命的一段銘文說

王命賙為逃乏閣闕狹小大之叫。又有事者官圖之。進退迟乏者死亡若不行王命者㤅連子孫其一從其一藏府

逃乏當讀為「兆法」。周禮春官小宗伯「卜葬兆」鄭注「兆，墓塋域」。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鄭注「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兆亦作垗。廣雅釋丘「垗，葬地也」。兆域圖畫的是中山王陵園的建築圖樣，兆法閣狹小大之叫指整個陵園設計的規畫，詳見本文第二部分」（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四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9>

周法高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垗，畔也，為四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垗五帝於四郊。从土兆聲。治小切」說文通訓定聲經傳皆以兆為之。說文卷三下卜部「兆，灼龜坼也。从卜兆，象形。𠧞古文兆省。治小切」說文通訓定聲「兆，假借為垗。……樂記行其綴兆注域也。周書小宗伯卜葬兆注墓塋域也。兆五帝於四郊注為壇之營域也。」又為逃。莊子天下兆於變化。廣雅釋詁三「兆，避也。」兆可假為逃，故逃亦可假為兆。

徐中舒伍仕謙曰「韋乃衛之省文，春秋前期金文衛或作衞（穌衛妃鼎）或作衛（司寇良父簋）其偏旁韋從方與從口同意。口即象方形。此字既從行省又省方為×王命胄為衛者即王命胄為宮衛大臣也（中國史研究九九四-九五頁，中山三器

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王命司馬賙為徫

(衛)」〈文289〉

〈文289〉

「王命賙為逃(兆)乏(法)闊閣(狹)少(小)大之刖」

a 追 召卣 〈2-143〉

追 盗壺 〈2-88〉 胤嗣𧊒

〈8〉「㦰父用追孝」〈22〉「今女(汝)盍追于齊」〈228〉「用追孝孝

侃前文人」〈279〉「[illegible]其用追孝于其皇考」〈288〉「以追庸諸先王

之工(功)剌(烈)」〈329〉「用追孝」〈333〉「追孝于高且辛公」〈351〉「師

氏[illegible]追[illegible]戎于[illegible]域林」





a 逐 逐盨<0840>

b 逐 舊錄

汗蘭大部

長白川静曰「遂毛殆即旞旄。陳氏引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全羽為旞，析羽為旌。」道車載旞，及說文「旞，導車所以載全羽以為允。允，進也」。毛旄附着於旗頭之物也，亦稱羽旄，羽毛用作羽飾。左傳定四年「晉人假羽旄于鄭」，襄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于齊而弗歸」等記假羽毛之事。蓋為用孔雀、翡翠等珍奇之羽飾也。因范宣子假齊之羽毛而不歸，引致齊晉有隙，亦為晉之霸業失墜之原因之一。因知羽旄乃當時極為珍貴重視之事。「遂毛」兩者，乃有「旞旄之飾之車兩」之意。」（金文通釋第九輯五二四頁五一錄方鼎林潔明譯）<0635>

周法高曰七條容庚釋「逐」白川氏從陳夢家釋「遂」讀作「旞」



遠 〈0654〉



鈇簋〈0290〉

徐中舒曰「遠：疏遠也。乙祖殷人之後，與周關係疏遠，但他現在出仕于周，雖遠猶為周王的腹心。」（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遠猷匍心」）〈0319〉

周法高曰「徐中舒釋遠為疏遠，李學勤解作久，皆非。唐蘭語譯『遠猷』為『遠大規畫』是也。唯唐氏以『遠猷』屬上句讀，非是。」

猷」〈0290〉「害皆肇尊宇誨慕謨遠猷」〈0307〉「叀乙且祖來匹氏厥辟遠

貉子卣〈0718〉 道

伯〈0446〉

中山王譽鼎〈0287〉

胤嗣對蚉壺〈0288〉

張政烺曰：「道見侯馬盟書，在此讀為導。（古文字研究第一二五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夙夜不解，以譔道寡人」〈0287〉

張政烺曰：道，侯馬盟書道字同，蓋六國古文如此。《說文》道「从辵、首」，但在部首卻說「𦣻，頭也」，「首，古文𦣻也」，把小篆與古文異顛倒了。此處言以道撫（古文字研究第二三八頁中山國胤嗣對蚉壺釋文「𨚕逢郾燕以道」〈0289〉

「𢑚君道用口」〈0287〉「以譔（諫）道（導）寡人」〈0287〉「以不恩

順〈0296〉 適」〈0288〉「𨚕逢郾燕以道」

𢓊 遽

遽仲觶〈2426〉

𢓊 史墻盤〈2309〉

𢓊 遽

𢓊 廣簋〈0270〉

參卷八二三傳字條于省吾說及周法高引孫詒讓說。

唐蘭曰「𢓊即遽，通劇。文選注引說文『劇，甚也』」（文物一九七八.三.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乙公𢓊遽趩爽」）〈2309〉

裘錫圭曰「遽趩同窖所出76FFE1:64號鐘和井人鐘都有聖趩之語，疑趩當讀爲爽，古訓明。遽字不易解，疑當讀爲虛」（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〇頁史墻盤銘解釋「遽趩是毫也」）〈2309〉

徐中舒曰「𢓊同勵，務也。甚也，言用力務之之甚」（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乙公𢓊趠）〈X309〉

李學勤曰「𢓊即遽，文選注引說文甚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𢓊趠）〈X309〉

戴家祥曰「𢓊古遽字，从彳與从辵同。遽父己象尊器銘作𢓊，蓋銘作遽，是其証。國語晉語「公懼，遽見之」，呂氏春秋自知篇「遽掩其耳」，韋昭、高誘並云「遽，疾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七頁墻盤銘文通釋「甫犀夷文考乙公𢓊遽趠𧻓」）〈X309〉

于省吾曰「唐蘭謂「𢓊即遽，通「劇」」，並引《說文》訓「劇」為「甚」。又謂「趠通𧻓」，引《說文》訓「𧻓」為「明」。裘錫圭謂：「疑趠當讀為𧻓，古訓明。遽字不易解，疑當讀為虘」。徐中舒謂：「𢓊同勵，務也，甚也，言用力務之之甚。趠从𧻓聲，當讀殲。《左傳》宣公十二年，執事

順成為熾，熾，善也。……⿰康力趣用力為善也。」按以上諸說，有的讀趣為爽，訓爽為明是對的，但對于𢓊字的解釋，都屬肊測，因而均不知道「𢓊趣」二字之為謰語。

𢓊同⿺辶康，金文⿺辶康字常見，古文从彳與从辵多無別。⿺辶康字應讀作競。《左傳》襄二十三年的「使肥與有職競焉」，杜注謂「競，⿺辶康也」，《楚辭·大招》的「萬物競只」，王注謂「競猶⿺辶康也」。近年來長沙出土的《老子》甲本卷後古佚書》引《詩·長發》的「不⿰康力不諫」，今本作「不競不絿」。按⿰康力與⿺辶康並从康聲，⿰康力之通競猶⿺辶康之通競。《左傳》昭三年：「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杜注：「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也。競，彊也，爽，明也。」《爾雅·釋言》也訓競為彊。競訓彊和彊通強，古籍習見。總之，⿺辶康與競雙聲（同屬「羣三」），競之釋彊為

音訓，「競」字古屬陽部，「競爽」爲疊韻謰語。銘文的「䌛趙」，乃《左傳》「競爽」的初文。鍾嶸《詩品．總論》：「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咏靡聞。」其言「競爽」，乃用《左傳》成語。準是，則銘文的「䌛趙」應讀作「競爽」。這是史牆頌揚文考乙公性格的剛强爽明。」（古文字研究第五輯十二—十三頁牆盤銘文十二解「䌛趙」）

<又309>「乙公䌛趠」

<又270>「徙遽𢓊作乙」

[a] 遹 遹甗<0817> 說文所無

[b] 𡪑某與遹同一人<0631>

[b]白川靜曰[c]𡪑據愙齋所收之拓明从禹遹甗之遹字所从亦同蓋遹字之異文也。兩器傳同出，遹甗銘亦有遹从言語𡪑从者蓋與㝬𠂤之㝬从師雍父戍于古𠂤取觶之取从師雍父戍于誩𠂤者相同[c]（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一八一頁八九𡪑鼎林潔明譯<0631>



遅 說文所無

史頌簋曰遅天子覭命 4256

白川靜曰：「遅字又見于麥氏諸器及史頌段，乃含有揚將奉等義之語。麥彝之『遅令』，史頌段銘曰『遅天子顯令』，實語為命。本銘則為『天子休』，與史頌段之語例相近者，則有中甗曰『傳□王□休』，小克鼎『克其日用𩰫朕辟魯休』等。遅與其中之傳𩰫之語義相近。本器銘末有『用啇侯逆造遅明令』，郭氏以為字書所無，大抵乃光大顯揚之意。文錄則曰猶揚也。乃含有揚傳𩰫之語義之字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四一頁六〇。麥尊 林潔明謹按〈大下〉

𢦔 述 說文所無

商尊（2310）

周法高曰「（2310）商尊，帝后賞庚姬貝卅朋，述絲（絲）廿寽，見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頁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又圖七，古文字字形表二四一頁收此字於貸字下，非是。述疑當讀為易，交換之意，或讀為益，增益之意。伍仕謙釋為賦，亦非。」

伍仕謙曰「關於『賦𦱤廿寽』一句，金文常見，如趞鼎『取賦五寽』，毛公鼎『取賦二十寽』，楚毁（扶風博物館藏器，未著錄）『取賦五寽』，都見於賞賜物之後。賦字，楚毁作『𢔶』，毛公鼎作『賣』，趞鼎作『𧷸』，新出土的庚嬴尊作『徝』，卣之作『𡈼』，俱從戈從止。毛公鼎銘文此

字或釋為責，或釋為貸，應依西周早期字形，隸定為㦰，釋為賦「賦」兹二十寽，亦即取賦二十寽之意，寽與鋝同，說文「鋝十一銖又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古以二十四銖為兩，廿鋝僅當9又3/5兩。（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〇三頁徵氏家族銅器群年代初探）庚嬴尊即「商賦絲茲卅寽」〈23.12〉

〈23.13〉「⿺辶戈絲廿寽」



德 a 陳侯因資錞

不伏簋

史牆盤〈ㄨ309〉

王子午鼎〈ㄨ669〉

王孫誥鐘

白川靜曰：德，升也之訓，不見他處，段注以為登也之誤。曰升當作登，辵部曰：遷，登也。此當同之。德訓登者，公羊傳隱五年公曷為遠而觀魚？登來之也。何曰：登讀言得，得來之者，齊人語，齊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唐人詩貫休千水千山得得來，得即德也。登、德雙聲，今俗謂用力徙前曰德，古語也。

此據齊人之語而說德登之義者也。然陟德之聲近，周禮大卜注以聲義說之，以陟之義為宜。然登陟之解，皆與釋名釋言語德得也同，為聲訓之說。

德在金文用如敬德、正德、元德、秉德、明德、懿德、德經、若德、首德

政德經德等其用例亦豐富可知周初以來德之觀念甚爲發達近出之德方鼎通釋卷一・五六六以下之德器字不从心與省之字形極相似鬳鼎之師雍父省道至于㝬史頌段之命史頌省蘇之省目上著生字形德器之德在目上作丨形其字形稍異其後中央變肥大而變作十之形加心而爲德說文以字爲形聲其聲符爲心部一下。心得於人內得于己也从直从心之悳也若然則德之聲義已在直心字之中然金文之字从彳後从悳則與省字可知多少有關也

省德二字皆于目上加上某種文飾之字也說文直字下一二以其字形爲从十从目注家多解作十目所視然字亦有如德諸器之加上二斜點者並非从十之字也目上所加者與媚蠱之媚字于目上加上特別之眉飾者其意殆同即爲了某種呪的

行為于目上施以特定之繪飾等之形也。省字正如中方鼎王命中先省南國、中觶王大省公族、大盂鼎雩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及上引之㝨鼎、史頌設等乃巡視查察一定之地域國族集團之事也。當行其禮時，古時或有為增加目之呪力而於目上施以繪飾者也。目之呪力被認為是對外族時最重要者，故可視之為施以文身之事也。省、德、憲等字示其文飾者也。如此而行視察以其呪力以壓服對手之威力曰德。德从彳者，以其為對外部之行為之故也。目之呪力乃依於內在於其人之精神威力者也。作為象徵其力者而加心，此為德之最原始之觀念。德作為德性內在於人，以適合神之旨意而得者，隨著此種自覺之產生而失去其作為對外之目之呪力之意義。字从惪形而加心。大盂鼎以下之字皆作其形。从彳，因資錞合揚厥惪

嗣子壺承受純悳用悳字者戰國以後之事也蔡侯鐘銘用从
言之悳字是則德非从彳悳聲之字德為其初文也其後失去
其以目之呪力視察之意而認為乃內在之德性而生悳字者
也文字之要素有失去其文字構成所含有之原意而放棄其
一部分者如灋為法之初文由於失去神之裁判用解豸之古
法而字省廌作法德亦失去省察按行之原義而變成悳者也
文字之形象之變化乃依其文字形象中所含之古代觀念之
變化相應而變者也然德之內在化而發展為道德之意義者
乃由於春秋末年儒家之說最初蓋以為在與神之交涉中而
援以德者也晉姜鼎銘有用享用德祭祀之用語中用德字可
說是透露了其中消息者也」說文新義卷二下三九一——三九
四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德未知是何人，郭氏謂齊太公之孫有名乙公得者，然與作者是否同一人則不可知（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七〇頁五四德方鼎林潔明譯）

參卷十三惠字條。

从于省吾曰「謔」即「德」之別構，總之，「既息于心，延中厥德」，係蔡侯頌揚楚王之詞，言內而息悟于心，外而見諸施行，也合乎道德之行。王孫遺者鐘：「余恁㝵心，延永余德。」先言「心」而後言「德」，語義相仿。（古文字研究第四一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鐘「延中厥謔德」）（0054）

「王易（錫）𧻚德貝廿朋，用乍（作）寶障（尊）彝」〈0294〉「叀（唯）王龏（恭）

恭〈0244〉德谷（裕）天」〈0298〉「用乎厥剌（烈）且（祖）分德，𡿺敢對王休」〈0298〉「

用乃孔德琮忒」〈0298〉「正乃辟安德」〈0298〉「叀唯余小子肇盄（淑）

先王德」〈0298〉「天子亦弗諲忘公上父𣪕德」〈0298〉「夙夕專由先

且（祖）剌（烈）德」〈0298〉「𩰫孫子一嗣皇辟懿德」〈0297〉「朕皇考德

叔大𧾷𧻚鐘」〈0309〉「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敷）有上下迨受萬邦

」〈0309〉「㝬不敢弗帥且（祖）考秉明德」〈0331〉「上帝降懿德大甹」〈0467〉

「𥣚受德明」〈0669〉「余不叚不𠯑（差）惠于政德」

 a 復 不从彳 禹比盨 复字重见 〈1497〉

 b 禹比盨 〈1497〉

 或又加足 中山王嚳鼎 〈2289〉

白川靜曰：復訓作往來也，以爲形聲之字。金文之字形从良夊，爲量糧食之器也。用如留鼎之卑復厥絲束，則卑復命返付返報之義也。其字不从夊从又，金文中有加兩手于器之上部之形者，即反覆其量器轉移器內之物之形也。故字之本義爲顛覆之意，轉而爲反覆之意，由於用之爲往來之義，故加夊而爲往復之字者也。卜文之字形文付于量器，其形已見，然金文則至小臣謎毀銘𩰫厥復歸之字，尚不从夊，而在良器之流之部加手之形。聞一多（全集卷二，五九九頁）以爲字从畐聲，夊中有其聲義，文爲从足業之字，音僕，與復同聲。然蓋泥於復履之義之說也。字用爲往來之義者，乃从反覆量器之形而生之假借也。如往來

等動作因難以使之形象化，故多借用他字來為來麥之象形即可知也。」說文新義卷二下三九四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中山王譽鼎「五年復吳」見張政烺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一二、三頁，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五年復吳」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趙誠隸定作「五年逭(𨓈)吳」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九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此字當是「復」之繁文又加足旁，讀為復。」

張政烺曰：「復，原作𨓈，又見于譽鼎「五年復吳」，讀為復。按譽壺「而退與諸侯齒長於會同」，退作𨓈，「卲告後嗣」，後作𨓈，譽鼎「後人其庸用之」，後字同。復退後三字《說文》皆入彳部，其退後二字古文下都加止旁。這里的特点是下部都加一足旁。足是「人之足也」，止即趾，義自相同，惟筆畫多耳。」(古文字研究第二四四頁中山國胤嗣𡚱蛮壺釋文「弗可復見(得)」)〈1289〉

禮〈文287〉

「五年復(復)見」〈文288〉「再可復見明」〈文[illegible]〉「復由[illegible]武王[illegible]」

〈文349〉「乍厭復宮享于天子」〈文642〉「復用乍父乙寶障彝」〈文642〉

「侯賞復貝三朋」〈文645〉「匽侯賞復冂衣」

0217A

徸

徸，或从彳夆聲讀為逢

亂嗣𡳵盗壺〈2288〉

張政烺曰「徸从彳，夆声，徸之異體，在此讀為逢。（古文字研究第二三七頁中山國胤嗣𡳵盗壺釋文「徸（逢）郾（燕）亡道」）〈2288〉

周法高曰「說文卷二下「徸使也从彳夆聲讀若螽」段注各本作螽省之敷容切、」

〈2288〉

「徸逄郾（燕）亡道」

彷

徬 或作彷，讀為旁。

中山王嚳鼎〈0287〉

張政烺曰「彷讀為旁。」（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三一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鼎銘「𢦏仇人才（在）彷（旁）」〈0287〉

周法高曰「說文卷二下彳部「徬，附行也。從彳旁聲。蒲浪切。」說文通訓定聲「徬，按字亦作彷。」」

〈0287〉「𢦏仇人才（在）彷（旁）」



待

旟鼎〈2225〉

周法高曰：說文卷二下彳部：「待，竢也，从彳寺聲。徒在切。」

〈2225〉

王姜易旟田三于待劃

[glyph] 復 或加足旁

中山王嚳壺〈0286〉 [glyph] 兆域圖〈0289〉

張政烺曰：「退，《說文》作復，此於下部加一足旁。退對上的上覲言，《禮記·少儀》：「朝廷曰退。」（古文字研究第二一六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而復（退）與者諸侯齒張（長）於逾（會）同」〈0286〉

周法高曰：說文卷二下彳部「復，却也。一曰行遲也。从彳从日从夊。衲，復或从内。退，古文从辵。他内切」

「而遷（退）與昔諸侯齒張（長）於逾（會）同」〈0289〉「逮（進）退□之法者」〈0289〉

0218 復

後[a] 後 令簋〈3771〉

後[b] 小臣單觶〈6512〉

後 或加足 中山王嚳壺〈9735〉「祇祇翼卲告後嗣」

加藤常賢曰：後 後 金文 後 篆文 逡 古文

字形：說文以為乃會意字，余以為乃从夊（意符）幺聲（聲符）之形聲字也（馬敘倫六書疏證卷四：从彳行之省略形及夊之字也），此字形表示並非前進而是向後行之意。

字音：胡口切，幺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甬用行之意也。

字義：與退字相同，向後進行之意也（馬敘倫亦曰後為退之轉注字〔六書疏證卷四〕），引申而為向後行之意（漢字之起源四〇四—四〇五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遂或」金文中不見其語例，文錄中云「後或者，从征在後之國」亦不得要領。从後之語義而言，蓋爲附屬於某一地域之地之意。「有嗣遂或者」蓋即管理者，有嗣諸伯所管理之諸地此種情形蓋謂屬於師氏之兵力與率領有嗣諸伯之屬下所有徒衆者也」（金文通釋第五輯二二〇頁十九曶鼎林潔明譯

(0286)「祇祇翼邵告後後嗣」

(0287)「後後人其庸用之」

0219 徲

a、𨒺 b、𨕃

徲 从犀 通遲 說文从犀 乃淺人所改 仲叡父簋〈1207〉

唐蘭曰：原作徲宮，徲通夷，夷宮是康宮裏的夷王廟，宋代出土的害簋說：王在屖宮，𤔲攸从鼎說：王在康宮徲太室，但聯說康宮徲的，此為初見。國語·周語：宣王命魯孝公于夷宮，韋昭注：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六三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此鼎和此簋「王才在周康宮徲宮」）

〈2325〉「徲父古簋」

〈2340〉「王才周康宮徲夷宮旦」

得

0220



白川靜曰：文錄中以得爲貝之異文，以爲與㝵行之字貝之貝相同，然字明爲得字，得盝贖之初文也。贖之字至列國之器始見，𡭊鼎之求乃人乃弗得，女匡罰大之，得亦贖之義也（金文通釋第十三輯七五七頁六七師旂鼎林潔明譯）〈0665〉

參卷八㝵字條。

裘錫圭曰：𢔶屯、大家考釋釋貢屯，讀爲渾沌，頁八一（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〇頁史墻盤銘解釋，遽趩𢔶屯）〈2309〉

徐中舒曰「𢱭屯連文，金文屢見，惟井人妄鐘作賁𢱭，賁並从拜省聲，拜金文作𢱭，𢱭从貝手兩聲，手即拜之省，而省其𠦪形，賁从卉貝兩聲，而省其手形，賁文飾也，屯同純，緣衣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賁屯無諫」

〈2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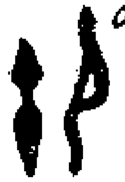
戴家祥曰「大克鼎、師望鼎、虢叔旅鐘「𢱭屯亡敃」，井人鐘「賁屯用」，清阮元釋「𢱭屯」，郭氏釋「賁屯」，讀為「渾沌」（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八一頁）徐中舒謂「賁屯」為有文飾的緣衣，按𢱭从貝从丮，即得字，甲骨文得作𢔶，从又持貝，又與手同義也，當釋純，考工記玉人「諸侯純九，大夫純五」鄭玄注「純猶皆也」，純、肫聲同，鄭玄注儀禮士昏禮、儀禮少牢饋食禮「肫，全也」（師大校刊一九九七

八年第七七頁墻盤銘文通釋「㝬屯無諫」(2309)

唐蘭曰「㝬本作𢽚象手取貝，即得字。商代金文甲骨文均常見。說文誤為从見。西周後期金文从又，變為从手。師望鼎、號叔旅鐘、克鼎都說「㝬屯亡敃」，邢人安鐘說「貴屯用魯」，則把手形移在貝上了。得德音同，古書多通用。屯通純。詩維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又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㝬德屯純無諫（刺）」(2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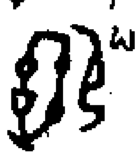
周法高曰「㝬屯，唐蘭說較長」

(2309)「㝬（德）屯（純）無諫（刺）」



御 不从辵

孟其奉事御丂 <0676>



御沚 莧 <4045>



或从支从馬

廌嗣對蠤壺 <2288>

ω 赤塚忠曰：卸字左邊為銜勒與轡索之形，右旁為人跪而操之之意。正是御馬之御字。卜辭有其子曰卸、卸叔曰[illegible]、卸子曰旺（庫一五〇六），可見有稱作御之氏族存在。卜辭中以意符亦是聲符之8（午）為偏旁，然以銘文之特徵推之，乃同一族幾為同一人所作之高銘中字作卸，故卜辭為簡略體作8，金文則為繁縟體作卸又作卸，然仍是同一字也。（殷金文考釋七三頁亞御尊(43) 林潔明譯）<1243>

白川靜曰：御正官名，見于御正良爵，斷代以為即左傳襄九年廿五之校正馬正之類，掌馬政者也。唐蘭氏曰：

御正當是官名，如樂正、大射正、小射正之類。

然無御之說明。容庚氏以為侍御之意，曰：

御，近臣官豎之屬；正，長也。與盂鼎御事之御近。

蓋為御事之正長之意也。僅見於周初之官名也。（金文通釋第十三輯七四七頁六五御正衛𣪕　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王氏以御事與內服外服相對視，為官名，然作為官名則有御正、御史之例，御事在此銘蓋為動詞性之語。御事在語源上皆為指祭祀之意之語，御有禦祀之義及用御之義，事則謂祭祀也。其後則推廣為自一般儀禮以至政治行

政亦稱事。洹子孟姜壺銘曰

用從爾大樂，用鑄爾羞銅，用御。天子之事，洹子孟姜用乞嘉命，用旂眉壽萬年無疆，御爾事。

右文中有二處御與事二字，分用本銘之御事亦應視為同一用法，蓋謂在祭祀之時應慎於飲酒也。書酒誥中亦有御事之語。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文義亦與本銘所言者相似（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三—六五四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駇，从馬，从支，御之異體。《說文》御之古文作馭，石鼓文从馬，从叜。西周金文形體無定，大概皆似叜，惟師寰簋與此壺相似。

馭是駕車者之亦稱僕。《周禮·司馬》屬官有「田僕」，掌馭田路，以田以鄙」。（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二頁中山國胤嗣好蚉壺釋文「馭馭右和同」）〈9388〉

朱德熙、裘錫圭曰「馭御者」（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9389〉

周法高曰「說文卷二下彳部『御，使馬也。从彳从卸。馭，古文御，从又从馬。』張氏以為馭為御之異體，可從。」

唐蘭曰「卸即御字，這種寫法甲骨文常見。御辦理（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第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𠑇匜」今女（汝）亦既又（有）御誓」）〈2341〉

李學勤曰『通節字訓為信驗，全文中有不少字前人以為『字但都沒有確証本銘的『䜌誓意為信誓，下文『(誓)乃誓意為相信你的誓言，這個字應釋為『，似無可疑。(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之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今女汝亦既又有『(誓)

周法高曰『李學勤釋為『非是，諸家均釋節是也。』

『[illegible]駿御叔史，事遣馬』〈2088〉『馭御不知[illegible]』〈2093〉『不克御』〈2277〉事』〈2349〉『王用肇吏使乃子[illegible]率虎臣御[illegible]唯淮戎』〈2341〉『

今女汝亦既又御誓』〈2341〉『亦既御乃誓』〈2081〉『莫敢𢦏』〈2341〉『御余』

造[a] 造[b]

造 說文所無

矢方彝 <2446>

造 从辵 龜蓋 <3335>

白川靜曰造城之文各家其字釋句讀各異

金上古 以乃族从父征造城衛父身三年靜東國 郭氏亦同而釋造為出

文錄 以乃族从父征造城衛父身三年靜東國 文選亦同

斷代 以乃族从父征出城衛父身三年靜東國 積微居亦訓釋 同

釋造為造者用例上不妥當應訓為出出城陳氏以為出號城

从父征之意郭氏以城為動詞衛為地名城衛即城於衛之意

也云城恐為城號之城嚴邑也故特稱作城稱號叔之家為城

虢者也虢虢叔家滅及毛公其後入之毛公趙仲之家稱爲城虢

趙氏其族之一之班在毛公東征之時爲親衛之任左傳中稱

爲嚴邑制此處乃命之出被稱作城虢之城以護衛毛父之身

者也（金文通釋第十五輯四九頁七九孟段下附班段林潔明

譯 <大6>

白川靜曰措陳氏釋造从語例言之則有出之往等義

令彝　公令措同卿事寮

臣辰卣　隹王大龠于宗周措饔葊京年

皆與之往之義相通下文有賜賞之事故蓋爲行見事見殷等

禮者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八五頁五七晶段林潔明譯

<1333>

a,b 白川靜曰「徃卜辭中亦有此字，董作賓釋為出。

丁卯卜旁貞方其不出 後上二九．一一 丁巳卜令春方其大

徃 後上二九．一〇

徃字不从彳。然今暫且用此字。兩辭同意，故知兩字同為一字。

徃非僅為出入之意，亦有之也，往也之意。唐陳二氏於銘文以「造」釋之，然造則有其字，以釋出為宜。字从ㄩ者乃祝冊修祓之意，表示出行之際之道祖之禮也。

徃亦有以為乃與往盟之往同字，釋為人名之說，即以「公令徃」為句。然往與徃在用法上有幾點區別，且若以徃為人名，銘文將失去記述之條理。

郭氏大系中釋此句為「周公命明公出京與卿士寮相會」云云，以公為周公受命者則為明公。然下文有「同卿事寮」而非「與卿

事寮相會」所謂偕者乃命矢往成周報告卿事寮會同之事者也會同之事乃在成周行之作冊䰜卣小臣傳卣等銘言「殷成周」史頌殷中言里君百生會于成周等等皆此是也當時洛邑分為王城與成周庶殷則在成周因此明公在十月癸未發號之前先命矢往成周會同卿事寮命之準備行舍命之禮从八月甲申起至十月癸未止約兩個月為其準備期間也」(全文通釋第六輯二九〇頁、二五、令彝、林潔明譯)

〈2446〉

衜[a]

循 說文所無

寂暴師孫父衜道至于款 <0631>

[a]白川靜曰：省，寥齋釋作相，而字乃省之初文也。中方鼎二「先省南國」，中觶「王大省公族」，大盂鼎「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等，遹省巡察之意。大系以省為直字初文，直伐之義，而放棄初稿本中釋為巡省之說，然此說于中諸器、盂鼎之文中全不通之說也。省道為一語，寥齋賸稿曰：即司空修除道路之意。除道非單指掃除之事，而是將施于道路之一切呪詛障礙祓除之，使軍旅之行動不受阻礙者也，乃極重要之任務。員卣中諸器中所見之先相當于此，亦兼先候之任，於軍事之先而行除，亦見於卜辭。（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一一七九頁八八寂鼎 林潔明譯）<0630>

參閱卷四0470省字條。

 a

毛公鼎

 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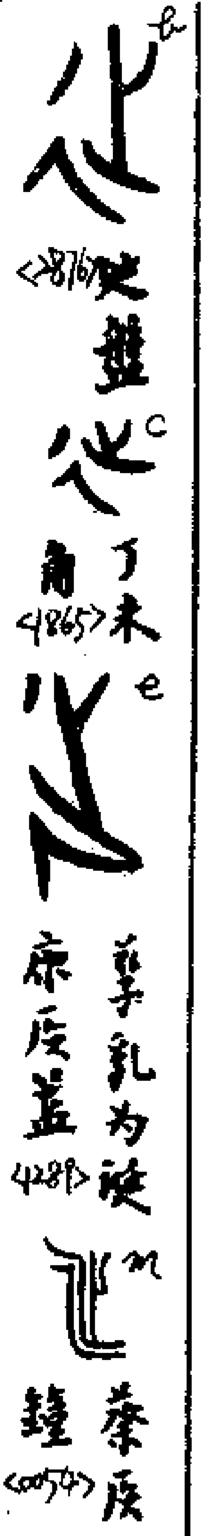
頌鼎 〈0179〉



尊斝 〈2294〉

唐蘭曰「廷疑當讀為莛離騷索瓊茅以莛篿兮莛篿是折竹卜」（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三頁𥎦尊銘文解釋）「則廷告于天」〈2294〉上

〈又4〉「即立位中廷」〈又21〉「遲公入右師𥎦即位中廷」〈又52〉「嗣馬井伯䚄右師𥎦入門立中廷」〈又133〉「即立位中廷」〈又151〉「入門立中廷北鄉嚮」〈又2〉「其𧹞𧹞才杜帝廷陟降」〈又294〉「則廷告于天」〈2335〉「立中廷」〈2340〉「立中廷」〈2369〉「即立中廷」〈2541〉「即立中廷」〈2482〉「井曰入右𣪘立中廷」



ℯ 白川靜曰：祉見于保卣諸家大概皆以為誕之初文解作虛詞故陳氏始取其義自誕之音且而以之為周公旦之名（周公旦父子考）然在斷代中則捨棄其說此句訓釋為乃命康侯於衛命圖為侯改用虛詞說也祉一般釋為誕用為虛詞然貝塚氏論其形聲之不當而以說文之延字充之其義則為儀禮公食大夫禮不拾級而下曰延之延敬趨退步之意也祉命與來伐語法相同以為王往衛之事及在衛策命康侯鄙之事乃表示此二事之二文句複合構成起來依此則克滅商之後行衛康叔之封冊則是祉令者王赴衛地舉行冊命之禮之意也此一解說必先確定令之義為封侯而鄙又為康叔之名始可成立然即如

是銘述封侯之事而無一言觸及受命者之事功直承「王朿伐商邑」之句而記冊命之事殆無其例也　王朿伐商邑者先言其征伐之事以下之銘文所記乃有關該征役而命康侯應解為作戰上之任務也

赤塚氏以令之主語為祉　祉有君側之侍者之義此一場合以為乃侍御之小臣祉即侍傳達君命也　祉有侍義楊樹達氏有詳論然赤塚氏乃以祉為官名之侍也　不過出內王命之事乃顯職者所為恐對作為王之叔父之康叔而命事于侍御之小臣之事殆難以想像赤塚氏以保卣之祉兄六品為相同之文例而舉出之然在保卣中祉作為侍臣之義亦不適當毋寧應解作人名河出之解釋即以之為人名

祉之名見于金文祉盤中作周公之器麥氏諸器中有井侯祉

者恐即其人邢為周公之胤之諸侯國之一故井侯祉蓋周公之子也以祉解作人名時在此器中命康侯事者並非單純為周王之侍者而應是王室之一人也祉別有東方系之氏族之人見于保卣關于該祉另見保卣條

然以本器銘之祉解為周公之子祉或保卣中所見殷之貴親之祉二者皆有困難康侯為周公之弟即康誥中小子封者是也在此器之時周公之子祉从王征出納王命而命事康侯此一立場實難以成立殷系之祉本來即是題外之事不必具論

征蓋與祉聲義相近之語也時期稍後之器黽毁銘有黽祉公公易黽宗彝一肆祉可解作之往出侍之義與呂方鼎之呂祉于大室之語義相近以虛詞之誕充作祉之解實有疑問故本銘之祉蓋亦以之往之義或出命之義最無困難命當然乃命

作冊之事並非封建之意也　祉借兩字聲義有可通之處故今解作出命之意（金文通釋第四輯一四八—一五〇頁—四康侯設林潔明譯 4289）

白川靜曰祉舊釋作延延祉等郭氏以為即延與誕同語詞也然金文中無用此字為語詞之例陳氏延正二字連讀曰爾雅釋詁延陳也延正師氏疑是校閱師氏之事然金文例用適正也據祉字之用例則有待往等義又令彝班設銘有徣字訓為出本器銘上文曰客新宮無須之往之字故此處當是徣之省文訓為出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〇六頁一〇〇師遽設林潔明譯 4351）

七白川靜曰徃大系以為即謚字虛詞文選文錄等並同然乃井侯之名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二五頁六〇麥方鼎林潔明譯）<626>

8白川靜曰徃大系曰

此徃字當讀為公羊宣二年躇階而走躇何休云躇猶超遽不暇以次

以為急遽奔走之意然依禮則在大室無超階而走之理也故

積微居曰

徃字當讀為侍謂呂侍王于大室也……吳闓生釋為從又釋為造郭讀為躇皆非也

乃侍而助祭之意也（金文通釋第十八輯二五五頁九六呂方鼎林潔明譯）<699>

赤塚忠曰：征表示身分及官職，甲骨卜辭有犬征

令犬征田于京（燕五二二）

犬征允伐黎方（明續六一七）

犬為族名，又相對於

今日不征雨（前一四九五）

之文，有

今日奏舞有从雨

之文，故征與从（從）意義相近，蓋為王之扈从者之意也。詩經巷伯之寺人，孟子之寺人，蓋相當於此，但以巷伯為奄官，寺人為內小臣之鄭玄之解釋，乃依漢制推之者也，孟子即巷伯其人，且掌古傳古禮，必非官位卑下之人物也。西周初期之金文，周

公盤銘(三代六三七)中亦有祉作周公尊彝之語(殷金文考釋二五—二六頁祉作父辛角(9)林潔明譯(4865)

白川靜曰：祉郭鼎堂以為乃下句之首之發語詞此乃金文中屢見之字其用法有確定之必要故今試舉諸家之說郭氏之發語詞說如下：

祉字屢見卜辭中亦多見此字均無義可說按即詩書中亦習見之虛詞誕字也說文中與此形近之字凡三見一為辵字云乍行乍止也从彳从止讀若春秋傳(公羊宣二)曰躇階而走一為徒之重文又一為延字謂从彳引之以延建諸字隸焉……辵與延是一非二也延讀丑連彳讀丑略亦一音之轉徒即金文習見之圖形文徙乃會意字示人足在街頭徙倚並非从彳止聲(說文各本如此段注本刪去聲字)亦非从辵

斷無省作祉之理許蓋誤會也（節略文）

以祉為虛詞誕之初文祉在卜文中其例亦多困如

辛卯卜𣪊貞王往祉魚若　辛卯卜𣪊貞王勿祉魚不若　乙六一五七

大乙事其祉大丁　粹六九一

不其亦祉雨　乙九八七九

从文義觀之似有之往轉徙延久等意義金文中有如

呂鼎　王饗于大室呂祉于大室王易呂秬三卣貝三十朋

之例韓華字為延謂即詩實之初延之延也蓋相對于饗而釋

祉為延者也楊氏則釋字為侍

陳氏以為器銘以賓延邦賓為句以祉為延引之義謂即儐者

延引邦賓（多君東向云）陳氏以上文之賓為儐者下文之邦賓

則釋作如字金文中賓字有用為儐賜及賓客二義然無用如儐者即右者之意之例下句之主語如非邦賓則不能以「尊其旅貺為述語故此處非以祉為句不可因而依楊氏所補讀作「明王格周廟鬲王邦賓祉」祉亦以侍之義為是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八八—六八九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0677>

于白川靜曰祉可解作虛詞之誕或解為動詞之侍之往等意然此處應是五侯之名既六品之主語為稱作五侯祉之人保巡撫東國之際五侯祉早已表達恭順之意以其徒隸六品貺保於是从保受蔑曆而作此器也此一五侯祉與祉盤康侯𣪘中所見之周公之子之祉為別一人乃東方系之人也(金文通釋第四輯一八四頁一六保卣林潔明譯<0675>

白川靜曰：祉人名，此字亦見於濬銅土逘殷（康侯殷）係白麥鼎麥盉等在該等器中因祉解作人名或虛詞或動詞其銘釋大異，故為引起注意之字也，然此器中無疑乃人名，祉在本器中作周公之障彝，一般作彝器者乃為奉于祖考，故祉盉為周公之後，然者，檢示其他彝器之稱作祉者則祉亦有屬殷系之人，即係白中所見之五侯祉，恐為殷系氏族子祉尊祉角祉鼎等盉為其族之作器也（參照係白條）。本器之祉盉與麥鼎麥盉中所見之祉為一人，其銘曰

麥鼎　隹十又二月井侯祉𩰫于麥，麥易赤金，用乍鼎，用从井侯祉事，用卿多生友。

麥盉　井侯光厥吏麥，𩰫于麥宮，侯易麥金，乍盉，用从井侯祉事，用奔走夙夕𩰫御吳

本器之祉是否與麥器之祉為同一人雖難於確定然井侯祉者乃周公之胤諸侯國中之邢周而以為祉乃周公之子邢其後在宗周時為王之左右之井公井白井叔之族也本器中祉作周公之隮彝者蓋乃作其文考之器也（金文通釋第三輯一二三一一二四頁一一祉盤林潔明譯〈2270〉

之白川靜曰鼻王邦賓祉陳氏因釋鼻為贊故關於此句釋為王各廟贊王邦賓祉讀為贊王之邦賓邦正然邦賓邦正字無作邦賓祉之理末一字乃祉字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七○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0677〉

白川靜曰：「𢓊字似有渤損𢓊字有待出之往等義郭氏釋作延引說文之「安步延延也」有等候之意云然與文意稍有不合小盂鼎呂方鼎中用為侍之意此處謂侍于珷之禫禮之事也（金文通釋第十輯五六七頁五四德方鼎林潔明譯）

m 于省吾曰：「延」字的用法，甲骨文和金文往往同于「延」。「延」與「施」古通用，《詩・旱麓》的「施于條枚」，《韓詩》作「延于條枚」。《禮記・樂記》：「施于孫子。」鄭注：「施，延也。」《論語・為政》：「施于有政。」包注：「施，行也。」（古文字研究第四一四六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鐘「延」字下）（歐謙德）

e 周法高曰：張光遠在「西周康侯簋考釋」（故宮季刊第十四卷第三期民國六十九年一九八〇年六九至九六頁）一文中贊成

我認為渚司土送即耕季載的說法(前引文七九頁)不過他認為康侯簋是「康侯封自作之器」(前引文七八頁)卻是錯誤的因為凡是渣或渣伯所作之器都有「朋」這個族徽見前引陳夢家說)而康侯諸器卻沒有這個族徽那麼這個器當然不是康侯封自作的了.

此外張代把「王來伐商邑,延令康侯啚于衛」的「延」解作周公旦的兒子邢侯的名,那恐怕是有問題的.

首先張代根據下列資料

延作周公尊彝(延盤.三代六.三七.二)

丁未𩦞商(賞)延貝用作父辛彝亞矣(延角.三代一六.四六.六)

張文七六頁說:「其意是丁未這一天𩦞(代)賞貝給延(延特別感到榮耀)因而為父辛作此(尊貴的)祭器.亞疑(族徽署記)其

中延字為人名也是最好的佐證而周公號辛亦由此二器之同為延物而知之周法高氏同意于省吾氏及容庚氏的說法將本康侯簋銘之延字解釋為發語詞這對延盤及延角銘來說恐怕都難以解釋。

惟十又一月井(邢)侯延嗝于麥麥錫赤金用作鼎用從井(邢)侯征事用鄉(饗)多僚友(麥方鼎錄遺九一)張文七七頁其銘意是時在十一月邢侯延宴於麥(家裡)麥被賞賜赤紅色銅因而作這件鼎用以隨從邢侯征戰用以宴請各同僚朋友。因此我們又知延是邢侯的名字白川靜氏曾早意及(白鶴美術館誌第十一輯六二三六二五頁)。

按張說實本於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三(考古學報第十一冊七六七七頁又見金文論文選一五八一五九頁)陳氏說：

此組銅器有以下六器：

一、井侯毀作周公彝「三代六五四二」

二、麥方尊「王令辟井侯出坏侯于井……作冊麥易金于辟侯……」（西清八三三）

三、麥方彝「才八月乙亥，辟井侯光厥正史，贊于麥宮，易金……」（西清一三．一二）

四、麥方盉「井侯光厥吏麥，贊于麥宮，侯易麥金……」（三代一四．一一．四）

五、麥方鼎「唯十又一月井侯延贊于麥，麥易赤金……」（商周彝器通考一四三）

六、延盤「延作周公尊彝」（三代一三．七二）

由六器互校可知麥是井侯的吏．正吏作冊．井侯侯于井或

即井侯延，亦既作周公奠彝（盤）之延。此二延字从文不从彳

麥方鼎征、延二字可以互證。

一、大都是為周公所作的；此兩器形制花紋字體都不能晚于成王末。

二、三都是奠彝；它們的時代亦當在成王之末或成末康初。

四、五都是為「从井侯征事」而作的，應是同時之作……不能早于康王初期。

張氏所加的一條就是延角。而他把它牽扯到周公的兒子是沒有道理的。

赤塚忠的殷金文考釋第九號征作父辛角（就是張文所謂的延角），他根據甲骨文，

今日不征雨(前一四九五)
今日奏舞有从雨(前三二〇四)
認為征與从意味相近恐有王的意從看之意其說法雖不見得可靠但也可備一說第十號孝作祖丁卣:
☐㚔錫孝☐用作祖丁隮亞㠱侯矣.
認為前銘的征與孝為同一人第十一號鳳殷:
㚔錫鳳玉用作祖癸彝殷.
認為以上都是和㚔有關係的器銘.大概他認為是殷代末年之器.而張代卻認為延角為周公的兒子邢侯所作.恐怕在時代上不對吧.而且亞矣是殷代的一個代族標識.如何能夠認為是周公號辛的證據呢.
進一步說.陳代的說法也不見得可靠.一九七八年三月.河北

省元氏縣西張村發現西周墓出土銅器一組。臣諫簋（現存五十九字）說：

唯戎大出［于］軝，井（邢）侯搏戎，延令臣諫以□□亞旅處于軝

李學勤、唐雲明「元氏銅器與西周的邢國」（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六至五九頁，八八頁）一文有詳細的考證。他們也把延解作發語詞誕。金文詁林一〇六三頁據容庚三訂金文編〇二三一號祉字下引保卣「祉（誕）兄（貺）六品」，曶鼎「用償祉（誕）賣茲五夫」。容庚都把祉解作發語詞的誕。難道「祉兄六品」也把祉解作周公的兒子邢侯嗎？

其次，麥方鼎是麥所作之器。臣諫簋是諫所作之器。邢侯是他們的君主，沒有理由在銘文中臣下直呼其君主之名。所以我覺得二器中的延字都不是人名，而是放在動詞前面的虛詞。

康侯毁「延令康侯啚于衛」的延也不可能解作那侯之名，因為如果那樣，前面還要加一個動詞如遣、使等才行，不會忽然跳出一個人名作為這句的主語的。因此我仍維持原來的說法，認為延在這三處是發語詞，和詩經大雅生民篇「誕彌厥月」、「誕寘之隘巷」、「誕寘之平林」、「誕寘之寒冰」、「誕實匍匐」、「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誕降嘉種」、「誕我祀如何」等句裡的誕字用法相似。我在金文詁林一〇七一頁說：

于(省吾)氏和容(庚)氏把延字釋為發語詞之誕是對的。陳(夢家)氏假定延為周公旦，又把盤名的周公假定為文王，可謂極附會之能事(見「周公旦父子考」，金陵學報第十卷一二期合刊)。古器不書作器人名的很多，如尊文「作父辛寶尊」、卣文「作戲尊彝」。延盤的延字也可能解作發語詞的。

縱使彵盤的彵解作人名也不見得就是周公旦或周公旦的兒子之名，陳代在西周銅器斷代中已經發現把彵解作周公旦的名是不妥的，而解作周公的兒子邢侯之名，張氏正好同他的說法相合，也許是疏於翻檢吧。不過他能贊同「諸司土遣就是聃季載」，其識見總算高於一般學者了。（大陸雜誌第六十一卷第三期一—三頁「康侯毀考釋後記」）

孫稚雛曰：「王侯下四字，陳夢家、郭鼎堂等均自為一句，陳說「征兄六品」之征，應依郭小孟鼎考釋所說，即詩書中所習見之虛詞「誕」。其字若在動詞之前，義近於乃，令毀「公尹白丁父兄於戍」兄字與此器之兄同形義為貺……品可以指玉、田、臣、區（即所毆獲之俘虜）此毀所貺的六品很可能指臣隸，猶左傳定四分魯公以「殷民六族」。（西周銅器斷代一、二五八頁）

郭曰「征即語詞誕，猶遂也，兄讀為荒，亡也。書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宋微子世家作『亡殷國』。六品即六國，依金文例，王可言品。穆公鼎『錫玉五品』是也。氏族可言品，周公殷『錫臣三品，州人、東人、𦎫人』是也。土田亦可言品，作冊友史鼎『省北田四品』是也。此則國亦言品，『征兄六品』者，遂亡六國也。六國即殷、徐、奄、熊盈、薄姑」（文史論集三二〇頁）

白川靜則謂征乃王侯之名，連上讀「王侯征兄六品」為一句，引子征尊（三代十一、一九）征角（三代十六、四六、七）征鼎（三代四、二一、二）謂為「征出自殷代多子中的一家，是商滅國後仍有相當勢力的殷的大族」（金文通釋四、一八一至一八九頁）

平心說「征即古之降字，征兄（祝）六品，即賜巫祝六宗，與周官『大祝掌六祝之辭』的傳說相合，「祝冊與作冊）又說「征音義與遺誥

祝、奏相通，聲轉為胙、作、祁，有賜、命、降、祝諸義。周公『盞拜稽首魯天子宥厥瀕福』，宥即造，亦即祉，謂稽首叩謝天子賞其大臣（瀕讀賓，與主對稱）之福胙。兄讀貺，指賞賜之物，祉兄六品，即王賞賜物品六種。虘父鼎云『祉令曰，有女多兄』，祉令與易，師𩛥云『王三錫命』之賜命同意。有讀賄或晦，多兄讀多貺，謂賜爾物品多種。與保卣『祉兄（貺）六品』之文正可互證（保卣銘略釋）

蔣大沂曰『祉為說文辵部徙字的或體，故依楊樹達先生說釋為徙的重文，但不从其讀為待，讀為止的說法，按說文辵部『徙迻（移）也』，爾雅釋詁『遷，徙也』，這裏的祉正應訓為移徙、遷徙之義。「兄」讀為貺，義為貺賜，「六品即六個氏族」，所以『祉兄六品』義即徙貺之族，族人的賜貺，必須移徙，故此云『徙貺』（保卣銘考釋一○二至一○三頁）（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九八一一九九頁保卣

銘文滙釋「五侯延兄大𠙵」<2725>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七五頁延字下收<2990>魚鼎匕借字見本卷〇六〇號郭釋為出，釋字形表非也」

<5044>「延武王福」

<2973>「延誕（令）臣諫臣以□□亞旅處于軾」



白川靜曰：王行以下之文，郭氏將以與上文相連讀作用𤔲六𠂤王行參有𤔲，𤔲土、𤔲馬、𤔲工，𤔲之動詞貫徹到𤔲工者也。以王行與詩之公行為同語例，解作軍名者也。其說曰：

𠂤余釋為屯，禹鼎有西六𠂤、殷八𠂤之文，周得天下之後，似於西土陳師六屯，殷地陳師八屯，以鎮撫之。王行當即王所任命之將佐。魏風汾沮洳有公行，與公路、公族同例，蓋晉有三行，即三軍，其將軍為行，得此銘知有所本。毛公鼎命汝攝𤔲公族雩參有𤔲小子師氏虎臣眔朕褻事，與本銘例相同，可知盭之地位甚高。

將六𠂤八𠂤解作陳師六屯、陳師八屯，則不能解釋成周八𠂤

之名義自本為師之初文也王行解作與公行同一語例雖無
不可然嗣字貫到嗣工而解之則盠幾乎總攬軍政全部之事
威望過高也
行恐為接行之意也用征用行之行也王按行參有嗣即嗣土
嗣馬嗣工諸職終而更命盠兼官之事故改曰王令盠曰四字
若命本官𤔲嗣之事則不必改語首如師嫠毀曰令女死我家
𤔲嗣我西隔東隔僕馭百工臣妾即王令盠曰四字為不必要
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一六—三一七頁一〇一盠方尊林
潔明譯）（2151）

李學勤曰「行，爾雅釋言『道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
五二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 佳案：南行）（4370）

〈X815〉「才在行之先」「至于南行西行」「至于南行西行」〈X812〉

「用征用行用䜌用鬯」〈X280〉「唯曾白文自乍□鄙鐳用征行」

〈X287〉「青省其行」〈X287〉「此易言而難行施也」〈X287〉「隹[illegible]」

「老買是寔克行之」〈X287〉「行四方」〈X288〉「憲德行盛[illegible]」

〈X550〉「下行王命言」〈X309〉「往唯[illegible]衛南行」〈X351〉「朕文母競敏[illegible]行」〈X289〉

「行殿」〈X500〉「乃敢行之」〈X519〉「其行寧子孫永年壽用之」



加藤常賢曰：「韋與衛說文分為二字，然余以為羅振玉以為韋為衛之省形（殷虛文字類編卷二）之說是也。衛字若除去行則在契文作[illegible]之形，足趾在四周之形，乃表示以足趾包圍之，即壘之形也。契文則作口及方二形，可視為圍（邦）之周圍，亦可視為軍陣之周圍也。為足趾必須注意字正是寫作如環繞足趾之形，因乃在周圍迴行，故加上作為意符之行字而成為最複雜之字形，將此字形簡化即韋字也。韋字之音宇非切與圍同音，乃韋衛之原音，不傳也。迴行而守衛之意也。衛音為韋之聲（說文繫傳校錄），故唐韻作于歲切，本與韋同音，後轉為于歲切也。篆文與金文不同，从帀蓋為表

示圖之意而加者或不過是方字之譌變」（漢字之起源一一頁
林潔明譯）

「衛作文考□仲姜氏盂鼎」「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9283〉

〈9284〉「焚伯右衛內即位」「王曾令衛易赤市攸勒」

「衛敢對揚天子丕顯休」「衛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9335〉「南白伯入右裘衛入門」〈9335〉「朱黃衡縊鑾衛拜韻稽首」

〈9336〉「王乎呼內史易錫衛載緇市就」〈9335〉「衛其子子孫孫永寶用」

〈9336〉「矩白伯庶人取堇瑾章璋于裘衛」〈9336〉「裘衛迺乃彘矢告于白伯邑父」〈9336〉「衛小之耤」〈9336〉「顏司馬單旟旟」

〈9336〉「衛其萬年永寶用」〈9336〉「衛用作乍朕文考惠孟寶般盉」

〈9237〉「衛以邦君厲告于井伯白伯」〈9337〉「帥頫履裘衛厲田三

(2)田」〈9337〉「邦君厲眾逮付裘衛田」〈9337〉「衛小子者其鄉饗閏

鑊」〈337〉「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337〉「衛其萬年永寶用」〈338〉

「趞乃舍裘衛林𦣻里」〈338〉「瀆付裘衛林𦣻里」〈338〉「衛△臣

虢朕」〈336〉「衛小子家」〈338〉「衛用乍作朕文考寶鼎」〈338〉「衛△

其萬年永寶用」〈6967〉「衛△乍作父庚寶尊彝」〈9117〉「衛〈338〉自易

」

齒 中山

王譽壺〈9286〉

張政烺曰「齒長，按年齒序列，長者居前。《禮記．祭義》：「殷人貴親而尚齒。……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古文字研究第一七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而優退與者（諸）侯齒長於逾（會）同」〈9286〉

趙誠曰「齒，年齒。《左傳》隱公十一年：「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孔疏：「《禮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為齒，故云齒。」「與諸侯齒長」，意為與諸侯論長幼先後。（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一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而退與者（諸）侯齒張（長）馭（於）逾（會）同」〈9286〉

于省吾曰「甲骨文齒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象口內齒牙形。晚周鉨文齒字作[illegible]，加止為音符，遂變成形聲字。」（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二一頁釋齒）

例〈文286〉「而傷遠歷首諸侯齒、張長於譆皆同」

〈文286〉「齒張長於譆皆」

疋[a] 足 免簋〈1358〉
疋[b] 師晨鼎〈0672〉
疋[c] 師兌簋〈1385〉
疋[d] 元年師兌簋〈1386〉
疋[e] 善鼎〈0673〉

a 白川靜曰：疋字大系以為即足，嗣續之意，積微居則採劉心源之說，釋字為世，同以為嗣襲之意，其說曰：

今按國語吳語云：吳國猶世，韋昭注云：世，繼世也。……蓋免為周師之子，今王命免世其父職，故云世周師嗣歔也。元年師兌𣪘云：王乎內史尹冊命師兌世師龢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師晨鼎云：王乎作冊尹冊命師晨世師俗嗣□人隹小臣……蓋師兌師晨為師龢父及師俗之子，與此器文例同也。……蓋周室行封建之制，天子諸侯皆父子世官，推而下及于師大夫士亦父子相承，此為古代社會一最顯著之制度，此器及師兌𣪘、師晨鼎皆明紀其事。

則釋字為世以為可證古代官職父子世及之制者也然金文

中命嗣襲父祖之職事時則如

趩尊　令女更厥考服

師嫠段　令女嗣乃祖舊官小輔眾鼓鐘

用更嗣之語明示嗣續厥考乃祖等舊職乃金文之例也又足

之動詞無明示祖考之服職之例其字形亦不可釋作世者也

斷代釋作足左右之義是也字為胥之初文佐助之意也善鼎

有左足蔡段有𩛥足之語佐助兼助之義也𢦏段牙伯段銘字

作楚（金文通釋第二一輯四六六—四六七頁一一五免段林

潔明譯

周法高曰「兩考六五頁〈673〉善鼎「昔先王既令（命）女（汝）ナ（佐）足

竇侯」又一〇二頁〈大18〉蔡段「令女（汝）眾𠭯𩛥足對各」兩錄善鼎

足作足又八七頁蔡殷據薛氏刻殘本石作足均應釋作足白川氏釋作足非也。

 躋 从辵 齊侯盂

 齊鎛

商承祚曰『石碣田車「避以躋于遷」說文躋「登也」躋「登也」集韻躋或作隮即此躋字之省辭曰「避以躋于遷」即登躋字从阜从片躋聲金文齊子仲姜鎛从辵作𨗨隮躋隮皆為躋遺之省變禮經則作躋或隮詩蒹葭「道阻且躋」書顧命「由賓階隮」易震卦「躋于九陵」釋文「本又作隮」書微子「予顛隮」說文引作躋敦煌本作[illegible]內本唐寫本作濟皆借字阜、辵、辵、足所從不同示登高則一』

(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一三頁石刻篆文編字說「躋」卷二、第三十三頁)

0238 距

a 𨅫

距 未(?)距(?)悍 <3144> 𢁉 銅戈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七八頁距字下收銅戈，今據補。

<Q236> 「十四年奠命令肖趙距司寇王賭武庫工帀師盥鑄

章冶□」<Q239> 「十五年奠倫肖距司寇彭璋右庫工師陳

䍧冶贛」<Q240> 「十六年奠命肖距司寇彭璋坐庫工帀皇

隹冶㵹」

踶 踶 說文所無

兆域圖〈0289〉

朱德熙、裘錫圭曰：「踶當讀為題湊。『踶』和『題』都从是得聲，走聲與奏聲古音亦相近。釋名·釋姿容：『走，奏也。』漢書·霍光傳『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銘文記題湊的長度為三尺，約合七十厘米，北京大葆台漢墓的題湊一般的長度是九十厘米，約當古尺四尺。注（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五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注：大葆台西漢木槨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七年六月。」

〈0289〉徐中舒、伍仕謙曰：「踶假為楬，其偏旁曷作㬎，當（堂）圖中惠歇之歇作趹，與璽文作歇（印璽文字征卷八）之形極近，此文從

口則為後增之繁文，篆文易作𠥓，上所从之旨即口之繁文，其下从肉，即為𠃊之形譌。金文多假𡧫為易，易乃後起之字，可見於春秋以前的金文。提問題有所題識也。楬，杙也。杙就是一根斷木，即木橛。周禮蠟氏「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杙焉」。漢書酷吏傳「瘞寺門桓東，楬著其姓名」。此言死者既已埋葬之後，再立一木橛著其姓名，以資識別。此題楬長一三尺，其上有所題識，故曰題楬。此楬相當於今日寺廟的匾額及機關學校門前所懸的牌號。」（中國史研究九六頁，中山三器釋文及宮室圖說明。四、中山王宮室圖說明：其椃（題）趨（楬）長一三尺」）〈又289〉

周法高曰「徐中舒伍仕謙釋趨，讀為楬，似不如朱德熙裘錫圭釋趧讀為湊較長」

〈0289〉「丌其根題跿湊娠長三乇人」

511b(2-0239A)

 a

龠 不从亼

散盤 <2727>

 b

经典作籥 说文形旁 <2730>

臣辰卣 隹王大龠于宗周

 c

臣辰盉 <1951>

白川静曰「龠，籥之初文。爾雅釋天『夏祭曰礿』，周禮大宗伯有『以禴夏享先王』，解作所謂時祭之一者也。故郭氏以為此在五月為時正合」云。然時祭之說乃經後世儒家整理之說也。金文中難以証明有時祭之事。因若為時祭，殆為定例，故不會言大龠

陳氏以字為和字初文，和會之義也云。

第四字郭鼎堂以為夏祭之名，其字疑是龢（即和）之初文。小爾雅廣言「龢，和也」。大和于宗廟，猶召誥「四方民大和會」……「和見士于周」。大和于宗周與下般同于成周是不同的。前者可能是同姓諸侯的和會，後者是異姓侯民的集會受命

此大龠乃與下文於成周舉行之饗禮對應者也，故大龠之後于菶京行饗之禮，因在政治中心之宗周舉行者也。故龠並非單為祖祭或時祭，或正如陳氏所言有和會之義，禮亦未可知。然金文和會之字有用龢字之例（積微居引竹書「帝辛六年周文王初禴于畢」），畢為其後經營作周王之陵墓之聖地者也。龠从其後之禴祭而觀之，其為祭祀之禮殆無可疑，然乃與下文之饗食於菶京及于成周行饗禮等相連之儀禮者也。故宜以為如陳說含有政治意味之禮者也。（金文通釋第七輯三四一－三四二頁三○。臣辰卣林潔明譯）

唐蘭曰「龠就是禴字，周易萃六二「乃利用禴」，周禮大宗伯「以禴夏享先王」，詩天保「禴祠烝嘗」，禴也作礿，禴祭的時間有兩說，禮

記」王制「春曰礿」，祭統「春祭曰礿」是一種說法，鄭玄王制注說是夏殷制，大宗伯所說夏享，爾雅釋天「夏祭曰礿」，說文「礿，夏祭也」是另一種說法，據此銘大禽後說王月，則以夏祭為是，孫炎郭璞注爾雅都說「新菜可汋」，汋字說文作瀹，「漬也」，周易既濟九五「東鄰之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漢書郊祀志引作瀹，注「瀹祭謂瀹煮新菜以祭」。按周王月，於夏曆為三月，正如孫炎爾雅注所說「夏時百穀未登，可薦者薄也」，正由於又是瀹煮新菜，所以稱為禴，而比起殺牛以祭是很薄的禮，春秋繁露四祭和白虎通宗廟，公羊傳桓公八年的注都說成是進新麥，顯然是錯的。（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大王夏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三一

士上尊，士上卣，一、二 士上盉「大龠」



龢 邾公釛鐘〈0040〉



王孫誥鐘



史牆盤〈2309〉



𤼈鐘甲組〈2229〉



秦公鐘〈3476〉

于省吾曰：「『龢』字各家都誤釋為『穆』，諦視『龢』字左側所从之『龠』，猶隱約可辨，其中間所殘存之『口』，尤為清楚。如係『穆』字，則左下不應从『口』。並且，上文已言『穆穆』，則此處不當重複『穆』字。」（古文字研究第四七頁，壽縣蔡侯墓銅器銘文考釋）蔡侯盤「康諧龢好」〈2137〉

戴家祥曰：「龢釋和。孟子公孫丑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注『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二—六三頁墻盤銘文通釋）」「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2309〉

李學勤曰「師詢簋作盜𤔲雩政，與本銘比較，可知𤔲是辭字的壞文」（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九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初穀辭于政」（又309）

趙誠曰「穀辭于政」師詢簋作「盩辭雩政」，確係當時成語，是闡生古金文錄「盩」即戾字，戾之與和，反正同訓，猶亂亦訓治也。詩「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其和也。「穀」在這裏當是協和之意，與尚書堯典「協和萬邦」同。和下文的「遂受萬邦」正相呼應。辭即司，周禮地官土均「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之和，王引之經義述聞曰「和」當讀為「宣」，宣佈德教禁令之意。「初穀辭于政」和周禮天官太宰的「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相近，說的是周文王初封為西伯時，宣佈治國大典，協和了邦國。關於「穀辭于政」還可能有另一種解釋，慧琳一切經音義九十

五卷第十頁杓字注下引說文「龤樂和也，從示皆聲，亦作諧」今存考。麥典籍參用諧字，而說文只收杓字，無諧字，五篇、廣韻，均以杓為正字，諧為異字，可證後世的諧即金文的杓，乃是發名。樂龢字判然有別，「教龢于政」之教，即庚字，讀種釋話「庚，善也」。龢即和，和協之意，「庚和于政」即書于和協邦國，加之上帝降懿德大屏，所以和文王「匍有上下，迨受萬邦」，這樣解釋，只從上下文看，語來也頗順暢，如果就當時社會的觀念加以分析結合拾顯通，周代崇尚天命，以為人間的一切均取決於上帝，違君主也是受天命而統治天下，絕不會把能夠「匍有上下，迨受萬邦」的原因首先歸之於君主自己的書於和協邦國，然後才是上帝降懿德大屏，所以本文沒有採用這一種解釋。

註〈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一八頁墻盤銘文補釋〉

〈2309〉

〈又119〉「中義作龢鐘」〈又82〉「周征用行用龢用鬻」〈又106〉「自乍龢鐘」〈又228〉「虘宗室肆安作龢父大鼓鐘」〈又309〉「初敫氏龢和于政」〈又329〉「敢乍之人大寶協龢鐘」〈又331〉「曰古之王初盩龢于政」：〈又331〉「隆乍龢龤鐘」〈又333〉「皇考丁公龢龤鐘」〈又4767〉「乍犀

龢鍾」

「鹽龢胤工」


a

[龠力] 克鼎 <6675>

說文所無


b


c

善夫克鼎 <06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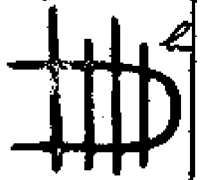
<3321> 附加于卷二

<3331> 附加于卷二

a



木工冊 林 ‹0435›



父乙 卣 ‹2511›



善夫 山鼎 ‹R151›

「王乎呼乍作冊△尹冊令命敖曰」「王乎呼乍作冊尹冊△令
命‹Q1› 敖曰」‹Q4›「王乎呼尹氏冊△命師□」‹Q21›「王乎呼乍作冊△尹
克冊命師獲曰」「王乎呼乍作冊尹克冊△命師獲曰」‹Q47›「□
父丁冊△」‹Q52›「王乎內史吳冊△命師□曰」‹Q68›「□乍父庚□鼎
□冊△」‹Q133›「王乎呼內史尹氏冊△命師□」‹Q151›「王乎呼史奉
冊△令命山」「山捧拜韻稽首受冊△佩以出」‹Q314›「令乍作冊△折
吉既望土二柏□」‹Q321›「王乎史年冊△□□新號□□□」
「王乎乍作冊△尹冊△易□□□新□赤馬」‹Q340›「王乎呼史□冊△‹Q325›
令命此曰」‹Q367›「冊△令師宋」‹Q387›「□播父丁冊△」‹Q482›「內史尹
冊△易賜□玄衣黹屯」‹Q491›「乎呼內史先冊命[illegible]臣」‹Q264›「天父己

册△

嗣 盂鼎〈0686〉

曾姬無卹壺〈09710〉

師𩰫鼎〈02830〉

吳鎮烽、雒忠如曰：「䎘」字从𠙷从册，即嗣字。𠙷即司字倒文，司从口與从甘相同，此處假嗣為使。（文物一九七五年八期五八頁「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師𩰫鼎：「孫子一嗣皇辟懿德」〈02830〉

裘錫圭曰：「鐘銘裏還有一個叫「嬴孠」的律名（嬴或作贏、嬴，孠或作[illegible]）。「贏」和「嬴」古代常常相混。「孠」是「嗣」字的古文（見說文），「嗣」「𤔲」音近古通，而古書的「亂」字又常常是「𤔲」字的訛字，所以「嬴孠」就是國語的「嬴亂」，也沒有問題，是一回事。（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三〇頁〈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

案：裘文上文引國語周語下「反及嬴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嬴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2285）（2286）「以[illegible]嗣于」（2280）「以氏恩[illegible][illegible]嗣」（2285）「以政嗣于」

「休日伯大師有嗣[illegible][illegible]」（2298）「[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恩」（2861）「王商貴戊嗣子（嗣子合文）貝廿朋（合文）」